

大和大纳言

丰臣秀吉传

在故乡尾张国的中村一带，天空辽阔，平野茫茫，它们都无边无际地向海边延伸着。

给这故乡的风景带来变化的，只有那天上的云彩。村子附近没有山岗。但是河沟纵横、交织如网，里面有很多蚬子、鲫鱼等鱼介。

秀吉小时候，也曾在河沟里捕鱼捉虾，以作肴馔。而他的仅有的一个弟弟小一郎也跟他一样。

秀长小时候，村里人都这么喊他作“小竹”。

父亲名叫竹阿弥，因为是竹阿弥的儿子，所以称作小竹。倘使是武士家庭或乡间富户人家的孩子，父母便会另外给取个小名，而秀长却没有这样的记忆。

村里人都说：“小竹比猴子还强！”

小竹性情温和，圆圆的脸蛋，胖乎乎的下颚，挺招人喜爱。哥哥绰号猴子，简直是个丑八怪，小竹和他迥然不同。就连两人的性格也有天渊之别，很难叫人相信他们是同胞兄弟。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向小竹祝福，说他幸亏没有象他哥哥。

他们的母亲叫阿仲。

她原是尾张国御器所村人，由于某种缘分，嫁到这中村地方，作了种田人弥右卫门的妻子。弥右卫门年轻的时候，曾离乡到织田老爷手下当过步卒，得几个薄薪，养家糊口。不料，后来在战场上成了残废，就又回到乡下种地。哪知在让阿仲生下一女一男之后，便离开了人世。这长男便是秀吉。

阿仲十分为难。这原是一个十分贫苦的人家，除了耕种好自己的一小片田地之外，还得到别人家做工，才能勉强糊口。而靠她一个妇道人家，又如何担负得了这么重的劳动呢。

阿仲家的隔壁住着一个叫竹阿弥的男子，此人原来也在织田老爷家当过茶博士。正巧他是个鳏夫，这时，村里有好事的人出来撮合，于是阿仲便以招女婿的方式，跟这竹阿弥成了亲。

幼小的秀吉心里想道：“隔壁的竹阿弥竟要当我的父亲啊！”

他不喜欢这新来的后父，不肯叫他爸爸。竹阿弥也不爱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少年，特别是在小竹（秀长）出生以后，竹阿弥对待这个前夫所生的孩子，十分刻薄。由于这个缘故，致使秀吉终于离家出走了。

因此，秀长不认识这个异父同母的哥哥。“你幸亏没象猴子！”村里人这么对他说。

然而，他却全然不清楚猴子哥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听人说，哥哥犹如一头旷野上的野兽，十分狡黠，常常趁人不防，做出种种恶作剧来——这已不能称为调皮捣蛋了。

村里人无不讨厌他。

小竹有时向竹阿弥打听道：“哥哥现在在干什么？”

不料，竹阿弥却恶狠狠地说：“这个家是我的，你是长子。你要有个哥哥，那谁受得了啊！”

从竹阿弥来说，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是自然的。他起早摸黑地在地里劳作，含辛茹苦地整治家业，如果到头来，自己的亲生儿子小竹得不到，而全归猴子所有，这多没劲啊。他之所以把猴子逐出家门，这也是一个原因。

阿仲毕竟是猴子的生母，在猴子出走的当初，曾经伤心地落下了眼泪，然而内心深处，倒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从此可以不再目睹竹阿弥打猴子的情景，而且，这位新丈夫面露笑容的日子，也因之会渐渐多起来吧。

不过，小竹对这个哥哥，看来倒颇有兴趣。他曾经私下向母亲和村里人打听过。然而却得不到确切的消息。有的说，他跟着货郎飘泊到了异乡他国；有的说，他当上了高野山一位高僧的徒弟；也有的说，他卖身给一位陶瓷商当了奴隶，正在窑厂做土坯呢；过了几年，又有消息说，他入了绿林，当了拦路抢劫的强人。

猴子当了强盗的这个消息传到村里的时候，竹阿弥大为兴奋地说：“这倒是那小子干得出的事。我早就料到他会成为那样的孬种的。要是他胆敢溜回村子里来，用不着别人动手，我一定亲自举起锄头，把他的脑袋瓜子砸个稀巴烂。”

但是，小竹却很讨厌讲这种话的父亲。小竹性格善良，不是那种随便就憎恨人的人。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父亲竹阿弥来说，哥哥不过是他人的孩子，可对小竹来说，却是异父同母的兄长，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生来感情就不一般。此后，小竹每听到什么有关猴子的消息，就不再说给父亲听，而是悄悄地告诉母亲。

母亲每次听到这些传闻，总是眼泪汪汪地呜咽起来，有时却又大声说道：“倒不如给我早点死了的好！”

小竹虽然还是小孩子，这时却安慰起母亲来，他说道：“听人说，咒人的话，是会应验的。妈妈还是快点向灶神爷讨个饶吧。”后来，当小竹知道父亲不喜欢哥哥的原因，在于家产的继承权问题时，便对母亲说道：“家里的田地、房屋我都不不要，让哥哥继承了吧。”

一听这话，母亲可急了，连声制止他说：“你可别说这话，下回不许你说这样的话。”这一来是怕被竹阿弥听见；二来，对阿仲来说，小竹这孩子比猴子讨人喜欢。将来自己老了，让小竹这样性情好的孩子在身边照料，那是暮年生活的一大福气。

当小竹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小竹这样穷苦而忙碌的人家，小孩子的年龄，往往连母亲都知道得不确切），竹阿弥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一年的夏天来得早。小竹在别人家打短工，背上晒着火辣辣的太阳正给水田里开渠放水的时候，只见有一个骑马的武士沿着村边的大路奔过来。

“这是怎么啦？”

这武士的仪表实在过于古怪，以致于引起了小竹的注意。那匹坐下的马，看来十之八九是匹耕地用的马。而且，大概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吧，马脖子始终耷拉着，活象一根已经扬花吐穗的稻穗儿。马背上安着一个简陋的鞍子，居然连个马镫子都没有，骑马人的双脚竟踩在用粗绳子做的环里。

“真可笑，那也算是个武士啊！”

正这么想着，不一会儿，马上人的眼睛和鼻子也渐渐能看清楚了。只见是个小个子，微胖的脸，下巴尖尖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挺神气，而

下颚却松弛着，眼角聚着不少笑纹。此人的长相倒有点象只猴子。

脑海里刚闪过这一念头，小竹的心头不觉为之一震：莫非他就是我的哥哥。这可不是凭空瞎想。前些日子曾有消息传到村里，说哥哥在织田老爷家，已从步卒提升到下级军官了。想到这里，小竹扔下了手里的铁锹。

然而他是个性格稳重的人，他已经不能再采取更多的动作来表现自己的惊喜了。他只是一手拿着个斗笠，就势儿在田埂上半蹲了下来。

多半是因为马上的汉子也看到了小竹的这一姿势吧，忽然从对面传来一个如晴天霹雳般的震耳欲聋的声音：“是谁？”

听说，这洪亮的嗓子是猴子的亲生父亲遗传给他的。

“我是竹阿弥的儿子！”

“你这个傻瓜！”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猴子翻身从马背上滚落下来。其动作之神速，除了用“滚落”二字以外，实在再也找不出更为适当的形容词来。接着，猴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小竹身边，大声嚷道：“竹阿弥之子啊什么的，快别说那拐弯抹角的话，竹阿弥的儿子，不就是我的弟弟吗？我，就是藤吉郎啊！”

藤吉郎这个名字，是他当上织田家的士卒之后，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他姓木下。

“木头的‘木’，上下的‘下’。”

藤吉郎一边这么说着，一边顺手从地上捡了根树枝，在地面上写了两个很大的“木下”二字，然后说道：“这是咱们的姓，咱们家也有姓啦。”

藤吉郎又指了指旁边的马，对小竹说：“你瞧，我现在已经是这样的身分啦！”

这意思大概就是说，自己已是能骑马的身分了。不过，现在还没有封地，只是领着粮饷。但是，将来总归要立功的，一旦立了功，那么，至少也能分封到三百石左右的领地吧。到那时，就得有两三个供自己使唤的亲随。

藤吉郎说：“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啊。”

一方面是为了衣锦还乡，二来他也准是想在自己的村子里物色几个有为的青年。自己的亲随，自然以同族的人为好。要是弟弟肯干，那就没说的了。

“怎么样，跟我走吧！”

直到这时，小竹才开口说：“是当武士吗？”

去当武士，这种事儿，小竹连想都没有想过。

藤吉郎本不会喝酒，可那天夜里却喝了很多酒，有点醉了。只听见他反来复去说着这么一句话：“要是我当了大名的话，那你可就是一军之长喽，跟我当武士去吧，快拿主意吧！”

小竹为难地说：“我可没力气啊！”

小竹的意思是，当武士嘛，总得刀枪剑术样样精通，一旦两军相战，得有力气割下敌人的首级吧。

听小竹这么一说，藤吉郎笑了起来，说道：“武士要什么力气啊？”

听了这话，小竹觉得此话有理。你看，藤吉郎就是个小子，而且力气也不大，武艺似乎也不高强。

藤吉郎接着又说道，当大将要的是智慧，而武士要的是一股子认真劲儿。上级命令不许退却，那么，即便是害怕得浑身发抖，抖得根根骨头格格作响，也决不后退一步，这就是出色的武士。相反，如果力气挺大，平日净

说大话，可到打仗的紧要关头，却溃退下来，那就当不了武士。

“原来是这样啊！”

小竹完全被这异父同母的哥哥的娓娓动听的话语所吸引住了。他心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能当嘛。而正是这一念之差改变了他的命运。

藤吉郎听弟弟这么说，立即点了点头：“你就叫小一郎吧！”

他连名字都给小竹想好了。之所以取这么个名字，意思大概是：藤吉郎的后父的长子之意吧——而一郎则是相当于长子。

藤吉郎自始至终兴高采烈。他用从走江湖、说鼓词的盲艺人琵琶法师那里批发来的知识讲道：“自古以来，有过许多兄弟见面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从前养和年间，源赖朝跟义经兄弟在黄濑川会面的那次。”这天夜里，藤吉郎真是高兴得有点反常了。他居然会联想到源氏的栋梁和其贵公子的那次盛大的会见。

第二天一早，他回清洲去了。在这之后，母亲阿仲曾不止一次地皱着眉头抱怨道：“这小子真叫人没办法啊！”

由于生了他这么个儿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而现在居然又来挑唆小竹，要把他当作自己的仆人，带到战场上去。阿仲身边就只剩下小竹这一个儿子了，如果连小竹都去当兵打仗的话，那自己将来老了，叫谁来照料呢？

2.

光阴似箭，一转眼过了二十多年。

宛如从人间迁居到天堂一般，无论是命运还是境遇，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秀吉继承了织田政权，得了天下的中部，掌握了京城，并且把根据地放在大坂。阿仲住在大坂城里，为数众多的侍女在她身边伺候着。她和竹阿弥之间所生的女儿，成了羽柴政权之下一个小小的大名日向守佐治的妻子，小一郎秀长已称为从五位下羽柴美浓守，担任播磨、但马两国的领主，以姬路城为首府。

“真如做梦一般！”

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看法。不过，阿仲可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过贵族生活的。

早在十一年前，当秀吉被信长封为近江长滨城二十万石领地的大名时，她就从岐阜的老家迁到了长滨城，在那湖滨城市，开始了豪华而阔绰的生活。

总而言之，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十一年了，为此，对这样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了。

但是，有些事情却至今无法适应。多半是因为秀吉从今年起想主持朝政的缘故吧。

为了把大坂城的后宫重新按宫廷那样布置，从京城招聘了不少官宦人家的女儿来当侍女。

这么一来，就连上厕所解手的规矩也全都变了。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尽管阿仲这么说，可侍女们却不答应，总有好几个跟在后边，站在厕所的门口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而且，解手的地方已不是马桶，下面铺的是沙子。当那个东西落到沙上时，竟有人一古脑儿把它拿了去。

有一天阿仲对京城来的侍女问道，“那是拿去作肥料用的吧？”

在种田人出身的阿仲看来，那是撒到菜园子里去的。

“不、不，”侍女们一个劲儿地摇头，回答道，“那是虽知苦斋拿去看的。”

“虽知苦斋”到底是什么呀！说来滑稽可笑，阿仲总觉得那是专门主管臭东西的官员。但是后来不久，她知道并不是那样。有个原本在京城宫廷里担任御医的，名叫曲直濂正盛，不久前从京城来大坂，当了秀吉一家人的侍医。此人取了个号，叫虽知苦斋，大概来自虽知其理而仍苦之意。

由于突如其来的荣升，使阿仲左右为难的事例还不只这一桩。

又如有一天，侍女问道：“老夫人从前是在宫中天皇手下干事的吗？”

阿仲心想，真会开玩笑，我出生在尾张御器所一家贫苦农民的家里，后来嫁给了中村寨弥右卫门做妻子，前夫死后又招了竹阿弥做后夫，这就是我的前半生。这时阿仲反问道：“谁这么说的？”听侍女说，这话竟是秀吉说的。

“原来是这小子啊！”

她差点脱口喊出声来。这小子由于突然飞黄腾达，多半有点高兴得发狂了吧。

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故事还编得能够自圆其说：阿仲原本是宫廷里的侍女，担任厨娘的工作。那时候的天皇叫后奈良天皇，有一天见了阿仲，对她一见钟情，便拉着阿仲的衣袖进了内宫的卧室。秀吉似乎是这么对人说的：“因之，曾接触过皇上的玉体。”故事接着还说，于是，阿仲怀孕了，后来回到了故乡尾张，生下一个男孩，此人便是秀吉云云。

秀吉是在京都施药院的公馆里对人讲这番话的。且说这施药院公馆，乃是秀吉进宫朝见天皇时，借以整顿装束的地方。听他说这番话的当事人是松永贞德。

松永贞德，是昔年京城里声势显赫的松永弹正久秀之子。久秀死后，其子贞德弃武从文，住在京城里，以写作连歌和俳谐为业，靠了这一手，出入于官场，专事拍马逢迎。

秀吉认为，把这位贞德笼络到自己一边，不仅可以了解官场的种种消息，而且亦可探知宫廷的情报，真是方便极了。

讲上述这番话的那一天，贞德正好在他身边侍候。当天，秀吉换完了装，正席地面坐，背靠着庭柱在休息。

秀吉开口说：“我母亲年轻的时候……”

这位贞德，听秀吉这么说，深感意外，不由得惊得目瞪口呆。且不管自己信与不信，暂且先把它如实地记下来再说。在这之后，他又把这些话向其他人传播了开去。

阿仲摇了摇头，心想：“这小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过了些日子，秀吉结束了征讨纪州的战役，回到了大坂城。秀吉是个孝子，他每次从前线回来，总是先来向母亲阿仲请安。这已成了他的习惯。

这一次见面时，阿仲特意遣开了众人，压低声音问道：“听说你竟然在宫廷里对人讲过这么一段话，是吧！”

听母亲这么说，秀吉笑出了声来。从他未加否定这一点看，恐怕确实是这么乱吹过。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阿仲心里不禁想，怕是出自虚荣心吧。就连她，对于自己亲生儿子之

所以这样做的动机，也有点捉摸不透了。而秀吉却摇了摇头。

秀吉回答说：“请看看右大臣织田老爷！”

他引了死于本能寺的已故的主人作例子。信长祖先的家谱也有含糊不清之处。织田家的祖先原是越前（今福井县）丹生郡织田庄织田神社的神官，大约在信长出生前的一百几十年，流落到了尾张，成为当地的豪绅，逐渐壮大了势力。

据说祖先原来姓藤原，为此，信长最初称为藤原氏。但是，当后来攻取天下的可能性开始显露的时候，他突然宣布：“我家是平氏，平资盛的后代。”

他就这么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祖先。原因是，当今掌权的足利家族是源氏的子孙，要推翻足利氏而继承天下，非平氏不可。天下是由源氏跟平氏两家交替执掌的思想，在当时的豪门望族之间影响极深。因而信长便投这种世俗迷信之所好，并加以利用，以便为建立织田家的天下而造成舆论。

秀吉目睹了这一演变。然而秀吉本身，由于出身过于低微，就连这样的传说都无从编起。在这种情况下，秀吉多半是想用源氏的姓的吧。

因为既然信长是平氏，那么在他之后的秀吉则应是源氏。如果是源氏，则按照先例，可由朝廷下诏书封为征夷大将军，开设幕府了。三河地方的德川家康，曾在信长改姓的同一时期改了姓，创作了一套自己的家谱，可秀吉事到如今再要这样作，则为时晚矣！

既然当不了征夷大将军，秀吉心里想，那就干脆作朝廷的公卿，当关白吧。关白则必须是皇族嫡子的藤原氏才行。如果仅仅是这一点，一个简单的办法是作某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公卿的养子（后来秀吉当了菊亭大纳言的犹子），这么一来，问题也就会解决了。但是，即便作为养子，入了名门，而照现在这样的话，自己的出生还是无法解决。

为此，秀吉便散布了自己是天子子孙的故事。

不用说，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秀吉觉得，只要这故事传出去，也就行了。即便被人问起此事，秀吉本人也不打算作肯定的答复，而是准备哈哈大笑，把它当作逢场作戏。

总之，在成为藤原公卿的养子之前，如果能制造并散布“社会上也有这么说的”这样一种流言，那么，形式主义的宫廷在接纳秀吉这个人时，便会容易得多。

上述天子子孙的故事，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创作的。而现在母亲却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此认真，这叫秀吉如何招架得住呢。

阿仲说道：“你可别忘了，你还有个姐姐哩！”

如果姐姐已经去世，倒也罢了，而偏偏还活着，与丈夫一起，继承了阿波地方的名门三好氏的姓，其子秀次当了秀吉的养子。要说阿仲在妙龄少女的时候，受胎于天子回到尾张的话，那么这姐姐的存在又如何解说呢。要说是一个拖油瓶的妙龄少女，故事可讲不通啊。

秀吉大笑起来：“啊，哈哈！”

照秀吉说，管他呢。这原本仅仅是为了投喜欢形式的宫廷的所好而编造的神话嘛，有什么通不通的问题呀。

“那么，你的弟弟小一郎怎么样呢？”

“他是竹阿弥的儿子嘛。”

“这就是说，只有你是天子的后代喽！”

阿仲慢慢地摇了摇头，满脸惊诧的神色，仿佛在说：这真可怕呀。明明是弥右卫门和我之间生的这个儿子，只因为小时候，从家里出走而远离了自己，现在竟完全变成一个难以理解的人了。相形之下，竹阿弥之子小一郎秀长，却是阿仲一手抚养长大的，比起他的哥哥来，这是一个何等正直而讨人喜欢的儿子啊。

小一郎也许算得上是个生来的德人。他是三年之后被秀吉叫去的，那时，秀吉还是织田家的低级武士，担任着墨侯城寨的守备。不光是小一郎，秀吉还把他的母亲，连同姐姐、姐夫以及妹妹阿旭也叫去了。并且大摆筵席，招待了他们。

这时候，阿仲才第一次和自己的媳妇、秀吉的妻子宁宁见了面，也见到了宁宁的堂弟浅野弥兵卫长政。可以说，这是秀吉方面的至亲和宁宁娘家方面的人们的一次大会晤。

席间，秀吉频频向人们劝酒，接待得十分殷勤。不久，当筵席终了时，秀吉用手拍打着这位异父同母弟弟的肩膀，说道：“小一郎，留在这城寨里吧！”

阿仲本想设法阻挠，谁知小一郎早已点头答应了。他从这一天起就成了一名武士。

秀吉把这位弟弟叫到另一个房间里，又把自己的小舅子——妻子娘家方面的浅野长政也叫在一起，说道：“请你们二位一起协助我。”

自古以来，武士家庭有一个习惯，这就是长子当大将，弟弟和叔父则作他手下的心腹将领，助他一臂之力。既然武士家庭都是靠同族人的血盟建立起来的，秀吉就也想采用这样的方式。

秀吉说：“小一郎，将来你得当我的代理人，你要好好学习，赶快熟悉起来啊！”

他拜托军师竹中半兵卫负责小一郎的教育工作。竹中半兵卫是美浓地方人，那时已在墨侯城内任军师。半兵卫在保卫墨侯城寨的实战中间，手把手地教了小一郎领兵打仗的本领：诸如如何进退，如何观察敌情，如何发号施令，如何照顾士卒等等，就连细枝末节也都一一加以指点。

小一郎是个好学生。他自始至终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听着军师的讲解，并作实地见习。当军师让他真刀真枪地指挥的时候，他能按老师所教的去做，并且事事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半兵卫评价道：虽无出类拔萃的才能，不过，倘使让他当个留守队长，那倒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半兵卫心里想道：“这也是一种才干啊！”

照他看来，小一郎尽管缺乏独创的精神，可是模仿力很强；生来不喜欢标新立异，因而能如实地按上司的指示做，而且做起来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看他那性格，简直生来就是专门给哥哥当城池的留守队长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次秀吉奉信长之命，领兵攻打岐阜城，他让弟弟在军营中担任留守。在这一仗中，秀吉亲自率领了蜂须贺部队的少数轻兵，从岐阜城的后山，抄近道潜入了城堡里面。

临出发之前，秀吉吩咐小一郎并与他约定：“我领一支部队潜入城内，从里面拉开城门的门闩。到时候，我将高高地竖起一根长竹竿，竹竿顶端系着一只葫芦，你见到这一信号，要赶紧从城外打开城门，冲进城内，与我会合。”如果这一计划打乱的话，那么秀吉在城内势必会灭亡。小一郎却紧密配合，出色地完成了哥哥指示的任务。

这一仗之后，半兵卫甚至特意到秀吉面前，向他祝福道：“有这么好的一位弟弟，这是将军的福气啊！”

半兵卫一贯主张，在一支将领统统由近亲组成的军队里，才智卓越的只要有哥哥一人就行了，当弟弟的，其才能不应该超过哥哥。如果弟弟比哥哥强，那么士卒自然会与弟弟亲近。这样，全军的统率就会发生纷乱。另外，半兵卫还主张，弟弟必须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如果弟弟贪婪，就会与哥哥手下的其他部将争功，这样一来，整个家属军团往往会乱套。在这两个方面，小一郎这个年轻人，算得上是个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了。

从防守墨俣城寨那时起过了十多年，有一次秀吉奉信长之命，领兵征讨中国地方。

小一郎担任这一军团的首席将领，他身在前线，从播磨到备中，转战各地，建树了武功。

小一郎率领的部队勇猛善战，与织田手下的其他将领相比，也是毫无逊色，他在军中名声大振。

这期间，竹中半兵卫在军中因旧病复发，卧床不起。待到小一郎赶来探望时，半兵卫早已病入膏肓，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但是他仍旧让勤务兵撑着背，坐起身子，对小一郎开口道：“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已经气息奄奄的半兵卫，为了对从墨俣时代起就一直顺从自己的弟子讲话，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要注意保全自己，兵法的最终目的在这里。”

半兵卫不放心的是小一郎的名声高涨一事。名气大了，就会骄傲。态度傲慢，会招致其他将领的怨恨，说不定他们会在筑州老爷（秀吉）面前讲你坏话。你立了战功以后，应把全部功劳让给手下的将领。将领们唯有靠建立战功才得以出人头地。而你即便一无功勋，也一样是筑州老爷的弟弟。

“以往，你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半兵卫用这样的话，再一次赞扬了小一郎这十几年来业绩。丝毫不图虚名，有了功全归部下，当秀吉的代表，而只让秀吉出名，一点也不炫耀自己。

“真是个好样儿的。”

然而，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特别是在这次播州战役中，小一郎功勋卓着，名声大振，这或许会改变他的人品也未可知，半兵卫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半兵卫最后说道：“你要成为影子那样的人。”

他说，要当秀吉的影子，并以此为满足，忘记你小一郎的存在。他再次叮咛说，展望前程，除了这样做以外，世上没有你小一郎安身立命的场所，兵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韬晦自己。能办到吗？

小一郎毫无异议，诚恳地点了点头，含着眼泪感激地说：“多谢师父教诲。”

后来，没过半个小时，半兵卫便咽了气。不用说，上面这些话是半兵卫生前讲的最后一番话。

正当秀吉攻打中国地方的时候，在战争最紧要的关头，信长在本能寺死去。为了讨伐占领京城的明智光秀，秀吉从备中掉转兵马，开往京城，途中，首先进入了姬路城。

这期间，秀吉蒙信长封赐，除了拥有北近江三郡之外，还拥有播州，

而以姬路城为根据地。

秀吉是冒雨经过长途行军之后进城的，一到城伫立即入浴，并从浴室里发布了所有的军令。为了全力以赴地打好这一仗，他命令将城内的金银财宝、粮秣柴草等统统分发给士兵。下完这些命令之后，秀吉又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小一郎留下守城！”

小一郎是伫立在浴室的门外听取命令的。

小一郎心里想道：“这可是耻辱！”

半兵卫死后，黑田官兵卫（如水）担任了秀吉的谋臣职位，小一郎找他商量，希望变更一下分给他的这一极不光彩的任务。

小一郎所讲的理由，看来是有道理的。要是哥哥秀吉万一在对明智光秀的这一仗中败北，那么这一区区姬路城是不堪敌人一击的，留在城内担任守备的兵丁还不足五百人，况且守城所必须的粮秣都已散发完了，再说所谓守备任务，无非是守护从播州的各豪门取来的人质，以及保护通称姬路姬的秀吉的如夫人而已。在这天下存亡决于一旦之际，对于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来说，这怎能说是光荣的岗位呢？

不料，黑田官兵卫却悄悄地扯了扯他的袖子，把他拉到一个僻静的屋角里，说道：“这可是你想错了。”

按照他的说法，这一仗是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仗。秀吉麾下百分之八十的将领，是织田老爷派遣来的，他们拥戴秀吉，都急不可耐地想在这一仗中，为自己家的前程立下军功。筑州老爷（秀吉）的宏运要靠这些将领们的积极努力去开拓。因为你是他的亲骨肉，这种时候就最要克制忍耐，千万不可与将领们争功邀赏，而应该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别人。

以上是官兵卫所说的一番道理。倘使是平时，小一郎准会顺从地点点头，听从这番道理的。可是只因为时期非同往常，这位一向温柔敦厚的汉子，这时竟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放开嗓门大喊道：“每次留守都是我当！这一回关系到哥哥的命运，我小一郎也愿与哥哥一起在山城战场上，与敌人决一死战。”

小一郎唯有嗓门象秀吉，又粗又大，这喊声传到了正泡在浴缸里的秀吉的耳朵里了。

“小一郎！”秀吉用同样的又粗又大的嗓门喊他，“你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可是你想错了。”接着又喊道：“你要这么说，那长滨城怎么样啊，长滨如今差不多成了一座被遗弃的、完全无人防守的城池。说不定现在连咱们的母亲和我的妻子都正葬身于冲天的烈火之中哩。”

近江长滨城是秀吉的根据地。阿仲和宁宁都住在那里，敌人自然会去攻打这座城池。

母亲和宁宁虽是女流之辈，她们准会按武门的规矩，置身于城墙之内坚守待援的。让你守备姬路城，难道你还觉得不知足吗？要不，你肯和姬路共命运吗？

想不到竟连秀吉也十分激动，一个劲儿地语无伦次地嚷嚷。然而，小一郎早已被这当顶霹雳般的喊声震慑住了，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变得没精打采。

小一郎心里甚至出现过这样的念头：“世上再没有比弟弟这一身分更可怜的啦！”

从哥哥秀吉来说，也许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弟弟更便于使唤的人了，

如此当面训斥，倘使是别的将领，准会对他怀恨在心，甚至会当场掬乌纱帽，甩手不干的吧。多亏是弟弟，才可以不必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

此刻，只见小一郎蜷缩着肥胖的身子，低垂着圆圆的脸，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

“你明白了没有？”

当秀吉再次叮问时，小一郎低着头轻声答道：“我一定按兄长的吩咐去做。”

秀吉率大军离开姬路之后，不久便在山城的山崎地方击败了明智光秀的军队，确定了作为织田政权的继承人的地位。

其后，小一郎也参加了贱之岳战役，这是一次关系到能否接管天下的大仗，另外还随军参加了小牧战役。后来又参加了征讨纪州的战争，这可以说是一场在京城附近扫荡残敌的战斗。

平定纪州之后，秀吉对小一郎下命令道：“小一郎，请你去管辖纪州！”

纪州这地方，早从信长那时起，便是块叫人十分棘手的地区。当地的武士们性子刚烈，动辄拔刀相向。民众富于独立心，在战国时代一百多年间，他们通过协商，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管理的国家，一次也不曾接纳过中央派来的诸侯。

而且，这里是佛教一向宗的地盘，当地居民把阿弥陀如来看作唯一的绝对权威，而不尊重地上的领主。再则，这地区的山上，盘踞着众多的绿林好汉，海边的渔港，大多是海盗的巢穴。在秀吉看来，“要治好纪州这地方，非小一郎这样的人不可。”

安抚绿林好汉和海盗，耐心倾听他们的不平，雷厉风行地扫除人世间的 unfair，尽管手下将领如群星灿烂，可是当秀吉环顾四周时，他却发现，小一郎是唯一能够胜任此重任的。

这位弟弟没有辜负兄长的期待。天正十三年（1585）三月受封之后，小一郎便在小杂贺（现和歌山市）地方，筑了一座城堡，着手治理。他一方面显示了新的领主的威严，另一方面也告诫家臣不准为非作歹，同时制定了法律，极力发扬民治。

这样，这个素称难以治理的国土的人民，竟不可思议地与小一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纪川两岸自不必说，就连纪州其他的地方——北起泉州，南至熊野之间七十余万石的小野，也变得风平浪静，一派升平景象。

命令小一郎管辖纪州的秀吉首先惊叹不已地说道：“小一郎这个人，倒真有点奇特的才干哪！”

在秀吉眼里，小一郎似乎是个天生的调停人，民政家。更叫秀吉喜欢的是，在愚钝粗疏者居多的自己的亲属之中，唯独小一郎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奇迹。无论从他的才干来看，还是从他的品行来看，这小一郎，将来多半会成为秀吉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吧。

3.

现在要把故事推回到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那个时期。这正是秀吉不惜散布自己是天皇后裔的传说，作着当关白的准备的时期。正如前面所讲到的，这期间小一郎在治理纪州方面逐渐取得了业绩。

不过，这时期，丰臣秀吉的政权，尚未把日本列岛的全部国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所征服的疆域，是以近畿地方为中心的，另外还包括东海地方

的一部分，以及北方和中国地方。余下的奥州、关东、四国和九州等都还在其他势力的控制之下。

秀吉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攻占四国，从土佐地方异军崛起的一股以长曾我部元亲为首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四国的大部分领土。

秀吉通告元亲说：“只允许你留下土佐一国，你要放下其他三国归降！”

然而元亲不肯服从，他与东海的德川家康结盟，一东一西，两相呼应，与秀吉为敌。

秀吉下了征讨的决心。方针是要尽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因为东边面临德川家康这个敌人，为此，决定采用如下战略：投入一支大军，发动一场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以使敌人胆战心惊，丧失战意。秀吉制定好了这场战役的计划之后，便把小一郎叫来。

秀吉命令道，“你当总司令！”

小一郎听到这话，始而仰起脸，继而歪着头思忖了片刻，不一会儿，他那丰满而白皙的脸上便升起了红晕，显得激动起来。自从跟随哥哥以来，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来经历过许多次战斗，但是，当总司令却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呢。

渡海到四国的兵丁号称四万。小一郎先坐船渡过海峡，登上了淡路岛，然后以福良港为前进基地，搜集了九百艘军用船舶。

通晓水军情况的一员将领对小一郎说：“鸣户海峡的漩涡，怎么办呢？”

小一郎却一反往常低声细语的习惯，哈哈大笑地说：“你问我怎么办，我总不能把鸣户海峡的漩涡一口吞掉吧。只要有智慧和勇气，自然能渡过去的。要看准海潮的情况，把船只绑在一起，组成船筏以防被海潮冲散，船筏一字形排开，每条船上的桨橹按口令统一动作，奋勇抢渡，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小一郎的语气粗犷，与往日温文尔雅的他，判若两人。

不久，按小一郎所说的那样，大军一下子横渡了明石海峡，在阿波（德岛县）的土佐泊港登陆，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临时用的城堡作为根据地，接着便不断派出军队，扩大了占领的地盘。与此同时，另一支由毛利所率领的军队从伊予（爱媛县）方面，由宇喜多秀家所率领的一支侧翼部队，从赞岐（香川县）方面，分别进入四国，以每天攻克一座城池的破竹之势，不断前进。

小一郎率领主力部队，包围了一宫城，这是长曾我部的军队在阿波中的最大的要塞。

由于一宫城的守将谷忠兵卫防守严密，以至久久未能攻陷，不过，这是一开始就预料到的事情。小一郎也早已作了思想准备，打算在攻一宫城时多花费一点时间。

但是，身在近畿的秀吉，由于始终感到来自东边的德川家康的威胁，因而惧怕讨伐四国的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这种恐惧的心情，转化成了对小一郎的不满。

“小一郎这个人就是有这点不好，干什么总是那么悠哉游哉的，就如赏花似的。”

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悠哉游哉，纵使是秀吉亲自来出征，这种程度的战斗的胶着情况，从客观上来说，恐怕也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正因为对方是小一郎，所以秀吉也就特别容易发牢骚，而且难免夸大其词。

秀吉说：“我自己去！”

这是说要亲自出马了。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直到这个时期，秀吉的行动一向是很机敏的。他立刻动身来到了大坂的堺地方，在那里停留下来，首先派了一条快船，立即差人把自己的行动通报了身在阿波国一宫市军旅之中的小一郎。

“主上是那么说的吗？”

小一郎面对前来送信的使者石田佐吉（三成），仅仅说了这么一句，便沉默下来，半晌没吱声。他心想，这真叫人受不了。自己的前半生只不过是哥哥的助手，如今好不容易才获准自己一手处理事务。正当小一郎为征讨四国而斗志昂扬之际，却不料哥哥又要亲自来了。

这种场合，要是往昔，他准会顺从哥哥的吩咐的吧。可唯有这一次，小一郎却试图进行小小的抵抗。

小一郎不好直截了当地对哥哥说：“你别来！”

他命令文书尽量用委婉的措词，起草了一篇呈文，大意是：“动身来前线之事，望能暂缓。”

这篇呈文如下：

秀长谨上，此次主上发兵，征讨四国，弟蒙厚意，代兄长率大军渡海，嗣后即向阿波和赞岐派出劲旅，分兵数路，勇往直前，麾旗所指，敌人望风披靡，不日之内，连克敌城池多处。我军之神威，令天下震惊，主上之英名，为世人所敬畏。然至今敌之残部，仍负隅顽抗。近闻主上因之要亲自出兵。此虽乃秀长能力不足所致，然亦不免甚感惊讶。

斟酌再三，觉主上亲征此弹丸之地，抑或反有损体面，对于身为兄长代官之弟某，亦不啻是一种耻辱。且出师以来，虽已过了些许时日，然决无违反兄长本意之处。关于此次亲征之事，如能暂缓启程，则秀长幸甚幸甚。务请仁兄成全秀长报效之心，赐弟以再立战功之机会。若此，则愚弟终生感恩不尽。万望兄长厚爱，专此奉慰。

且说小一郎一边派尾藤知定随身携带上述呈文，赶往京畿，与此同时，又倾注全力发起了总攻，终于在一天之内突破城堡的外围，夺得水源，准备让城里人活活干死，在这样的阵势之下，作了种种军事步骤，又向守城将领谷忠兵卫劝降。忠兵卫去到身在阿波白地城的主将元亲跟前，亲口诉说难以抵抗官军的情形，终于促使元亲下了投降的决心。

四国纳入了秀吉政权的属下。这是小一郎率军开战五十多天之后的事，可以说是一次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速决战。就在这以后，秀吉升任关白，实现了多年来的宿愿，紧接着，又在源、平、藤、橘四姓之外，创设了丰臣姓，表面上则采用了由朝廷赐姓丰臣的形式。不用说，小一郎也在这次四国战役之后，抛弃了原先的羽柴这个姓，而称作丰臣秀长了。

从四国班师回朝之后，小一郎调换了封地。他从纪州转到了大和。大和也跟纪州一样，是个情况很复杂的国度。这大和，土地大多属寺院、神社等宗教势力所有，不是兴福寺的，便是春日神社的。加之战国百年间，这些土地都为筒井氏和松永氏等所侵占，就是在丰臣政权成立之后，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诉讼和纠纷，也依然接连不断地发生。只因为这些诉讼和纠纷大多与京城的皇家有牵连，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大和地方，要比纪州还难以治理。

秀吉说：“这事儿，小一郎能成！”

他看中了弟弟在这方面的才干，把大和委托给了他。秀吉赐给小一郎

的封地不光光是大和，还包括伊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一共有一百万石。首府设在大和的郡山城。

小一郎的官位也晋升了，在征讨四国之后的第二年，他当上从三位参议，获得了公卿的身分，被允许上宫廷拜谒天皇。接着在第二年，即天正十五年（1587）讨伐九州之役结束后，又升到从二位，任大纳言。为此，世人通常称他为“大和大纳言”。

从这时起，连秀吉也不再称呼这位竹阿弥的儿子为“小一郎”了。

秀吉开始对他使用“大纳言殿下”这个敬称。

有一天，小一郎登上大坂城去向哥哥请安。

秀吉问道：“你那个神国怎么样啦？”

秀吉所以称之为“神国”，是因为大和地方神社和寺院所属的土地甚多，因而世人都这么称呼它。自然，这也很难说是一种尊称，特别是秀吉现在这样说，是多少带点揶揄和“这地方不好对付吧”的语气的。与此同时，对受秀吉之托在治理这副烂摊子的小一郎说这话，多半也包含了一点慰劳的意思吧。

“有点难弄吧！”

“有一点儿。”

小一郎回答得很简单，事实上，小一郎也曾为之大伤脑筋。几乎每天都有佛教大乘教派的名刹、皇室的嫡传寺院一条院，以及春日神社等等，找上门来，向小一郎诉苦，告状。而且哪一桩都是棘手难办的。

“把土地还我！”

找上门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就连小一郎分给家臣的封地，他们都会说：“您把那个村子随便分给别人可不行啊。一百年前，那是本寺院的领地，您要看证据的话，我这里有。请您务必还给我们。”

如果一一照他们说的去办，那么小一郎在大和的领地恐怕会丧失殆尽的吧。况且，他们这么说，究竟有没有法律根据呢？

小一郎不同于其他大名，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伤脑筋。在战国时期一百年间，天下六十余州中，原本属于寺院、神社、皇室以及贵族等所有的土地，全部被当时各国的大名侵吞了。战国大名的经济地位，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丰臣秀吉结束了这一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建立了统一的政权。

大和各家寺庙跟神社对小一郎说，“所以说，请您回复到战国之前那样嘛！”

然而，由于时过境迁，情况的变化，象这种前一代的土地所有权，可以说是早已分化而变得无效了。来向丰臣政权算这笔账，乃是找错了门。真要算账，那恐怕只能到那些战国时期曾在这大和地方任意侵占别人领土的、而今早已死去了的英雄豪杰们的墓穴里去算了。

小一郎是丰臣政权在大和的代表，他对于这些人的种种请求，尽量做到洗耳恭听；对于那些合理的要求，有时也把土地还给他们一点。但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小一郎越对他们客气，他们就越认为软弱可欺。于是，找上门来的人摩肩接踵，不绝于途。

他不能把这些找上门来的人，冷冰冰地顶回去。因为，这些大的寺院，和其他地区不同，它们或是佛教某一宗派的开山寺院，或是由皇公贵族的近亲担任住持的寺院。也就是说，它们和京都的朝廷是一家人，拒绝这些人，

也就是拒绝朝廷。

丰臣政权是建立在拥戴朝廷的基础上的。小一郎是这个政权的成员之一，自然不能那样做。

秀吉说道：“他们说的这事儿，可真不好办哪！”

照秀吉的解释，那就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丰臣政权采取了这样的原则：过去的权利，由于百年来的战乱，应看作早已付之流水。这个新政权重新馈赠给他们土地，然而这和过去的事情是无关的。

本着这样的原则，秀吉对于朝廷，也重新献上从前曾经是皇室和贵族的土地。朝廷的王公贵族对此都极为高兴，虽说他们的远祖享有过荣华富贵，然而这几代以来，却一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困生清，与此相反，现在是好多了。不过，奈良的大寺院的那些贵族们，却对历史上有过的权利，十分固执。

小一郎压低了嗓门儿说道：“说句笑话。”

照他的意见，哥哥倒不如干脆改姓源氏，当征夷大将军，开设幕府，建立纯粹的军人政权为好。丰臣政权，在这一点上有点不伦不类。秀吉当了关白，秀次和小一郎自己，以及丰臣家的其他家族，都成了王公贵族。一方面是皇室的成员，一方面又统率着各地的诸侯，统治着六十余州。从皇室成员这一点来说，和奈良的那些大寺院是本家。既然是本家，就得和他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对他们的要求，说话就不响了。以上便是小一郎的意见。

秀吉对他说：“土地所有权的事儿，你瞧着办就得了。”

可是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想不到作为行政长官的小一郎，竟还是个理论家，有如此犀利的观察和分析。秀吉心想，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具备了这种细致入微地思考问题的能力。

“你说的，我已经明白了，可实际上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小一郎一边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一边回答说：“靠金子。”

他给他们黄金以代替土地。这办法竟有奇异的功效。上门告状的人一拿到黄金，就变得心平气和了。不久前，在佐渡和全国各地的金山，挖掘出了大批的黄金。用这种金属作为正式的流通货币，在日本这个国家，是从秀吉开始的。而小一郎通过和奈良大寺院里的那些贵族们打交道，早就懂得黄金这种东西的巨大效能。秀吉听了小一郎的这番话，大笑起来，他对这种处理方法，很是满意。

不光是应付奈良的那些令人棘手的人物，小一郎也很善于调解丰臣家各大名之间的不满和冲突。有些因得罪了秀吉而被他疏远的大名们，都是要么找北政所，要么找小一郎，请求他们从中调停。小一郎常常耐心倾听他们讲的道理，并帮他们在秀吉面前说项。

又如，遭到秀吉身边的亲信官员们的排挤而感到困惑的大名们，也来请小一郎调解。

这种时候，小一郎总是亲自到官员们的办公室，查问事情的真相，如果确实是亲信官员们错了，他就对他们毫不客气地严加申斥。

为此，在大名和王公贵族之中，甚至有人这样说：“丰臣家是靠了这位大和大纳言，才保住了江山的。”

然而，丰臣政权这个黄金时期，却没有延续多久。

这二十年来，小一郎跟随秀吉参加了所有的战役，唯独天正十八年（1590）秀吉所指挥的攻打小田原城的战斗，他却未能参加。

正当秀吉要出师的时候，小一郎在上京期间染病，病情非常严重。母亲阿仲这时已晋升到从一位，住在大坂城里，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了。她生怕这个儿子比她先去世，就给当地各神社、寺庙捐了土地，祈求小一郎早日康复。秀吉在动身去小田原战场的时候，让乘轿绕了点路，来到小一郎在京都的住处，特地登门看望。

即便在这种时候，小一郎也丝毫没有放弃对兄长的拘谨的态度，他叫人把病床整理了一番，又整顿了衣冠，在床边等待。

秀吉一边不放心地打量着已经瘦小了一圈的小一郎的身体，一边问道：“已经能这样起床了吗？”

这位弟弟一个劲儿地微笑着回答说：“看来难关已经过去了。”并不时地点点头。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极力为了不让秀吉担心。

秀吉也觉察到了这点，虽说今天是率师出征的良辰吉日，但是仍旧不由得落下了眼泪。看到哥哥这般光景，小一郎却慌了神，说道：“这可是不吉利的啊！”并连忙叫来了吉田神社的神官，请他为哥哥念诵咒文，免去灾祸，拔除不祥。

秀吉告辞离开的时候，小一郎一手搭在勤务兵的肩上，一直送到大门前。

“真是一个能干的人哪！”

秀吉回到乘轿之后，回想小一郎的生平，不禁再一次掉下了眼泪。可在这之后，小一郎的病情有了点转色。在小田原前线的秀吉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便立即给母亲大政所寄去一信，信中写道：

欣闻大纳言息灾康复，儿喜甚幸甚。

在京城恢复小康之后，小一郎回到他居住的大和郡山城去了，在那里养病。当秀吉打完小田原这一仗后不久，即这一年的十月前后起，小一郎的病情再度恶化。秀吉和大政所请各地神社、庙宇为他祈祷，然而却没有显著的效验。由于这缘故，致使大政所也因过度悲伤而病倒在床了。

秀吉为了尽量使病中的母亲得到宽慰，决定为小一郎举行大规模的祈祷（虽说他自己是并不相信这类事的），并恳请朝廷，向神社寺院派出为小一郎祈求康复的御使。大概是认为，御使亲自登门祈求，神佛们多少会重视一点吧。共选派了九位御使，他们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从京城御所出发，分别到两贺茂、爱宕、鞍马、多贺、八幡宫离宫、石清水等各地著名的神社和寺院的神佛前，为小一郎祈求。

然而小一郎的病情丝毫也未见好转。这一年的岁暮，秀吉身穿素服，从京城下郡山城，来到小一郎的床边探望。

可这时的小一郎已经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见他脸部的肌肉微微牵动了几下，这大概算是对兄长的来访微笑致意的意思吧。秀吉把跪坐着的膝盖向前挪动了几步。

秀吉动情地说：“快好起来吧，你要有个好歹，咱丰臣家的天下该怎么办呢？”

这话叫小一郎感动得涕泪纵横了，泪水如地下的清泉似地不停地冒出来。小一郎也许觉得，秀吉的这句话正是对他一生的评价吧。

小一郎用难以听见的微弱的声音说：“那……那一天，哥哥……”

秀吉为了听清他在说什么，把耳朵凑近了他的嘴边。

“你是……绳子的马镫……来的呀。”

秀吉弄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但还是回答他说：“是的，是的。”揣摩那意思，小一郎好象是在讲三十年前，秀吉第一次从清洲到中村衣锦回乡的事情。直到翌月二十三日，秀吉才省悟到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时候，小一郎早已死去。讲这话的那一天，在小一郎的脑海里，或许曾清晰地浮现出三十年前兄弟俩第一次见面时故乡蔚蓝的天空吧。

终年五十一岁。死后，兴福寺等奈良的寺庙和神社的人极力诋毁他道：“这是因为没有退还神佛原有的土地而遭的报应啊！”

有一个同是奈良的宗教贵族，《多闻院日记》一书的作者英俊，在这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写道：

大纳言秀长大人死了。查其金银，计有金币五万六千枚，白银在两间四角见方的屋子里直堆到屋梁上，不计其数。这无限的财宝，如今已不能为物主所有。真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人啊！可鄙也可鄙！

小一郎可不是个贪得无厌的人，莫如说是个仗义疏财的人。可鄙的，恐怕倒是日记的作者这一类人吧。小一郎在世的时候，他们以种种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索取金银财宝。

小一郎的葬礼，是在他去世之后的第六天，在郡山城举行的。众多的王公贵族和各方大名，云集郡山城参加了他的葬礼。据说，光是那些听到噩耗之后从四面八方聚来的百姓，就有二十万人。

参加葬礼的各方大名无不感到，大纳言这一死，一直照射在丰臣家头顶上空的艳阳，已经开始迅速西斜了。事实上，从这一天算起，时隔九年之后，当关原之战的前夕，这个家族分裂的时候，大坂城里不少年长者以十分惋惜的口吻，私下悄悄地议论道：“倘使今天那位大纳言还在，就不至于会闹到这般地步啦！”

（全文终）

二军师

作者：司马辽太郎 1.

“大阪城之存亡，决定于小松山一战！”

这是后藤又兵卫基次的主见，在共议军机大事时，因他力陈己见，京城内有人竟给他起个别名，称作：“小松山大人”。

“德川有重兵三十万，丰臣仅仅十二万。”又兵卫一再坚持说，“如蹈关原野战之覆辙，胜利恐难指望。而况，骏河大将军德川家康，实乃自武家开基创业以来野战之高手。能够克敌制胜的，唯有这座小松山。”

又兵卫用手指敲着地图，图上标着耸立在大和境内的平坦无奇的小山。由于指头不断地敲打，地图的这个部分终于破裂了。

“小松山！”又兵卫不知大声疾呼了多少次。

他主张：调大军于小松山，然后一举歼灭入侵河内平原的敌军。因有地利可恃，可以稳操胜券。但我方则须源源不断投入兵力。

“要准备浴血奋战小松山，只有此举才是上策，方能扭转右大臣（丰臣秀赖）的时运。”又兵卫反复强调说：“天下大势究竟如何而定，全在于这座充其量不过百米之高的小松山。”

——咳，这是说的什么呀？

丰臣秀赖的家臣们，面面相觑。

上座是家臣长老大野治长，接着是大野道犬、渡边内藏允，内侍官细川赖范、同森元隆，心腹亲信铃木正祥、平井保能、平井保延、浅井长房、三浦义世等，他们一个个不是京城内擅威作福的女官们的子弟，便是他们的亲朋故旧。

这些人过分地仗恃所谓“嫡系”臣子的权势，十分蔑视后藤又兵卫、真田幸村、毛利胜永、长宗我部盛亲、明石全登等流浪出生的武士大将。其实，他们这些嫡系家臣，不过是一伙只知道纸上谈兵、梦中斗法的人。

对于又兵卫的方略，他们不免面呈难色。

“小松山！”

丰臣家的领地有三处，即摄津、河内与和泉，年产六十五万余石粮食。他们破天荒头一遭知道，领地里还有这样一座山。从地图上看，它不是离大阪城有四十里之遥吗？

城里称作太夫人的淀君，也常来出席军务会。她怕自己那个二十三岁的儿子秀赖会轻信浪人武将们的花言巧语而陷身于沙场绝境，所以特来“垂帘听政”——加以监视。

嫡系众臣少不得看着太夫人的脸色来商议军务。

又兵卫目光尖利地望着秀赖的脸又说：“愚臣以为主公倘能驾幸小松山，全军将士必当士气大振，竞相争功，拼死拒敌。故此，小松山之役，必胜无疑……”

秀赖一言不发。

“主公尊意如何？”

“……”

秀赖是个大个字，身高六尺，皮肤白皙，容貌清秀。他不象死去的父亲秀吉，倒是秉承了织田和浅井母系这一脉血缘。自从娘胎落地，秀赖就由侍婢抚育，至今连个澡都不会洗。他只是在少年时期出过一次城，到住吉海滩去捡过贝壳。也许他生来并不算笨，但是母亲的溺爱，把他那一点点聪明也完全给窒息了。要说他的本事嘛，不过是会让女人生孩子罢了！

秀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正襟端坐的母亲，华饰丽服紧裹着她白白胖胖的身子。

太夫人启齿了。过去，人们称她为“绝代佳人”，可如今却变得臃肿难看了。她板着面孔招呼嫡系家臣的长老治长：“总管大人。”

太夫人从不直接对那些浪人部将讲话，即使她不把他们当成罪人来看，至少也把家臣露骨地分为两类，即嫡系亲信和流浪出身的武将。她深信这对维护全城的尊卑高下是极其重要的。

“右大臣不能躬亲出战。小松山战事，还要从长计议。”

并排坐着的嫡系众臣，顿时松了口气，面露舒心之色。距城四十里实

在是太远了。

现在，哪怕离开京城一步都是危险的，何苦非去冒这种险呢？更何况京城是古今罕见、亘古无匹的大阪城！

其实，城廓已经不复存在了。

城廓已在去年冬季一仗的和谈中，上了德川家康的当，全填平了。尽管城厢庞大，但是防御能力已经减半，成了一座徒有其表的城池。

——不过，城还在。

大阪城，仿佛是嫡系众家臣的命根子。为什么非要弃城跑到四十里之外的小松山呢？四十里路未免太远了。

可是，就在这时，关东大统帅德川家康，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已经离开他隐居的骏府，跨越了六百里河山，在元和元年四月十八日，进驻了京都。

2.

四月里，军机大计依然争议不休。

会上，真田幸村等人曾一度献策，主张出兵到京都和近江的濑田，积极冲击东军主力，但这一着也被大野治长和治房两兄弟驳回了。

提出坚守勿出方案的，是大野兄弟所信赖的小幡勘兵卫景宪。景宪本是德川家康手下的一名家将，后来假扮成流浪武士，被派到大阪城当密探。

由于他“熟知家康惯用的战术”，受到丰臣家的重用。身为探子，家康给予他的使命就是竭力阻挠丰臣一方出城迎战。为此，景宪援引古今战例，历数固守城池的好处。

他鼓吹“出战必亡”，使得嫡系众家臣个个生怕出城迎战。自然，在他们看来，又兵卫要在城外四十里远处决战的想法，“盖出于莘踪浪迹的武士之辈自暴自弃的策略。”（嫡系家臣将渡边内藏允语。）

话虽如此，又兵卫在大阪城内却并非等闲之辈。在七个决战大军里，他被推为一军的大将，经常参与大野治长主持商议的最高军务。无论是在两派家臣中，抑或是在中下级武士中，又兵卫都享有绝对的威望。

又兵卫的侍从长泽九郎兵卫，是个嫡系出身的年轻武士，他象敬神那样尊敬又兵卫基次。后来，他在生平自传《长泽闻书》里这样写道：

有一次，基次大人洗澡时，我和师兄曾走进去看：“我们帮大人擦擦澡吧。”他的身体十分健壮，看不出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然而使我们非常惊讶的，是他浑身上下累累的刀伤、箭伤和弹伤。他要我们数数看，于是我和师兄饶有兴致地数了起来，伤口竟达五十三处之多。

——这，就是我的一生呢！

他笑着说道。

这么呵呵一笑，一个个老伤疤都颤动起来，真是又奇怪又滑稽。我们觉得，正是这些伤疤意味着战神重来时，不由得潸然泪下。

城里流传着这些伤疤的故事。一个个伤疤，如实地记录了又兵卫身经百战的戎马生涯。不过，他可不是那种令太夫人感到害怕的轻率寡信、刁钻无赖的流浪汉。又兵卫的举止得体，谈吐斯文，比那些在锦衣玉食的安乐窝中长大的嫡系家臣还来得温文尔雅。

又兵卫常说：“军法，乃圣贤之法度也。平日之礼仪，当谦而恭之。为将者，务鲜欲寡求，善慈多德，武士之风范不可稍懈。事发一旦，即能统兵拒敌而不失毫发之机，此乃至关重要矣。”

他在黑田家做过一军的统帅，与主人长政相处不来，终因一些区区小

事发生了龃龉，于是他抛弃年俸一万六千石的高禄出走，成为一名流浪武士，以至在京城行过乞。可是，从又兵卫的为人行事却看不出他竟是一个曾经沧海，命蹇时乖的人。又兵卫对待下属总是那么温良恭俭。

去年，即庆长十九年秋，丰臣家接纳流浪武将，于是他应募进入大阪城。

与他同时进城的还有长宗我部盛亲和真田幸村，他们虽然也是流浪武士，但过去都是诸侯或诸侯的后裔，手下的一班旧臣，得知他们进城的消息后，前来投奔的，有成百上千。然而，又兵卫是只身一人进城的。丰臣家先拨给他二千士兵，让他当了这队兵的将领。又兵卫别出心裁地教练手下的兵士，很快就把他们训练得象百年的嫡系臣子一般。

在城里，一眼就能认出后藤又兵卫的军队。据说其他部队也自然地模仿起后藤军的样子，从部队的建制直到武器的长短。因而，他在城里是一个深孚众望的人。

但是，人们对又兵卫感到棘手的就是“小松山”这件事。嫡系众臣全然鼓不起劲来，他们害怕又兵卫的长驱迎击主义。

在最后一次军务会上，又兵卫尽管仍然痛切陈词，但主持会议的治长却截断了他的话：“又兵卫大人，主公面前，说话当自慎。”然后，他催促真田幸村道：“左卫门佐大人，请谈高见。”

幸村是信州名将真田昌幸之子，他的实战经历只有两次：一次是十六岁那年随父在信州上田城与德川家康的派遣军作战；另一次是二十几岁时在关原之战的前锋战，即上田的攻守战中，协同父亲一起击退了德川军。

但是，幸村有天赋的谋士之才，而且关原之战以后，他和父亲削发为僧，在高野山脉的九度山上隐居了十多年。在此期间，熟读日汉兵书，学习掌握了父亲的全部兵法。

可以说，又兵卫是在沙场上熟谙韬略，而幸村却是在书斋里深通谋略的。

前面提及的长泽九郎兵卫在回忆录中记载：“真田左卫门佐，年约四十四五、额有一疤，长及二三寸，体甚矮小。”可以想见，他是个身短体瘦，目光深沉的人。

据说在冬季会战前幸村进城时，连城里的平民百姓都煮了赤豆饭，连呼“请真田大人相助。”幸村的父亲昌幸是一代名将，他多谋善断，早在武家和庶民中名传遐迩。他儿子幸村的智谋就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秀赖也着实高兴得很，派家臣长老治长前往平野口相迎，又派内侍官甲斐守速见为正使，去幸村的住所拜访，当场赐给他金元二百枚，银毫三万文。

入城后不久，幸村就同又兵卫二人不和。

那是在冬季会战前，内外城濠还都未填平，城廓和丰臣秀吉建城时一样雄伟坚固。

幸村在城内一边巡视一边感叹不已：“不愧是丰臣秀吉的领地啊。”可是他发现城防有一个严重的弱点。

城南玉造口一处城墙显得十分单薄，秀吉生前大概未曾发现。可是，从大阪的地势、道路的情况看，幸村认为，敌军攻城的主力必然集中于城南，应在那儿再构筑一道工事。

也就是说，在城外再修筑一座外城。也巧，干涸的城濠外有座小山丘，

幸村刚进城不久，便已成竹在胸，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真田丸”。

其实，英雄所见略同。又兵卫早几天就发现了这个缺点，实地勘察了那座丘陵，决定在那儿修筑城外工事，并画出图样，在城里准备好木材，配备了民工。

幸村自管自地在城里安排了民工备好料。一天，他来到现场，意外地看到一堆不知哪里来的木材。

“查明是谁下令如此安排的？”

他派自己的亲信家人海野去城里打听，这才得知征用劳力修建工事的是后藤又兵卫。

“后藤？”

当时，幸村并不那么看重又兵卫的才能，虽然他野战经验不多，可要论坚守城邑，倒很自负，因为他随同父亲在信州上田城打的那一仗，是古今少有的一次战例。又兵卫要干什么？他心中很是不悦。

“给我搬走！”他命令说。

又兵卫的临时工棚被拆除，木材也搬到远处去了。

后来，又兵卫到现场一看，不由得一愣，他问这是谁干的，民工说：“是真田大人。”

“这个黄口小儿！”

又兵卫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可是城里人却添油加醋，说什么后藤大人和真田大人闹翻了，甚至还有人传说又兵卫扬言，真田这小子如有那种歹念，马上闯到他的行营，不惜与之一战，见个高低。

城内十几万人中，女人有一万。士兵大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其中混有不少德川派来的奸细。要散步流言蜚语，这个城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大野治长吃了一惊。这位大藏卿局的女官之子，不知该如何处置才好。

这时，“真田大人要谋反”的流言又不胫而走。幸村的胞兄真田信幸是信州上田城的领主，领地年产十一万五千石粮。现是德川手下的一个诸侯，正在西伐军的军中。谣传说幸村为了与其暗通，才故意想把新工事筑在城外。

这种谣传，终于使治长下决心解决这件事。他私下把后藤又兵卫叫来。又兵卫还以为治长是要听取军事上的意见，于是前往二丸，到治长府上去了。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治长煞有介事地提起城里的谣传。他四十多岁年纪，才能平庸，但一碰到这种人事瓜葛，倒确象个女官之子，异常热心。

“你意下如何？”治长歪着头说，左眼带点斜视。

又兵卫感到无聊之至，他说：“自古以来，城堡非外敌所克，而为内患所破的不乏其例。真田大人系出名门世家子弟，非见利忘义之徒。年逾四十，人品愈益高雅，乃心地豪爽之故。城内谣传，早有所闻。但真田大人的主张，在下深表赞同。也许真田大人因有此谣传，故不固守于城内，而置身城外筑垒设防，拟舍身冲入敌阵厮杀。为此，鄙人已决定将该地让予真田大人，不再与其争夺职守。既然后藤欣然相让，则谣言不攻自破矣。”

由真田来筑城的事，谁也不再怀疑了。

幸村听说这件事是又兵卫的谦让，却没有来表示一点什么。

又兵卫的幕僚们说：“来面谢致意一番，方是人之常情嘛！”

又兵卫笑道：“我是播州一乡村武士之子，幼年丧父之后，浪迹江湖，故深谙人情世故，极易感受他人情义。然而世家子弟则迥然而异，他们生来便以为‘万物皆备于我’。

真田大人长在富贵之中，焉能将此事放于心上！”

真田丸在十一月中，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竣工了。又兵卫和诸将应邀前往参观。

城堡五十四丈见方，占地一万坪。城堡外设有寨栅，围绕寨栅有道无水深濠，濠内又打入二层木桩，寨栅每隔五、六尺就开六个枪眼，城楼之间筑起了了望楼，城楼内有无数条通道以便与各了望楼联系。

一个月就建成了如此规模的城堡，又兵卫对幸村的指挥能力感到十分惊讶，城堡所具有的独创性也使他佩服。

“原来并非寻常之辈。”

从那时起，又兵卫开始对幸村肃然起敬。他想：“此人尚可与之一谈。”可是想到会战，又兵卫又非常自负。他认为，不可否认，幸村才能出众，但也不过是个继承家传兵法，只晓得固守城池的防卫战高手罢了，决非统率数万大军驰骋疆场的上将之才。

真田丸竣工后不久，在城外的天满，会集十余万军马进行检阅，由后藤又兵卫督率。

为此，真田幸村的家臣十分不满。

——虽说又兵卫曾是黑田手下一武将，年俸万石粮，但充其量是个家臣而已，连个一官半职也没有。我们大人反要听他的调遣，实在岂有此理。

原土佐守长宗我部盛亲的家人，也口出怨言。然而，传言递语煞是作怪，会变得面目全非，当这些话语又传到后藤又兵卫的耳中时，已经变成“真田大人对此事心怀不满”了。

“切勿理睬！”又兵卫告诫自己的幕僚说。虽然如此，他却不同于幸村那些后世的崇拜者，对幸村没有什么景仰之情。又兵卫的这种感情，恐怕也是很自然的。

冬季会战是以和谈结束的，丰臣家中了德川家康的奸计，将城濠填平，从此，大阪成了一座无险可据的城池，如同打碎了外壳的蝶螈。

这次提出的“小松山”之战，则是夏季这场决战中的事了。

3.

夏季会战前夕，军务会无休无止，几乎持续到开战的前一刻，可是，作战方略依然没有定论。

会议陷入僵局，于是大野治长发问道：“真田大人有何见教？”

会上意见有二种。嫡系诸将大多主张负固守城，而浪人诸将则坚持于城外决战，就这一点而论，幸村和又兵卫是一致的，只是对决战战场定在何处尚有分歧。

又兵卫选择离城四十里地的小松山为战场，与此相反，幸村则提出，城南八里外的四天王寺一带最为适中。

“那不行！”又兵卫表示反对。他说：“四天王寺一带因距城近，调兵遣将固然甚为方便，但战场地势开阔，大阪兵力不及东军三分之一，这是极其不利的，诚难免为浩浩荡荡的东军所吞没。”

幸村反驳说：“不过，四天王寺的围墙、伽蓝，恰是一座很好的外城墙。”

幸村这位战术家即使打野战也念念不忘运用城池战术。每个武将各有自己的战术特点，对幸村来说，利用城邑作战，可说是真田家的看家本领。

这既是他的拿手，也是他的局限。

“再说，”幸村又道：“大阪城与四天王寺，同处上町台的高地，其间距

离不足八里，如若上奏恳请，主帅（丰臣秀赖）出阵是大有希望的。”

幸村是这样盘算的：去四十里远的地方，太夫人想必不会同意，但如果出城只有八里来地，秀赖出阵当不无可能。

主公出阵，士气必振。

又兵卫的想法也一样。但是，才四十里远的地方，秀赖为什么就不能去呢？

“金纓帅旗飘荡在小松山……”这是又兵卫心里描绘的理想决战图。秀赖的父亲，已故的秀吉年轻时在战场上常常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征服中原后，有驱驰在小田原、奥州、四国、九州等地，大军所到之处，总能看到他的帅旗。

然而他的下一代，竟然到了“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境地！

幸村和又兵卫都是翹楚百年的军师，可是，临阵商议起兵之事，尚须考虑主帅出城能走几里路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正是这个城市的宿命。

索性假定主帅不上阵，制定作战方案倒更来得便当。这样的话，当会长驱直进，一鼓占领小松山。

“治长总管大人，”又兵卫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方案，他打开一幅大地图，是特地让绘图师为这次会议画的。

山脉、河流、村落、道路，分别用彩色标出，宛如从天上俯瞰大地一般，摄津、河内的地形，一目了然。

“哦——”又兵卫准备周到，使群臣惊讶不已。

“这是一带群山。”又兵卫的手指南北画了一条直线。自北向南并排耸立着生驹、信贵、二上、葛城、金刚诸峰，好似一道屏风，将大和和河内隔成二个天地。

“敌军主力来自大和。”

当然，他们必须越过这道屏风。尽管有几处隘口可以过人，但是，可供大军通过的通道只有一条。

面大和河又贯穿这条名叫“国分岭”的通道，敌军一定会沿着大和河而来。“国分”是这条通道上靠近河内的一个村名，古代曾是河内的首府。

“言之有理。”有人赞许道。

大军经过两山夹峙的隘口时，非得把队伍拉成条长蛇阵不可。

又兵卫说：“能居高临下俯视这个隘口的便是小松山。将主力集中于小松山，即可将山下成单行缓缓而进的东军一一击溃。倘若令其进入河内的摄津大平原，则我方兵力势单力薄，将无能为力，”又兵卫抬起头来说：“其结果必败无疑。”

“未必如此。”幸村说：“敌军是否从国分岭来尚不得而知，若是自北绕过生驹山麓前来进犯，小松山上的主力不仅无用武之处，大阪也如同一座空城，那才真是必败无疑。与其冒必败之险，毋宁将主力置于城郭附近的四天王寺，不论敌军来自何方，因离城不远，我军调遣自如，此实为万全之策。”

治长的头脑混乱了，若论耍权术机谋，他还多少有点能耐，至于杀伐征战之事，却是一窍不通。这种时候，平庸的政治家，办法只有一个。他不考虑哪个方案能够获胜，却一味想方设法如何息事宁人。他只能居中调和，来一个折中妥协。

“那么，这样办如何？”他讨好似地，眼光在幸村和又兵卫脸上来回溜

了几转。

“怎么办？”

“妙注意哟。”治长双手握成拳头，右拳放在地图上小松山的位置，“又兵卫大人在此，如何？”然后又把左拳放在四天王寺一处，“左卫门佐大人则在此。”

他居然把主要决战战场分为两地，将为数不多的兵力，一分为二，分别由两人指挥。

他以为这样一来，岂不皆大欢喜！

“不愧是总管大人！”太夫人夸奖道，“诚为高见，可依此而行！右大臣意下如何？”

“高见高见！”秀赖控制不了自己的大嗓门，尖声地嚷道。

“主公已经准奏哩！”治长得意洋洋地看着两将。

幸村和又兵卫两人茫然不知所措。双方谁都不满意这个折中方案。这么做只有更加突出各自方案中的缺点。

小松山分兵五万。

四天王寺口分兵五万。

丰臣家要用这些兵力去抵挡三十万东军。让为数不多的部队，分兵拒敌，是兵法上的大忌，无异于让敌人去各个击破。

军务会就此结束了。七位大将一个个踏着月影各回行营。半路上，曾在宇喜多家当过家臣长老的明石全登与正要回驻扎在八条口行营的长宗我部盛亲肩并肩地走着。他每走几步，就放声绝望地狂笑一阵。

“真是愚蠢之至！”这位勇猛的老基督徒说。

他笑的是：“城里有后藤和真田两位百年难遇的军师，无论大军由谁统帅，采用哪个方案，当不难击溃东军。然而，目今一城之主是太夫人和太夫人的乳母之子治长。后藤和真田两位军师，相争结果，所得方案竟如此愚不可及，全然不合兵法，这种方案是连聚众举事的农夫亦不屑采用的。”

新的编制如下：

第一军后藤又兵卫率六千四百人，其中有薄田兼相、明石全登、山川贤信、井上定利、北川宣胜、山本公雄、稗岛重利、小仓行春诸将。

第二军真田幸村率一万二千人，其中有毛利胜永、福岛正守、福岛正纲、渡边扎、大谷吉胤、长冈兴秋、宫田时定和监军伊木远雄。

然而，秀赖并没有把这两支军马的绝对兵权授与后藤和真田，所有的部将都是“参谋”，凡事要经诸将共同商议方才有效，可以说这是一支联军。

幸村第二军的行营设在四天王寺，又兵卫第一军的行营则设在距四天王寺十里多的平原上的一个村庄里。布阵完毕，已是元和元年的五月一日，几天后就要决战了。

4.

这期间，德川家康正在京都的二条城。

五月五日，他离开二条城，当天深夜在河内的星田（现在大阪府寝屋川市）布好阵势，这时，接到了密探的情报。

密探名叫朝比奈左卫门，是由京都行政官板仓胜重事先派遣去的，现在大阪军部将通口雅兼的手下干事。

根据密探的情报，后藤又兵卫已前去国分岭，正在部署，准备战斗。

于是，家康决定调遣主力部队三万四千人对待后藤，并拟定进攻的阵

容和行军序列。

第一军由日向守水野胜成率四千人。

第二军由美浓守本多忠政率五千人。

第三军由下总守松平忠明率四千人。

第四军由陆奥守伊达政宗率一万人。

第五军由上总辅粥松平忠辉率一万零八百人。

被提拔为先锋大将的水野胜成，是三河刈屋地方的人，出身寒微，年俸只有三万石粮。但他在家康的嫡系众臣中以骁勇善战闻名。

家康把嫡系和旁系各诸侯都委派给他，授与他绝对兵权，并对他说：“诸将中，如有胆敢藐视你出身低微不服军令者，概不留情，当就地斩首。”

后藤和真田充其量不过是联合部队的主持人，手上的兵权若有若无，相形之下，水野胜成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了。

水野胜成在奈良，会同家康配备给他的诸将商议军情。他们是丹后守崛直寄兄弟、式部少辅丹羽氏信、丰后守松仓重政、奥田三郎右卫门忠次、别所孙次郎、监军中山勘解由照守、村赖左马助重治。

当时，真田幸村在四天王寺正殿，接连收到相同的情报：东军大队人马正从大和方向不断朝国分岭西进。

“果不出又兵卫所料。”

幸村是个谋士，他心里没有一点芥蒂，倒是为又兵卫庆幸。

幸村也知道，此刻在后方城里谣传四起，对又兵卫很不利。太夫人左右的人说：“后藤大人莫非是奸细么？”

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无风起浪。一天晚上，京都相国寺僧人杨西堂，自称是家康的密使，到了又兵卫设在平原上的营帐。

杨西堂对又兵卫说：“大将军有言，如阁下愿投东军，可将贵乡播州五十万石之领地加封阁下。”

当然，又兵卫严辞拒绝了，并说：“大将军如此器重鄙人武艺，实为武士之荣光。

请代为谢忱。”这样便将来使彬彬有礼地打发回去了。

谣言由此而起。幸村还听说，这种诽谤，会使又兵卫身败名裂。

——难道又兵卫急欲战死疆场么？

作为幸村，面对东军挺进国分岭的局面，必须重新制定作战方案。

幸村认为，应同又兵卫协商，便于五月五日晚，和丰前守毛利胜永一起策马前往设在平原的后藤行营。幸村是五月一日抵达四天王寺阵地的，这期间，他在四天王寺营地无所事事，度过了宝贵的几天时光。现在终于开始行动，前去表示同意又兵卫的作战方案。

在平原的阵前，三将正在计议。他们都是熟谙谋略、头脑清醒的宿将，一旦聚在一起，当即作出决断。

采用又兵卫原来的方案，即：

——今夜第一军先行出发，第二军殿后。

——全军于道明寺会集。

——黎明时越过国分岭，占据小松山，击溃敌前锋部队，伺机全军直捣家康和秀忠的大寨。

“不胜感谢之至！”这几天又兵卫似乎苍老了许多。幸村是在庆长十九年秋天初次见到又兵卫的，自那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神情如此黯然。

“不才尚未被人感谢过呢！”幸村故意大声地笑着说道。

对又兵卫来说，当他们否决大野治长的折中案的时候，幸村如若坚持自己的方案，也可以把又兵卫拉到四天王寺口去决战的，然而幸村没有这样做，他同意了又兵卫的方案。又兵卫是为此而致谢的。

幸村和胜永两人，为了作好出发的准备，急忙告辞回营。

又兵卫立即出发了，为在道明寺附近同幸村的各路人马会合，他特地放慢了行军速度。

奈良的街道，路面狭窄。士兵排成两列，个个手里举着火把，二千八百人吗，缓缓向东迤邐而行。

夜色渐浓，天上的繁星，一颗颗都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中。雾霭沉沉，又兵卫丝毫没有发觉，这场迷雾对自己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影响。雾，越来越浓了。

5.

东军先锋大将水野胜成已率军到达国分岭。

河内平原，沉浸在眼下的一片黑暗之中。

“起雾了！”五十二岁的胜成自言自语道。

他小时名叫国松，从少年时代起就跟随家康，连自己也算不清到底转战过多少个沙场。凭着这些年的经历，他知道，浓雾之日，两军对垒，凶多吉少。

探子回来报告：“从平原到藤井寺长达十二里的大道上，可以看到火把在移动。”

要是没有夜雾，从水野胜成站立的高地上，也能看见那队火把，但现在却看不见。

胜成从堀直寄和丹羽氏信两支人马中抽调出若干枪炮手，命令他们朝火把方向进军，并让每人也拿上火把。

协同作战的各部将嘲笑道：“日向大将（胜成）未免名过其实，岂有明火执仗，如此夜袭的蠢人！”

可是，漫天大雾之中，没有照明，寸步难行！

又兵卫到达了藤井寺，下令全军停止前进。此时正是寅时（早晨四点），天还没亮。

“在此等候真田大人。”又兵卫对幕僚们说。

全军一齐熄灭了火把，顿时四周一片漆黑。

由于后藤军一下子灭了灯火，胜成派出的一队枪炮手迷失了方向。

又兵卫等待着。

可是，看不到真田军到来的迹象。

——糟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要亮了。天一亮，二千余人的小部队蠕动在一片开阔的河内平原上，会被数万东军吞噬殆尽的。

“去道明寺！”

队伍又出发了。道明寺是与真田约定会师的地点，计划在黎明前集合，天一亮就开战，可是，万一真田军不来，又兵卫他们就会变成一支孤军。

又兵卫所焦虑的正是这一点。走了四里多路，不久便到达道明寺。但是真田军还没有到。派出探子去后面寻找，可是数里之内，看不到一兵一卒。

“我们受骗了。”幕僚中有人说。

真田幸村的哥哥现在东军，家康派来诱降的密使，多经他哥哥先到幸村处，这是人所共知的。难道幸村为了破坏这次作战，故意不按时到达么？

不过，在这种时刻，又兵卫不是个随意猜忌、头脑简单的将军。

——幸村是位智谋之士啊。

不错，但正因为他是一个谋士，所以尽管在紧要时刻同意了后藤的原来方案，但归根到底，他不过是照别人的方案行事。幸村未必肯去拼死。这从他的行军速度上也不难看出来。

“如此人情！”连又兵卫也这样想了。

其实，事情很简单，五月六日这一天浓雾弥漫，浓雾象在一口漆黑的大锅底游弋，使得一万二千名真田军从四天王寺出发后，虽拼命向东追赶后藤军，却进军迟缓。

幸村本来是个冷静的人，这时也难得用高嗓门叱斥着部队。

——倘若迟到，又兵卫难免一死。

但是，这雾可真叫人万般无奈！

又兵卫的不幸终于开始了。道明寺一带天色发白，天亮了。

按原计划，这里该是夜晚，戏还不该拉幕开场。

可是幕拉开了。

演戏的准备还没有就绪。被大雾濡湿的二千多名后藤军将士，伫立在河内平原这广阔的舞台上。可是，大雾虽给夜晚带来了不祥之兆，一到天明，反转祸为福了。因为大雾正浓，东军发现不了后藤军。

“将士们，大丈夫光荣战死疆场，当在今日！”又兵卫命令道。

他在石川河西岸遍插旌旗，摆好阵势。涉过石川河浅滩，对面就是小松山。

应该先行占领。

因为有雾，看不清对岸的敌军。又兵卫为了解敌人如何布阵和人数多寡，组织小股枪炮队，先去小松山“哨探”。

所谓“哨探”，实际上是火力侦察，向人数不明的敌阵射击，然后根据回射的枪声、数量和位置，即可判断敌情的大概。

透过浓雾，传来双方对射的枪声，又兵卫依稀摸出敌阵的情景。

一夜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小松山上无敌军。”

东军的水野胜成之所以忽略这座如此重要的山，是因为他不明地理情况。水野帐下的一班将领，在各处随意布下阵势，就地休息，以恢复一夜行军的疲劳，唯独小松山除外。

又兵卫命撤去石川河阵地，涉过浅滩，全军抢占了小松山，俯视山下的敌军。

日高雾散，山下东军狼狈不堪。他们抬头看到，渐渐散尽的薄雾里，有无数旌旗招展。

“攻下此山！”水野胜成命令道。

不等点派，帐下的将领们都争先涌到山脚下，真是“兵多无谋”。对阵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的时候，人少的一方须变换战术，而人多的一方，只要一个劲地猛冲就行了。

松仓重政和奥田忠次两军打头阵，先从正面登山。

后藤军的部将山田外记，片山助兵卫轻而易举击溃了成群爬上来的东

军，先是击毙了敌将奥田忠次，此外，东军里枉送首级的著名武士还有：高田九郎次郎、今高物右卫门、井关久兵卫、冈本加助、神子田四郎兵卫、井上四郎兵卫、下野道仁、阿波仁兵卫。

东军的先锋部队溃败下去，后来成为岛原领主的松仓重政，当时如同从山崖上滚下去似地大败而逃。

山顶上的又兵卫立即下令吹响螺号，命先锋山田和片山两将追杀敌人，向国分岭隘口快速推进。

那儿就是水野胜成的大寨。

胜成慌了。冲杀过来的后藤军不过二三百人，却是个个拼死力战，加上道路狭窄，南面是山，北面有大和河的悬崖，如投入全部兵力则施展不开。双方都成一列纵队，一人一骑地交锋。

况且，又兵卫就在头顶上督战。

山上又兵卫军号角齐鸣，鼓声震地。

然而，又兵卫的前锋部队终于精疲力竭了。

胜成不断投入生力军，开始反攻。又兵卫在上当即派出中军替换前锋，又将东军赶出几十丈远。

“真田怎么不来？”又兵卫明知埋怨也无济于事，却仍然不由自主地大声嚷道。

要是现在有真田那一万二千人的援兵，就可把后备兵力陆续投入战场，替换疲劳的将士，同时在山上布好猛烈的火力射击敌阵，那么东军势必溃散而逃。

这时，又兵卫在山上坐在折凳上，脸色显得格外明朗。

“不是应验了么？”这指的是他原来的方案。

要是真田军照他的方案准时到达的话，胜利是会实现的。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战术的正确。

“这样也可差强人意了。”丰臣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又兵卫和他的下属的浪人将士只要能够在这儿响当地结束自己地道的武士的一生也就可以了。

时间在推移。

又兵卫的兵士们疲惫不堪，却仍在混战之中来回冲杀搏斗。

东军方面，不光是水野的第一军，本多忠政的第二军五千人，伊达政宗的第四军一万人都已陆续到达战场。

又兵卫看到，时机已到，便踢倒折凳站起身来，只带了三十骑护身随从，冲下山去。

他紧拉缰绳正要跃下山路的一刹那，子弹打中了胸膛。

可是，又兵卫并没有落马。他的将士金马平右卫门大吃一惊，策马赶来，又兵卫在马上慢慢回过头来看着他说道：“平卫，速将我的头颅砍下，切莫让敌人缴获。”说着，便倒伏在马鞍上，他已经死了。

又兵卫望眼欲穿、所期待的真田幸村的第二军，终于在中午之前到达藤井寺村口，比约定时间迟到了七个小时。他是从半夜丑时从四天王寺口出发的，因此，行军速度是每走八里要花去将近三个时辰。

象幸村这样素来用兵神速的武将，竟会迟缓得如此令人吃惊，恐怕不能说仅仅是浓雾的缘故吧。

虽说和又兵卫已经约好，但幸村大概中途又转念想保存自己的兵力。一万二千名真田军是大阪方面最大的机动兵力，要是按照后藤方案让这支人

马轻易地消耗在国分岭的隘口上，那么幸村自己也就失去最壮烈的殒身之地了。

“又兵卫当于又兵卫的殒身之地死去。”幸村一定是这样想的。

这倒并非他没有人情，象又兵卫那样的军事家就应该让他死在他最喜爱最合适的战场上，我这样的军事家也想在自己所认为运筹得当的地方殒身。他准是那么想的。

幸村特意赶到藤井寺村，却只与东军发生了几次小冲突就立刻退兵了。

第二天，五月七日，他在自己战略中最理想的决战场——城外四天王寺高地与十八万东军激战，曾几次击退敌军，有一次还冲入家康的营寨。

在以少胜多的野战中，可以说他指挥的是一个很理想的战例。

下午，幸村从四天王寺西门往东退却的时候，在安居天神寺院内被越前兵西尾仁左卫门砍掉了首级。

翌日，大阪城陷落了。

秀赖终究没有走出城门一步。

丰臣秀吉

作者：柴田炼三郎

第一篇日吉丸时代

1. 好小子

位于冈崎平原的三河国（爱知县），有一条水势湍急的矢矧川。

天文十九年（西元一五五五年）夏，深夜，这条川的大桥上，正有一群野武士（在乡野的无主武士），在铠甲铿锵声中步伐整齐地行走着。

裸露的枪尖在明亮的月光下，闪烁着令人不安的光芒，脚步声也隐含杀气，像是刚从激战中退出，飘散着血腥气味。

领头的野武士走到桥中间时，看见一个人盖着草席，四肢伸得长长的躺在桥的正中央，大喝了一声：“叫化子，闪开！”然后，“飒”的一声，枪柄撞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睡卧的人忽地拨开草席，翻身而起，紧紧握住了枪杆。

“放肆！”看似乞丐的家伙叱喝着来者。

“什么！一个乞丐，妨碍武士行走还敢骂人？”

野武士震怒，想奋力夺枪时，却忽然愣住了。

“哎呀，你还是小孩子嘛？”

然后又仔细的看了他一眼。

躲枪时矫健的身手，慑人的叱喝声，都令人觉得他是伪装乞丐的武士。但在皎洁的月光下，可清楚地见到，抓枪杆睥睨着的，是个年纪不过十四、五岁的少年。他身上虽穿着脏污的白布衣，裤脚衣袖都嫌短了，但手脚都着

上护套，腰插一把短刀，显然不是乞丐。

野武士一则惊讶对方竟是一个少年；一则惊畏少年的目光炯炯有神。

“小子！你不怕我们吗？”

“一点也不怕。”少年答得很快。

“为什么？”

“你们是人，我也是人。”

“喔，说得倒蛮有趣。可是这把枪一撞过去，你就没命了。”

“我会躲开的。”

“躲得开吗？”

“试试看。”

“好大胆的小子。”野武士不禁赞叹少年的勇气。

“你叫什么名字？”

“日吉丸。”

“那里人？”

“尾强国（爱知县）中村人。”

“父亲叫什么名字？”

“木下弥右卫门。”

“武士吗？”

“罗哩罗嗦的，不要尽管问我，也该说说你自己。”

“我是尾国海东郡蜂须贺村人，叫做蜂须贺小六正胜。刚刚击败危害这一带的强盗。”

“哦！叔叔是站在老百姓这一边的人啊！我起先还以为叔叔是盗贼呢。不是就好，我是不跟好人斗的。”

日吉丸说完后，浅浅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缓缓站起来，态度平静，似乎一点也不把蜂须贺小六的百余名部下放在眼里。

蜂须贺小六心想，好厉害的小家伙，将来也许会成为名扬天下的大人物。

“日吉，看你睡在桥上，一定是离家出走到处流浪吧。怎么样，要不要到我家来？”

“去是可以去，但不能做你的部下。”

“为什么？”

“叔叔也许在蜂须贺村是有势力的乡绅，但野武士毕竟是野武士啊。我想奉为主人的是将来必成藩侯的真正武士。”

蜂须贺小六感到挨了一当头棒喝。

小六虽然是名震海东郡的乡绅，却非藩侯属下的武士；只是小六颇有野心，又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得以号召三百多名农夫，经常锻炼武艺和演练战术。他屡次围剿附近的强盗，就是想以实战做为训练，以备有朝一日，为藩侯效命时，建立战功，扬名天下。

“好！不用做我部下，一起来吧。”

“那就跟你走。”

日吉丸抬头望望天空，高举双手，大大的伸了个懒腰。高挂天空的月亮，好似也凝视着他，庇佑他成为英雄。

2. 幼年身世

天文五年（西元一五三六年）一月一日，正是家家户户屋檐垂着冰柱

的寒冬，日吉丸诞生于尾强国中村一个贫农的茅屋内。中村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农村。

日吉丸诞生时，只有普通婴儿的一半大。他没有哇哇哭叫，倒像个仙人从百年长眠中醒来似的，来了个大哈欠。

他的父亲木下弥右卫门，年青时投效织田备后守信秀（备后守是当时日本的官名），被分发在步卒队的火枪队中，是个地位卑微的兵士。

织田信秀是个勇武的大将，打败了邻近的名古屋城主今川左马助氏丰，而代之以年仅两岁的儿子吉法师丸。吉法师丸就是以后的织田信长。

木下弥右卫门在织田与今川的作战中，立了汗马功劳；不幸，大腿被枪刺伤，成为不良于行的跛子。所以只好放弃了名利之心，返回故乡中村，与一位名叫奈加的姑娘，生下了日吉丸——以后的丰臣秀吉。日吉丸是第二个孩子，上有大他四岁的姊姊。

当时统治日本京都的足利幕府已经势衰力竭，各地陆续出现了具有野心的武将，到处争战。

日吉丸正生在战火遍野的战国时代。

日吉丸从三、四岁起，几乎天天看到勇赴战扬的武士，或落荒而逃的残兵败将。他的父亲也常讲战争掌故给他听。日吉丸既喜欢看武士，也喜欢听战争的掌故。

到了七岁左右，他就偷偷拿出父亲的刀，自己做大将军，指挥年纪比他大的少年。

他总是沉醉于战争游戏中，一点也不帮家里的忙，成为村里最不可救药的顽童，人们都说他是猴子出生的。

日吉丸确实有一副奇特的长相，与一般人全然不同。前额有两条深深的皱纹，双眼又突又大，眼光锐利，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可是一旦莞尔一笑，任何人都会禁不住跟着微笑。他的个性具有明朗近人的魅力。

天文十二年一月，日吉丸家遭遇变故。父亲木下弥右卫门去世了。本来就贫穷的家，更加贫穷了。

他的母亲奈加，天不亮就起床，耕作田地，捡拾麦穗，摘集桑叶；夜晚则在家里纺纱，编织草鞋，做到深夜才休息。虽然如此勤劳，但单靠女人家的一双手，似乎很难克服贫穷。

姊姊是个很温顺的女孩子，勤快地帮母亲的忙。可是日吉丸依然故我，天天热中于战争游戏，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在家。

奈加为了减轻家累，终于决心让日吉丸出家做和尚，把他带到村郊山上的古寺“光明寺”日吉龙眼看母亲流泪恳托住持，心里默默誓言要做一个好和尚，从那天起，他开始勤奋工作。住持看他头脑灵活，讨人喜爱，一点儿也不像村里传说的调皮捣蛋，所以非常的疼他。

可是不到一年，日吉丸就觉得和尚的修行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寺里生活枯燥无味，将来也没甚么希望。

于是，当住持到各村庄托钵的时候，日吉丸就把藏匿的木刀拿出来，佩在腰际，大声呼唤：“大家来啊！”

在山麓等待着的玩伴，即刻一拥而上。刹那间，寺内外成了这一群顽童的天下，钟楼里的钟乱响，瓦石纷飞，殿堂里灰尘满地，佛坛翻倒。

虽然如此，和蔼宽大的住持，总是摇头苦笑忍耐过去了。

但是，有一天，托钵回寺的住持，且到正殿内的大香炉破裂，不禁大

为震怒，那个大香炉是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寺之宝。住持终于忍无可忍，第二天，日吉丸就被带回家去了。

于是奈加开始让日吉丸学做生意。先是送到村里的染布后，但不到一个月就被辞掉了。后来也去做过泥水匠和打铁匠，也在马市卖过便当。不过，不论到那里工作，总没有超过三个月的。

最后，日吉丸到清洲城商店街的一家碗具店做杂差。为了使母亲安心，日吉丸决心这次至少要忍耐两、三年。

工作了五十多天，对店务已大致熟悉了。一天下午，日吉丸被差到船运行去领取刚运到的货物。

在白云飘忽的晴天下，他推着满载陶器的车子，来到清洲城的护城河边时，不知不觉停住了脚步，仰望高耸的城楼。

望着青天白日下，金碧辉煌的楼阁日吉丸不禁在心里告诉自己：“住在城里的领主是人，我也是人。只要努力，再逢时运，我一定也能做一城之主。”

野心勃勃的日吉丸，接着想到：“如何努力才能出人头地呢？”

他一面想着这个问题，一面推着车子走。不过，再怎么想也想不出个道理来。心里只是不断地念着：“等着瞧吧！我将来必定……”

这个时候——

“小子！放肆！”

一声怒喝，使日吉丸从白日梦中清醒。但为时已晚，他的手推车撞上了一个武士。

“瞎眼的矮仔！”

武士一脚踢向日吉丸的腰板，日吉丸连车带人翻倒在地。车上的碗盘壶盆掉在地上，跌得粉碎。

日吉丸不顾受伤的手掌在滴着鲜血，只是瞪视大踏步而去的武士背影，心里想着：“有什么法子使这样子的武士跪在我面前呢？”

日吉丸回过头看了一眼地面上散乱的破碎陶瓷，心想：“无论如何耐着学，我到底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就此罢了！”

于是，他不管翻覆了的手推车，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3. 母与子

当天晚上。

中村的木下家中，一对母女在炉边辛勤地工作不息。

“这次，日吉好像能耐着性子工作了。”

“真的，毕竟是城里最大的店铺。弟弟大概会认真的努力工作吧。”

正当两人在聊着的时候，昏暗的前间，有人不声不响的进来了。

“是谁啊？”

奈加问着。但是没有人回答。人影拧立不动，是不想上来的样子。

“唉？你不是日吉丸吗？”

“嗯……。”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娘，我不做了。”

“哎呀！你又……”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我自己不告而辞的。”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不论如何，先进来吧。”

“不，我不进去，马上就要走。”

“到那里去呢？日吉丸！”

“还没决定到那里，不过我决定要去做武士。我一定要做个藩侯给人看！”

“日吉丸！你疯了吗？”

“我没有疯。娘，请等着我。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堂堂武士，到时候一定回来接娘。”

“……”

母亲抑制了胸中的悲切，凝视着儿子的脸。

过了好一会儿，母亲似乎想通了。她忍住满眶热泪，以清晰、温柔的声音说：“日吉丸，去吧！走你自己喜欢走的路。”

“谢谢，娘。”

日吉丸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

“那么，娘、姊，我走了……”

日吉丸像是要把母亲与姊姊的姿容铭刻于心般，凝视着母姊徐徐退到门口。

“呀！等一下……”

奈加叫了一声，然后急忙跑到里边，抱了一把刀出来。

“日吉丸，这把乃是木下家代代相传的护守刀，你拿去吧。”

“嗯。”

日吉丸愁眉一展，露出笑容，接下刀插在腰间。

“娘，那我走了。”

“要保重，……做事要多考虑，千万别惹事生非，令人讨厌。……做人要心地正直。”

不论到那里，不论做什么事，他总是被大人叱骂的顽童，所以母亲不放心的嘱咐着。

日吉丸终于走出了家门。那是一个下霜的寒夜，天空不见月亮，只有星星冷冷地闪烁着。日吉丸迈开大步，昂然前进。

两年后，日吉丸就在矢叻川的大桥上遇见了蜂须贺小六。

4. 智取名刀

“猴子！猴子！”小六呼唤着日吉丸。

正在院子里扫落叶的日吉丸，大声的应了一声，马上跑去。

他被带到蜂须贺村小六的山间广邸，已经二十多天了。

小六满脸笑容的对日吉丸说：“猴子，你正如我所料的，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怎么样，你能不能拿走我佩带的这一把刀？这是一把叫做青江村正的名刀。”

听完了话，日吉丸眼珠一转，回答道：“好啊。”

“能乾淨俐落的拿去吗？”

“是的。”

日吉丸语气坚定的回答。

“好，要多久？”

“三天以内。”

“真有趣！来吧。”

白天时小六总是随身佩带村正，所以白天里他一点也不必警戒日吉丸。既使日吉丸想乘隙拔取村正，小六是剑道高手，自信能立刻制伏日吉丸。

看情形，日吉丸只有夜晚才有机会拿取村正，所以，小六这两夜都把

村正放在枕边，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警觉，以备一有动静，即时应付。可是，始终不见日吉丸有所行动。

小六心想，猴子虽夸言三天内取走，到底是小孩子，可能害怕了，不敢进来偷取。

第三天的黄昏，小六从书房窗口看见日吉丸在院子里，悠闲地吹着口哨清扫落叶，不禁嘲笑他说：“猴子，不想要村正了吗？想要却不好拿，所以放弃了吗？”

日吉丸却蛮不在乎的回答说：“我说的是三天以内啊。所以，我也在想今天晚上该拿了。”

“好啊！我就等着。”

小六决心彻夜不眠，通宵警戒了。

远方犬吠也已止息的深夜，忽然有了雨声。大约午后就已阴云密布的天空在下雨了。

抱着双手，坐在书房卧榻上的小六，双眼突然亮了一下，心想：“那是什么声音？”

窗外屋檐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受着雨打。仔细一听，可以确定是斗笠。

“猴子终于偷偷靠近来了。”小六不禁得意的笑了笑。

“虽然聪明，到底还是小孩子。他没想到，戴了斗笠避雨，会因雨打声而被人察觉。”

小六想到自己紧张过度，也自觉好笑。想想看，自己是个剑道和胆气都过人的大人，竟与年仅十五岁的少年认真打赌，实在可笑。小六苦笑之后，身心也随着放松了。

窗外的日吉丸，好像仍戴着斗笠继续蹲着。

半小时——。

一小时——。

两小时——。

雨点打着斗笠的声音一直不断。

小六睡意渐浓。

“好有耐性的家伙，大概在等我弄熄烛火吧。”

小六忽然想，干脆主动抓他。于是吹熄烛台上的火，站立起来，悄悄走向窗边，以便日吉丸开窗溜入时一举擒住。

小六屏气倾听，等待窗外人的行动，所以就疏忽了其他微弱的声息。与窗口相对的纸门，此时一点一点的打开，微弱的声音被雨声所掩盖……接着，昏暗中有一个人影静悄悄的潜入房间。

小六仍然注视着窗口，一点也没察觉到背后的声息。

突然响起了火石擦打的声音，小六警觉过来。

“猴子吗？”

惊喝声中，烛台亮起火，点火的人朗声应答：“是的。”

日吉丸已经把放在枕边的名刀村正佩在腰上，对着小六微笑。不但取得了村正，而且当场亮火给小六看。

小六呆呆的望着日吉丸。

窗外依然响着雨打斗笠声。日吉丸只是将斗笠放在窗外，采取声东击西之计。

“我输了。猴子！那把名刀村正就给你了。”

“谢谢。”

5. 眼光锐利

“猴子！”几天之后，日吉丸又被小六叫唤了。

“有！”

日吉丸马上跑向书房。

小六站在平台上凝望着石墙外的山麓地带。

“是叫我吗？”日吉丸跪着问。

“嗯。猴子，护城河边站着一个人（日本普化宗的僧人），头戴大笠，行迹可疑，你去试探一下。”

“好的。”

日吉丸马上站起来。

“等一下。绝不能用质问的态度对待那个人。”

“知道了。”

日吉丸莞尔一笑，并不直赴虚无僧拈立的护城河边，反而绕远路，从后门出去了。

不久，日吉丸出现在虚无僧后面的路上，好像要回庄邸的样子。

虚无僧站在护城河边的树下，手拿着尺八（表面无洞，背面一洞的日本独特的竹制竖笛，类似中国的箫），眼望着水面。他穿着脏兮兮的灰衣，满脸胡须，手脚黝黑，简直像个乞丐。

“叔叔，是不是肚子饿了？”日吉丸随便的打下个招呼。虚无僧凝视这一貌相奇异的少年，答道：“不……看看沟里的水而已。”

“叔叔，让我来猜猜你在想什么事情，好吧。你是不是在想，这条护城河已经将近十年没清浚了，泥土一定堆得很厚，有敌人来攻的话，绝不能发挥防卫效果，是不是？”

虚无僧一听，脸露惊讶之色，显然猜中他的心事了。

“孩子，你是这个庄邸内的佣人吗？”

“不，不是佣人。我是食客。”

“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不做野武士的部下。要嘛，就要选择一个能称霸天下的英雄。”

“哦！”虚无僧把日吉丸上下端详一番。

“你是武士吧。”日吉丸肯定地说。

虚无僧更为惊讶。

“你怎么知道我是武士？”

“那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你虽然把手脚故意弄脏了，但是耳朵却很乾净；虽然晒黑了，但手指却白白的，可见乔装虚无僧还没多久。还有，你胸膛稍斜，两脚分开而站的姿势，是准备躲闪暗箭来袭的。普通的虚无僧，望着水面时，只是俯下头而已。”

“哦，好可怕的眼力！我通过敌境数十里而来到此地，但从没被人识破……”

虚无僧真心赞叹。

“请问有何贵干？”

“我是美浓国（今岐阜县）领主齐藤秀龙的家臣，名叫难波内记。我奉命秘密拜会蜂须贺小六殿（武士间敬称，通常用“殿”），有要事面陈。能否请你转达小六殿？”

“啊，好的。”

日吉丸首肯之后，马上跑回去。小六正在书房内看书。

“头领，那个虚无僧是美浓领主齐藤秀龙的密使。”

“什么？你怎样知道的？”小六诧异的紧蹙眉头。

“那个虚无僧自己说的，所以准不会错。”

“对你这样的小孩，竟然吐露自己的秘密身分，真是呆子。……好吧，总要见个面。

带他来吧。”

“是。”

日吉丸再跑向护城河过去了。

美浓国的齐藤道三秀龙是当地最有势力的藩侯。

四十年以前，小六之父正利为蜂须贺家的当家主人时。某夜，发现护城河边有一个病倒的路人，像是正做武术修行的潦倒武士。正利是个心地仁慈的人，不但把他抱进邸内，还请医生为他看病。十天以后，他病好要离开时，并给了他旅费。武士在辞别致谢时说：“有朝一日若能得志而成为一国之主，必定报答厚恩。”

这位武士就是齐藤秀龙。成为美浓国领主的秀龙，未忘昔日之恩，每年送米和武器给蜂须贺家，已经连续送了五年。

听说秀龙派密使来，小六也猜不透究竟为了什么事。

一见日吉丸带着虚无僧到庭院里来，小六立刻从书房的平台走下来迎接。

“在下是蜂须贺小六正胜。”

“在下是秀龙家臣，难波内记。”

两人郑重有礼的见面。

“猴子，绝不要让人进入树林内。”

小六郑重的交待日吉丸后，带着难波内记进入庭院后面的树林里面。

林中的蜂须贺小六与难波内记做了什么密谈，日吉丸并不知道。他在林外，一边望哨，一边重覆咀嚼平日独自思考的事情。

“……我出生于贫穷、卑微的兵士之家，所以不能依赖家世求功名。藩侯之子可以继承为藩侯，我呢？不努力的话，连武士都做不成……何况，身上又一文不名……更糟糕的是，生在这种不打仗立功就不能出人头地的乱世，我却体小力弱，难望在战场中仗勇立功；学剑道也不易进步。不学无术，相貌怪异……到底我能做什么呢？……是的，我能做的，就是不论做什么，都要认真热心。是的，不论什么工作，只有一心一意努力的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成功。”

离家后的两年间，日吉丸流浪诸国，倍尝辛苦。他已经是一个有坚强决心的少年，而不是到处工作到处被逐的顽童了。

日吉丸气色爽朗的仰望高耸入云的松杉树上，小鸟正在宛啾鸣叫。再往上看，只见广阔的蓝蓝晴天，没有一片云彩。

“但愿我的心地，有如蓝天般清澈美丽。”

他边想边眯眼望着天空的时候，小六从林里出来了。

小六的神情非常愉快，两眼炯炯有神，壮志凌云。

6. 再度流浪

翌日，小六突然召集主要干部数十名开会密语，当天晚上，蜂须贺家

中武艺高强或工于谋略的人，陆续出发远行。日吉丸判断，小六必定与乔装虚无僧的密使已经有了什么协定。

三天后，日吉丸也被小六召唤。

“日吉丸。”

小六郑重的凝视着他说：“我觉得你聪明，所以有事相托。不知你肯不肯到美浓国一趟？”

“请问是什么差使？”

“告诉你实情吧。美浓的齐藤道三秀龙，和他的长子义龙非常的不和。”

“是亲父子吗？”

“是的。战国之世，习于骨肉相残了。”

“真令人厌恶。”

“再听我说吧。长子义龙从小就不受父亲秀龙喜爱，所以义龙愈长大愈恨父亲。身高六尺余的伟丈夫义龙，现在已继承为岐阜稻叶山城的领主，他的父亲秀龙则隐居于长良川对岸的鹭山城。自此以后，他们父子之间有如仇敌，义龙再也不听父亲的话。所以秀龙决心废除嫡子义龙，立次子孙四郎为稻叶山的领主。”

“就为了这一件事，秀龙，指派难波内记为密使来此地，是吗？”

“是的。我峰须贺家每年都接受秀龙的馈赠。这次被求助，势难拒绝。所以已经约定，由我峰须贺党潜入岐阜市街放火，等到城内一片火海的时候，秀龙既可越渡良川，一举攻下城池。怎么样，日吉丸？这是你立功的良机。你还是小孩子，比较不会被怀疑，就由你潜入稻叶山城内，一见城外市街起火，你就在城内纵火。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话，十五岁的你，立刻会被任用为堂堂武士！不要试试看？”

日吉丸俯首考虑。抬头时，眼里含着毅然不屈的神采回答说：“恕难从命。”他断然拒绝了。

“拒绝？为什么？不敢潜入敌方城内吗？”

“不，我一点也不怕。”

“那么……不想立功成为武士吗？”

“不，我很想早日成为武士。”

“那你为什么拒绝呢？”

“因为这个战争不正当。”

“猴子！要信口胡说。”

“不。父子相残之争，不论谁胜，都会留下后患。人民心中再也不会尊敬君主，而不被人民尊敬的藩侯，必定会被灭亡。一国或一城之主，必须以身作则，做臣民模范。

自古以来，有无子杀其父或父杀其子而兴盛之例呢？”

听到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小六哑口无言。

“我不想为了做武士，而屈就于不为臣民尊敬的君主。”

日吉丸陈述己见之后，站了起来。

“等一下，日吉！无论如何也不肯吗？”

“小六样，您想必还记得，我来贵邸前曾经言明不做家臣吧。”

“嗯……”

“叨扰之恩，终生不忘！已拒绝所托，不宜再叨扰，就此告辞。”

日吉丸遇到平台，跳下庭院后，头也不回地疾行而去。

“等等，日吉。”

待小六慌慌张张追出来时，日吉丸已远离庄邸了。

小六倾心于日吉丸光明磊落的态度，一点也不生他的气。心想，这孩子实非泛泛之辈，将来一定会名扬天下。

小六感慨的凝视着逐渐远去的日吉丸的背影。

7. 松下嘉兵卫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真难想像只穿了一件长棉袍的日吉丸如何在严寒中流浪诸国。

过年就是天文二十年（西年一五五一年）了。当时的日本，群雄对峙；小田原（神奈川县）有北条氏康，甲斐（山梨县）有武田信玄，越后（新潟县）有上杉谦信，骏河（静冈县）有今川义元，尾张（爱知县）有织田信长。

他们都在秣马厉兵，养精蓄锐，战火真可说是一触即发。

诸侯中，三河国（爱知县）的松平不幸战败，投降今川；所以少年领主竹千代（以后的德州家康）被送往骏河，做今川义元的人质。

当时，今川义元在群雄中的势力最强，随时可能上京都，取代幕府的足利将军，以掌握天下霸权。

日吉丸流浪诸国时，想必逐渐观察到当时的天下形势。

年已过，桃花初绽的时节，在滨松的一条道路上，时运不济的日吉丸，沿街叫卖。

“针啊——京都的缝针啊——”

道路两边有排列整齐的松树，连绵的田地里，有青青的小麦，有开黄花的芥菜、萝卜等等。

有一位衣饰华丽，带着随从的武士，骑着马过来。当他与日吉丸迎面而过时，注视着日吉丸的脸，不知想到什么，忽然勒住马缰叫唤：“卖针的。”

被叫到的日吉丸，郑重的低头行礼说：“谢谢。是否需要修补铠甲的粗针？”

“不买针。只是见到你长得有趣，所以叫了一下。”

“原来如此。”日吉丸很失望。

长久以来，日吉丸到处被人嘲笑，说是丑小子、猴面小子等等。所以他一肚子气，很想怒叱武士：“不要开玩笑，去你的。”

但是他忍下没说。

“卖针的。”

“是。”

“几岁了？”

“十六岁。”

“你的脸相很特别，依我看将来会成为大人物。你不是商人或农夫之子吧。”

“家父叫木下弥右卫门，曾在织田样手下做武士。”

“哦，你不想一辈子卖针为生吧。”

“是的。”

“那就跟我来吧。”

武士说完后，策马前驰。日吉丸毫不考虑的丢掉了针包，跟着武士后面跑。

日吉丸颇感兴奋。因为他的猴面异相而赏识他的，首先是蜂须贺小六，

其次是这位武士。这位武士名叫松下嘉兵卫之纲，是今川义元的旗本（诸侯直辖的武士，地位较高，有如清朝的八旗兵）。也是天龙川边，驿站马达的代官（幕府时代直辖领地的地方官，并管辖邻近几个村，权力很大，其职位有如现代的警察局长。）

日吉丸喘着气，跟在武士及随从的后面，来到面对大川的官邸门前。跃下马的松下嘉兵卫，回顾日吉丸，微笑着问：“你在这儿工作，想先做什么？”

“府上职位最低的是什么？”

“好像是马厩夫吧……”

“那就做马厩夫。”

“好吧。”

嘉兵卫命令他的随从带日吉丸到马厩。于是，日吉丸开始在武士家做事。

原来的马厩夫有两个，见到新人日吉丸来了，以一副老资格的身分颐指气使，下令道：“喂，小家伙。每天早上，在我们从马厩带马出去之后，你要即刻把马厩打扫干净，把马粪拿去丢掉。”

翌日起，日吉丸先独力扫除马粪，然后，汲水砍柴，清扫门庭。不论多辛苦的工作，他都卖力的去做。

日吉丸虽然如此努力，但是很不幸的，谁也不疼惜他。因为他清澈的双眸，带有智慧的眼光，常使得小心眼又善嫉妒的佣仆和兵士感到很不自在。

“那个家伙好像很认真工作，其实为人刁钻。”

“他心里好像很瞧不起我们。”

这一类的批评，愈来愈强烈。可是，日吉丸一直咬牙忍耐。只有主人松下嘉兵卫，每次见到他就关切的招呼，使他感到欣慰。

朝夕旁观年青武士们练武，以及晚上蹲在庭院里聆听嘉兵卫对家臣请解兵书，是日吉丸的最大乐趣。

两年过去了。

日吉丸仍然是马厩夫，也依然被其他佣仆颐指气使。但是，使日吉丸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临。

剑道名家正田小伯在周游列国做武术修行途中，来访松下邸时发生了一件事。

小伯是当时被誉为日本第一剑道家的上泉伊势守秀纲的外甥。所以，当小伯率领十三名手下来到的时候，邸内年青武士都雀跃欣喜，只是苦了日吉丸。

一行四匹马的照料、行李的搬运、宿舍的清扫、衣物的洗濯，以及杂差等等，都由日吉丸一手包办。所以四、五天以后，日吉丸已经精疲力尽了。

夏夜苦短，何况这几天夜里，日吉丸忙得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一天，日吉丸洗好十数套练习用衣后，因为疲惫不堪，终于在松树下梦周公去了。

很不巧，年青武士中武艺最好的横泽神五郎，正好经过树下，看见日吉丸在睡觉，认为他偷懒，不禁怒喝：“猴子！起来！”

神五郎踢了日吉丸一脚，使得他惊醒过来。

“呀，什么事？”

“你竟在白天高声打鼾，太不像话了。……来！让我好好锻炼你一下。”

神五郎紧抓日吉丸的手腕，日吉丸只好跟着走。

炎炎烈日下的空地里，年青武士们正以正田小伯及其十三名手下为对手，喊喝声中挥舞木刀和枪，勤炼武艺。

“猴子。木刀也好，枪也好，拿好了过来打！”

说了之后，神五郎用力推开日吉丸。

被推得摇摇欲倒的日吉丸，好不容易稳住脚跟，咬紧嘴唇，从地上捡起一把练习用枪。

“哦，猴子要向神五郎殿讨教了。”

“猴子，好好干。”年青武士们嘲笑着围观。

日吉丸已处骑虎难下的情势中，于是，他脸上露出坚定的神情。

“来吧！”神五郎握枪，摆好了架势。

日吉丸也持枪相对，向前滑进了一步……这时，他不知发现了什么，忽然仰望天空，叫了一声：“呀！”

神五郎不禁随着仰望。

良机不再，日吉丸厉喝一声：“呀——！”

用力刺出去的枪，结结实实的撞上了神五郎的胸膛。

神五郎仰天翻倒。

“卑鄙无耻！”

“打！”

围观的年青武士们，怒气冲冲，举起木刀和枪，正要围殴日吉丸时，自始至终，静观事态的正田小伯喝道：“等一下！”

他制止了围殴。

神五郎忍住胸部的疼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满脸通红，怒叱道：“猴子！你竟以诡计骗人上当，真是卑鄙！”说完，举枪欲刺。

正田小伯制止说：“不罢手吗？神五郎殿，是你输了。”

“但是，手段太卑鄙了……”

“横泽样，如果你在战场上因仰望天空而被刺死，你还能够骂别人卑鄙无耻吗？”日吉丸朗声回答，并接着说：“我认为谋略也属于剑道，所以故意仰望天空。”

“哦——确是妙计。但是，小子。”正田小伯凝视着日吉丸说：“计谋只能用一次而已。与其如此，不如专心锻炼，成为真正的武术家，以后，就可以凭实力胜人了。”

“道理确是如此。但是，要成为高手或名家，一定得终生苦练吧。”

“是的。”

“可是我身体弱小，就是努力一生，我的武艺恐怕也只及得老师的一半，我还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

“恕不奉告。”

“为什么？”

“怕您见笑。”

“不会笑的，你放心说吧。”

“真的不会笑我吗？”

“当然是真的。”

“那么我就说了。我想，与其成为枪剑高手，不如成为大将，指挥枪剑

高手作战。

如能成为大将，——恕我失礼——，像老师这般的高手名家，要用多少就有多少……”

日吉丸的话有如火上加油，使得年青武士们怒火冲天，有两、三个武士突然扑上前去。

“住手！”正田小伯喝道。

若非正田小伯大声喝斥制止，日吉丸恐怕已被捣成肉酱了。

那一夜，松下嘉兵卫召唤日吉丸。

“日吉丸。”

“是。”

“这儿有一点钱，你拿去。今夜就离开这里。”

“……是！”

跪伏的日吉丸，抬头看主人。

“离得愈远愈好。”

“知道了，您的高恩厚德，终生不忘！”

“日吉丸。不论到那里，要记得收敛你的才能。锋芒太露，易招人怨，惹来祸患。”

“是。”

“我早知你遭人嫉恨。但是，我认为有机会让你学习忍耐是很好的，所以一直假装不知道。……可是今天，你竟然大言不惭，犯了众怒。正田小伯殿偷偷告诉我，年青武士们愤怒得想杀死你，所以还是让你早点走比较好。日吉丸，你以后应该谨言慎行，不惹人怨，否则，有再高的才能也没有用。”

“是，您的忠告我将铭刻心中。”

日吉丸拭泪取钱后，叩头退出。

从后门偷偷离去的日吉丸，依依不舍的回顾，喃喃自语：“真是一位仁人君子！”

日吉丸是个知恩图报，不忘他人恩情的少年。心想，一定要出人头地，报答他的好意。

可是，如今又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日吉丸，何去何从呢？

日吉丸虽心怀大志，却只得在夏夜星空下，茫无目的地顺着天龙川，形单影只，疾行而去了。

第二篇木下藤吉郎时代

1. 织田信长

当日吉丸在诸国流浪的这段时间里，日本愈来愈乱，烽火连天，哀鸿遍野。

京都的将军足利义辉，被三好长庆控制，而成为傀儡。

甲斐的（山梨县）的武田信玄与越后（新泻县）的上杉谦信，在州中岛短兵相接，双方陷于苦战。

小田原（神宗州县）的北条氏康逐走关东地方的上杉宪政，扬威称霸。

在中部地方，毛利元就在广岛的严岛击败陶晴贤之后，气势冲天。

在东海道方面，骏河的今川义元带领十万大军，整军经武，正准备攻入京都打倒足利将军的计画。与今川义元旗鼓相当的是美浓的齐藤氏。齐藤的当家主人是杀死父亲道三秀龙的义龙。夹于今川与齐藤二强之间的，就是尾张的织田氏。

尾张名古屋城的领主织田信长，年方二十五，兵力至多三千，却能不被他国所灭而生存至今，可说是奇迹。诸国藩侯无不以为织田家迟早会被今川义元所灭。因为，他们都认为，织田信长自幼即我行我素，脾气暴躁，是个庸碌笨货。

这种说法，在流浪中的日吉丸当然也听到了。日吉丸的父亲木下弥右卫门曾仕于织田家，而日吉丸自己也曾经是个被认为无可救药的顽童，如今风闻信长公是个我行我素之人，虽然，大家认为他很平庸，他却很想见一见他。这个愿望居然实现了。

永禄元年（西元一五五八年）夏的一天黎明，乞丐模样的日吉丸，坐在尾张国庄内川的河边，腿上放着装饭团的荷叶包，呆呆望着旭日下美丽的河水。

“咦？”

日吉丸抬起头来。因为忽然听到一阵战斗喊声。

河边有一群骑士奔驰而来。日吉丸不禁张大眼睛注视。心想，是织田家年青武士的马战训练吧。回头一看，又有一骑队如旋风般疾驰而来。

喊叫声，铁骑声与战鼓声响成一片，两支骑队在日吉丸隐身的草丛前相遇。双方都手持竹枪，互刺互打，激烈挥舞，不像训练，倒像实际作战。

其中，有一位内着白绢上衣，外被革甲，腰佩赤红鞘长刀的年青武士，尤其勇猛。

竹枪灵活的左右挑刺，并且大叫：“敌方大将！有种的来和信长单打独斗！”

草丛中的日吉丸，不禁伸长脖子来看。他看到了一个气宇轩昂，相貌不俗的人，那个人就是信长。他想，这样的人实在不像庸碌之辈，一定会成为威震一方的大将军。

“来了！”

对方大将跃马袭向信长。

“看枪！”

日吉丸原以为信长要刺对方，没想到竟用竹枪横扫。可是对方的大将武艺高强，闪电般挑起信长的竹枪，并将之打落。信长急忙去拔腰间的长刀，但已来不及了，胸膛中了一枪，从马上翻落水中，溅起一片水花。

日吉丸心中大呼厉害。想不到训练时竟有家臣敢将君侯刺倒，落入水中。

全身淋湿，从水中站起的信长，露出皓齿，哈哈大笑，大声说：“权六！打得好，竟把我刺落下来。我输了。”

看到他们君臣都如此勇猛而豪爽，日吉丸心仪不已。

刺落信长的是柴田权六，即以后的柴田胜家。

“权六，明天要赢给你看。”

信长扬起眉头说了之后，就飞跃上马。

权六马上大喊：“主上回城！”

这场争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跌落水中，但都高声大笑的上马，排好队伍后，就整齐的跑起来。

日吉丸认为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立刻从草丛中飞跃出来。他高举双手挥舞，大声喊叫，紧张得自己也不知在叫喊什么。

真是拼死冒险！

信长勒住马缰，紧蹙双眉，怒目注视日吉丸说：“什么人！”

信长怀疑他是化装成乞丐的敌国间谍。

“拜托！拜托！”

拼命喊叫，奔向信长的日吉丸，两眼发红，闪着泪光。加上脸像猿猴般的异相，信长不禁一惊。

“何事相求？”

“请让我做你的家臣。拜托！我甘愿从兵士做起。”

一个年青武士大喊一声：“梦想！”并用竹枪从后面打倒恳求中的日吉丸。可是，跌倒的日吉丸，又立刻跳起来。第二枪正要挥下的时候……

“住手！不要打！”

信长制止了。他似乎看出日吉丸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什么理由呢？快说！”

“谢谢。小的名叫日吉丸，想跟随能称雄天下的贤主，因此周游列国。来到此地后，就极想见主公一面。机缘凑巧，今天竟得见尊颜，深感主上确实是小的愿望中的贤主。

因此不揣冒犯，请求录用。敬请捡起小的一命，小的甘愿效忠。”

“日吉丸！”

“是。”

“你的武艺如何？”

“武艺低劣。”

“学问呢？”

“没有学问。”

“才智呢？”

“自认并不优于他人。”

“那，你究竟有何专长？”

“并没有什么专长。”

“哦！很老实嘛！那你凭什么追随我呢？”

“真心。”

“真心？”

“是的。为主上不辞一死的真心。”

“哦！这倒是可取之处！好吧！到城里来吧。”

“是！”

日吉丸大喜过望，为自己的光明前途兴奋不已。

2. 初上战场

一年过去了。

日吉丸奉准把姓名改为木下藤吉郎，担任草履夫（随仕主人，处理杂务）。

这段期间，织田信长从名古屋城迁往清洲城。名古屋城则命令手下大将林美作镇守。

那一年八月的一天深夜，突有使者骑马飞奔到清洲城。信长叫使者进入寝室，一听是林美作叛乱，立刻从床上跃起，匆忙地穿好甲冑，手持长枪，奔向城门。

信长身后，连一个家臣也没跟上。可是一到城门，却有一个兵士牵着信长的爱马，边跑边喊：“主上，马来了。”

信长见到有人竟比自己早出来，甚为惊异，一跃上马就问：“是谁？”

“是木下藤吉郎。”

“猴子啊。”

仔细一看，他竟已穿好兵士的甲冑。

“你怎知道我要出战？”

“使者的样子杀气腾腾，想必是从战场来的。因此我推想，主公马上要挥军出征。”

“很好！猴子，来吧。你初上战场，好好打仗建功。”

信长和藤吉郎在黑暗中已经走远时，才见装束齐备的武士，三十骑、五十骑、七十骑的从城里争先恐后的奔驰而出。

叛军正在进攻名冢地方的岩寨。

信长单骑驰入叛军阵中，大喝：“叛贼！信长在此！谁敢上来？”

信长威风凛凛的喝声，响彻四方，战场即时静肃，停止战斗。

叛乱瞬间平息，仓惶逃跑的林美作，被木下藤吉郎，一枪刺毙。

“林美作的家臣听着，只要悔改，绝不追究。”

信长宣布后，随即掉转马首，回清洲城。

一个薄雾缓缓飘散、清爽的黎明。

木下藤吉郎跟随在信长后面，信长回头呼唤：“猴子。”

“在！”

“你做草履夫实在可惜。即日起晋升你为武士，管理马匹事务，薪俸三十贯（当时钱币的最大单位），迁居武士住宅。”

“呀，谢谢主公！”

藤吉郎仰望黎明的乳白色天空，心中默告母亲，他终于成为武士了。

那时，藤吉郎是二十三岁。

藤吉郎成为年龄最小的武士迁入武士住宅后，马上雇用老妈和男佣人，并且到邻近的各武士家打招呼，然后到清洲城街上游逛。

他在估衣店前见到了桐叶纹样的战袍，买下来后即刻穿上。边走边想，母亲如能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不知多高兴！

迎面而过的商人和农夫，都向藤吉郎敬礼。

藤吉郎来到护城河边，仰望高耸的城阁，不禁回想起十年前的自己。

“……是的，我就是在这里连车一起被武士踢倒的。当时发誓，绝不做商人而要做武士！而今已如愿成为武士。可是绝不能自满，还要努力，要更加努力！”

藤吉郎深自警诫，勉励着自己。

3. 修城立功升任队长

那年的二百十日（日本的节气名，在立春后的第二百一十天，常有风灾）有强烈台风来袭，清洲城墙崩毁了两百公尺以上。

信长马上召集木匠、泥水匠及石匠等数百人，开始大规模的修复工事。

堡事虽已进行了二十多天，但是进度缓慢。这是需要叠置大方块岩石的艰难工事，所以人们都认为耗费时日是当然的。

“喂，等一下！”

站在工地高处的监督官山渊右近，大声叫住路过的藤吉郎。

“请问有什么事？”

“你一边看工事一边嗤笑，是什么意思？”山渊右近咄咄逼人地问着。

右近是织田家重臣鸣海城主山渊左马介义远的长子，地位比刚做武士的藤吉郎高得多。

藤吉郎只是默默地仰视右近。

“说！你为什么嗤笑？”

藤吉郎不答，反而哈哈大笑。

“放肆！讨死！”

右近满脸赤红，手握刀把。藤吉郎却镇定如常，严肃的说：“山渊右近殿，你真得不知道在下为何而笑吗？”

“……”

“清洲城四面临敌。东有今川义元和武田信玄，北有斋藤义龙和朝仓义景，西有浅井长政，南有松平氏康，皆非等闲之辈。当此织田家危急存亡之秋，城墙却毁于台风，若今日或明日，有敌军大举来攻，请问如何抵抗？可是，工事虽然已进行了二十多天，却只完成三分之一。这么怠慢，怎不令人嗤笑？”

藤吉郎口若悬河，头头是道的一番话，震慑了对方。

“在这个乱世，筑城时应该遵守三个原则。第一要保密，尽早完成。第二、城地要以坚固为上，外观美丑次之。三是工事进行中，必须严防敌人突袭。可是，这次工事完全没有依照前述之原则进行。进度缓慢，又没有计画；城墙随意修补，工地处处杂乱。

在下藤吉郎如果是敌方间谍，马上会通报，趁机来袭的。”

说完，他就丢下哑口无言的右近及工头等人，昂首往城外走去了。

翌日，藤吉郎进城拜候信长时。

“藤吉郎，听说你对城墙工事有点意见，是吗？”

“啊，主公已经听到了。”

“今早山渊右近对我说了，并且坚持要我处罚你。但是，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诚感惶恐！”

“藤吉郎，我认为你不是信口开河的人。……你有把握在几天内修好城墙？”

藤舍郎低首沉思后回答：“三天。”

“哦！只要三天……”

信长以及左右的重臣们都不禁愕然。

即使任命筑城经验丰富的人来监工，不论如何估计，也要十天以上，而毫无经验，年纪又轻的木下藤吉郎，竟说只要三天就能做好。

“好！试试看。可是，不能如期完成时怎么办？”

“当即引咎切腹。”

藤吉郎很有自信的发誓。

当天，藤吉郎出城的时候，好友前田犬千代（即前田利家）从后面追上来，担心的问：“喂，真有把握吗？”

“放心，等着瞧吧。”藤吉郎笑着回答。

木下藤吉郎代替山渊右近的消息，即刻传抵工地。工头们议论纷纷，猜测着猴脸矮子会有什么绝招。

藤吉郎到达工地后，立刻召集工头—微笑着宣布说：“今天起，由我木下藤吉郎来执行工事，希望各位多多协助。我特别要声明，我已和主公约定，

三日内完成工事。三日内不能完成，我就切腹，我当然不希望如此，所以希望各位尽力工作。”

工头们听了之后，相视冷笑。心里都在想：这个人怎会和主公约定三日内完成，而且不但不担心，反而一副满不在乎，高高兴兴的样子，一定是疯了。

工头们随即回到各人的工作场地，开始工作。但是，很显然的，他们工作起来比山渊右近监督时更为怠慢懒惰。

不知为什么，藤吉郎既不督促，也不叱责。到了黄昏，工作时间将要完毕的时候，藤吉郎突然大声下令：“全体到广场集合！”

大家心想，要被责骂了，工地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工人们抱着不安和恐惧的心情，陆陆续续到广场集合，没想到，广场的地上铺着席子，席上备有丰盛的酒菜。

藤吉郎仍旧笑嘻嘻的说：“今后三天，大家都得努力的劳动。所以今天晚上，就请大家好好吃喝一顿，养养气力。”

工人们对于自己的怠惰已感内疚，又见到酒菜非常的丰盛，不禁大为感动。心里都在想，真不好意思！

看见大家犹疑踌躇，藤吉郎拿起酒壶说：“不要客气。喝了，喝了。喝了之后，要唱要跳都随便。尽情享受吧。”边说边绕场替工人斟酒。

不久，大家看出藤吉郎的诚意，场面也就逐渐热闹起来。

藤吉郎自己也喝得脸都红了，开自己的玩笑说：“怎么样，我的脸愈来愈像猴子吧。”说完了，拍拍工人的肩膀，哈哈大笑。

月亮已高挂在天空，大家也都吃喝得差不多了，藤吉郎来到工头们的席位，坐好后开口说：“请大家听听我的话。”

他的语调是正正经经的。

“我不知道你们抱着什么想法来修筑城墙。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为了保护你们的家族、房子以及土地，这个城非修筑得坚固不可。如果城墙脆弱，一旦受敌军攻击而被攻陷，结果将如何呢？想想看，如果织田家灭亡了，城街、领土被敌军的铁蹄蹂躏，哭父叫母的孤儿，无处容身的老人，无力逃亡而惨被杀害的人……你们也必定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吧。你们忍心让家族遭受这种悲惨的境遇吗？当然不忍，那就得把本城修筑得有如铜墙铁壁，不论有几万大军来袭，都能屹立不动，稳如泰山。”

藤吉郎的这席话，语声铿锵，态度恳切，深深地打动人心。

工头们都正襟危坐，仔细倾听。如今已经无人对藤吉郎有反感了。

“与其先盖好自己的房子，不如先把城池修筑好，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反感，这一点我是不会计较的，但若因此而怠忽工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城池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主公一个人的，而是全体百姓的。”

当藤吉郎说到这里时，工头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突然悲痛的说：“大人！是我们不好，尚请宽恕。”

他叩头之后，接着又说：“大人的一席话，使小民觉得以前实在很愚昧！小民等是故意怠工的，小民甘愿担负此罪。但请大人不必等到明天早晨，今夜此刻就开始赶工吧。”

他抬起头，泪流满面的望看大伙儿说：“大家愿意么？”

大家都异口同声喊赞成。

藤吉郎以平静的语气说：“我知道你们是被山渊右近教唆怠工的。”

“大人所言正是，但如今完全觉悟了。请逮捕小民。是小民被山渊样秘密嘱咐，要大家怠工的。”

“那现在你就告诉大家努力工作吧。”

“是，是的！”

“大家都明白了，我很高兴。喝啊！喝酒唱歌，再去工作！”

于是大家一齐举杯，并齐唱赞美清洲城的歌谣。

唱完后，齐喊一声：“走呀！”

争先恐后，赶赴工作场地。

三天过去了。

预定完工的那一天清早，信是带着随身侍从三、四人，来到工地。信长不禁惊叹地叫一声，只见城墙已经完成，工地整理得乾乾淨净。

“好家伙！竟然完工了。”

信长到城墙上观看时，发现濠边倒卧着数百个工人。不问也知，那是三日三夜不眠不休，如今怀着完成工事的喜悦，刚进入甜蜜梦乡的一群工人。

“啊，木下藤吉郎来了。”

为好友的成功感到高兴的前田犬千代，边说边指着大门前的桥。

和工人一起工作的藤吉郎，浑身泥汗，信长举手招呼桥上的藤吉部说：

“藤吉郎，做得好！”

藤吉郎一听，先敬了个礼，然后跑到信长面前。

信长问道：“我想增加你的俸禄。要多少？”

“主公，与其加禄，不如加入枪兵队。”

枪兵队是与火枪队一起站在最前线的精兵部队。

“好，就编入枪兵队。俸禄百贯，率领兵士三十名。”

“敬谢主公！”藤吉郎跪谢信长。

终于如愿成为一队之长了。一年前还是草履夫的藤吉郎，多渴望成为枪兵队长啊！

而被替换的山渊右近，竟于当天逃亡。数日后，急信来到，报告右近之父义远在鸣海城造反。

右近之父义远早就想归顺今川义元以谋反，所以密令其子右近设法延迟城墙工事，以便整备军队突袭清洲城，一举击灭信长。

山渊父子的反叛使信长大怒，立即亲率两千名部队袭击鸣海城，仅仅一天的功夫即将该城攻陷。山渊父子战死。

4. 深夜之舞

早就计画进攻京都的骏河国领主今川义元，终于在永禄三年（西元一五六〇年）五月一日出兵。

今川军进攻京都，一定要经过织田信长的领土，信长当然不会任其通行。但是今川义元很有自信，他认为信长一旦听到四万大军压境，就会从清洲城逃走；即使不逃而反抗，他也可在一日之内歼灭信长军。

今川大军来袭的消息，传抵清洲城的那一夜，城里仍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动静；可是听到消息的老百姓，却惶恐不安；对于信长军毫无举动，深感讶异。

翌日，城里仍然没有宣告要避难或准备打仗。所以，不安之中，商人

仍开店做生意，工匠工作，农夫耕田。

城里的大堂内，重臣以及全国武将，彻夜开会商议。可是偏偏不见最要紧的信长。

信长昨夜得到这个消息后，面不改色，只是喃喃自语：“终于来了！”

进入寝室后，大概是安然入睡了。今晨则悠哉游哉的在庭院里散步。

大堂，还有连接大堂的一个一个的房间里，坐满了织田家的武士，焦急的等待信长出来，等得脚都坐麻了。

藤吉郎坐在离大堂很远的房间里的角落。

好不容易捱到近午，信长终于进入大堂。

信长一就座，立即乐观的说：“大家不必愁眉苦脸。人生不过几十年，和天地之悠悠比起来，真像一场梦。人生在世有生必有死，大家如果这么想，一定随时可含笑面临死亡。”

但大家都不做声、连一个咳嗽声也没有，只是一片肃穆。想到主公决心战死，有谁能开朗！

“主公……”重臣之一忍不住说了，“有消息报告，今川军四万，已经攻破丸根及沓挂的岩寨。”

“哦……。”

信长一直凝视着天花板。

丸根和沓挂的岩寨已被击破的话，今川的大军就可毫无阻碍的通过尾州平原，直攻清洲城。

“而清洲城只有不足三千的士兵，有如怒涛中的小舟……”

“住口！”

信长突然叱喝。

“我迟迟不来大堂，就因为不想听战败论者唠叨不断的悲观论调。……在座有没有认为信长军会不战而降今川义元的？有这种想法者，可立即离开此地，投奔其他藩侯。……信长一定要战！一定与义元决战！”

信长起立，严肃地宣布决心。

仰望着信长英姿的藤吉郎心想，这正是我愿意为他奉献生命的藩侯啊。想着、想着，不禁热血沸腾。

大家都以为，接着应该讨论如何应战，是守城以待呢？还是决战于平原泥？那知信长竟说：“各位昨夜不会休息吧！看来一脸倦容，都回去睡觉好了。”

武士们不禁愣住了，可是信长已经头也不回的走出大堂。众人只好遵从命令。

那一天深夜，信长醒来后叫道：“有谁在？”

杉户应声拉开门，一名侍卫手捧烛台进来。

“主公醒来了吗？”

“嗯。拿甲冑来。马也要上准备好。还有，拿吃的来。”

“是。”

信长吃完饭后，命令道：“去拿那个叫鸣海泻的小鼓来。”

信长接了那个有名的小鼓后，随手敲了几下说：“深夜的鼓音，格外悦耳，替我敲鼓，我来歌舞一曲。”

“遵命。”

侍卫是位名鼓手。

信长起立，“飒！”一声打开摺扇。

名鼓鸣海泻，响起悠扬清晰的鼓音，从静悄悄的清洲城内，传到满布星星的夜空中。

……

人生五十年，
轮转变化中，
短促如梦幻。
天地之万物，
无有不死灭。

信长朗朗高歌，悠悠旋舞。

这是将赴战场决战，视死如归者的歌舞，舞姿显得崇高优美。

信长舞毕，杉户即时拉开门，一身披甲冑的年青武士跪伏报告：“主公，马已备好。”

“哦，是藤吉郎。”

信长随手施开摺扇，迅速披上侍卫提上来的甲冑。

“如听到余战死的消息，即刻放火，把本城烧尽。”

“遵命！”

侍卫应答后，一直跪叩。因为泪流不止，不敢抬头望主人。

时为永禄三年（西元一五六〇年）五月十九日黎明前。

5. 胜败之转机

黎明前的星光中，信长胯下的白马，在道路上奔驰如风。后面跟着木下藤吉郎率领的枪兵队，唯恐落后地快步跑路。

信长已经决心不辞一死，迎战强敌。为保卫自己的乡土而牺牲的行为，正合大丈夫的愿望。

忽从一个路口，响起一阵叫喊声，口口声声：“哦！主公！”

信长未曾驻马，只是大声喊问：“是谁？”

“柴田权六胜家，率一百六十骑随驾。”

“跟来！”

又一路口。

“主公！森可成率一百二十骑来了。”

“好！随后跟来！”

如此，一百骑、二百骑的兵士纷纷加入行列。东方的天空变成乳白，晨雾缓缓流散，而跟随信长身后的将士，已达三千多骑了。

这支匆促成军的队伍根本无所谓阵形。那有时间排成整齐的出征行列呢？当路边民房里的百姓，被噪音惊醒，慌忙睁开睡眼，往外探看的时候，大军已扬尘而去了。可见，行军的速度是多么快。

当信长在热田神宫前勒马停蹄的时候，四周围已被初升的旭日照得明亮了，老杉树梢上，早起的乌鸦在热闹的啼叫着。

信长跃下马，走进神社，来到正殿。神宫的奉祀官出来迎接，呈上祭酒。信长举杯喝乾祭酒后，跪在神前，高声拍手，祈祷说：“吾土的守护神！敬祈观览我卫士之战！”

信长既不祈求胜利，也不祈求庇佑自己的生命，只对神誓言尽力作战。

走出神社，跨上爱马的信长，对三千余骑部下宣布：“永禄三年五月十九日或将成为信长以及你们众人的忌日。你们一直没有享受，只有苦劳，如

今尚未酬报反要下令拚死一战，实令信长于心不忍。所以，如有不想死的，不必顾虑，可立即退出，决不追咎。

你们认为如何？”

“主公！我等愿随主公赴汤蹈火！”藤吉郎大声答应。

全军随着附和。

信长于是把马首转向东方，挥鞭前进。以三千余骑的兵力，进击四万大军。

鹭津和丸根的岩寨已陷入敌人之手。

信长经丹下岩寨，走到善照寺岩寨，就在那儿观察敌方形势。

黑末川经过山麓，弯曲的流向伊势湾。中途汇入天白川的河口处有鸣海城，已被敌将冈部元信占领。

从黑末川上游直下南方的山野，到处都是敌方兵马。根据判断是敌方猛将朝比奈主计及三河国松平元康（德川家康）的军队。

但不知道今川义元的本营已推进到那里。

信长回头问：“佐佐政次在不在？”

“在。”

“即刻率领三百人攻击鸣海城。余则趁隙越渡黑末川，突破朝比奈及松平两军，直入义元本营。”

“遵命！”

佐佐政次马上率领敢死队，由善照寺后山坡顺势而下，有如一股黑旋风，突袭鸣海城。

信长也大叫一声：“走！”

忽然，藤吉郎从后面草丛中跳出来，站在信长马前说：“主公！请等一下。”

“为何阻挡？”

“主公！尚不能确定今川的本营是否在黑末川对岸，请暂时等待。”

“等待何事？”

“在下已命令一名兵士化装为农夫，去探索敌方本营，请等探兵回来。”

信长很欣赏藤吉郎脑筋的灵活。

“好，就等吧。”

此时鸣海城方面响起了突击的喊杀声。过了些时候，敢死队中，仅有二、三名兵士，浑身血迹，跑回来报告说：“佐佐政次殿等都已战死。”

信长听了，愤怒得唇颊微微颤抖，悲痛的说：“都已死了？”

接着脸露坚定的神色，大声下令：“藤吉郎，不能等了！让敌人看看信长的厉害！”

大家跟来！”说完，就要驰下山麓。

藤吉郎大叫一声：“主公！”奋不顾身，上前阻挡。这时候，道路上箭般飞来一骑，藤吉郎即刻报告说：“主公！探兵回来了！”

“哦！”

人影愈来愈大，毫无疑问地，是农夫打扮的藤吉郎部下。

焦急的藤吉郎，一见部下从山坡驰上来，就急忙把他拉下马，带到信长跟前。

“如何？查到义元本营了吗？”

“是！敌军临时改道，目前本营在桶狭间的山丘上，正在休息。”

“哦！”

听到消息的信长，不禁大呼：“在桶狭间呀！真是天赐良机！”

在此以前，信长只是想奋战到底，不计胜负。如今听到敌军大本营驻扎于桶狭间，直觉到能打胜仗了。

从善照寺到桶狭间的山道极为隐蔽，如果潜行到敌军大本营所在地的山麓，就能对敌人突袭，冲入大本营，即使敌军十倍、二十倍于我，杀取义元首级也并非不可能。

信长不禁莞尔一笑。

6. 桶狭间之役

幸运之神对织田信长微笑了。

太阳将西下时，天空忽然电闪雷鸣，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若非这种天候，不论如何偃旗息鼓，信长的三千余骑，仍不免被今川军发现。如今，似有天助，全军得以迅速前进。

信长下令：“马伤了脚就放弃，军旗缠上树枝也放弃，只要有枪刀即可。我们的目的是敌方大将今川义元的首级。即使全军覆没，也必定要斩取义元首级！”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根本无路可走，全军将士自己开路，涉川越岭，逼近桶狭间。

狂风终于召来暴雨。天昏地暗，雷鸣轰然，大雨倾盆。

信长淋着雨，高声大叫：“天佑我！”

跟在后面的藤吉郎大声报告：“主公！那边就是大本营，”

眼前崖下是在豪雨中显得白蒙蒙的沼泽，再过去就是隆起的丘陵，名叫田乐狭间。

闪电中依稀可见陵上有营帐、旌旗以及马群等等。

“冲呀！”

号令一下，三千余将士冲下野草丛生的山崖。

冲锋声震撼了山谷，也压过了雷鸣和豪雨声。

今川的本营中，这时正在吃晚饭。织田军从四周草木中冲出，使全营陷入难以形容的大混乱。今川军的多数将士，还以为军中有人叛乱呢！而织田军则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喊杀声中，只见血肉横飞。

今川义元逃到一棵大树下，不知所措，很难相信这是事实。义元身边的诸将，也不知如何是好。

在他们周围，只听织田军将士们口口声声喊叫：

“今川义元，出来一战，我是织田家的柴田胜家。”

“出来！骏河的统帅！织田旗下的前田犬千代在此。”

义元至此方才醒悟，愤怒喊道：“可恶的信长！竟敢来偷袭！”

这时，藤吉郎大叫：“哦！在那棵大树下的就是今川义元殿！”

织田家的勇士们一听，都冲向大树。

今川诸将也拚死抵抗。

兵刃相接，冲撞乱斗。只见，人影一个一个的倒下，草木都染红了。

狂风骤雨中的大混战，其惨烈真难以言词形容。

义元砍杀了三、四个人，正想喘一口气的当儿，一武士叫喊：“今川殿，毛利新助秀高来取首级。”

喊声中枪如闪电般刺出。

“呀！”

来不及闪开，被枪刺到腰部的义元终于跌倒在地上。

见到这一幕的藤吉郎，大声叫喊：“敌我双方都听好！今川义元的首级，已被毛利新助取得了。今川义元已经战死了。”

胜败已定。

雨也停了。

信长手提血刃十余人的长刀力，喃喃自语：“我胜了！这该归功于奋战的将士们。

信长幸有如此忠勇的部下。”

在震撼田乐狭间的胜利呼声中，信长神采焕发的率众归城。

看着信长英姿的藤吉郎，心中又不禁庆幸自己得仕贤主。

7. 枪术辩论

由于桶狭间的大胜利，织田信长已被诸侯视为后生可畏的大将。但是，今川义元灭亡之后，他仍丝毫放松不得，因为周围都是敌国的织田家，前途仍布满荆棘，不知有多少战争在等待着。

敌国中最可怕的是美浓的斋藤家。另外三河国冈崎城的松平元康（德川家康），虽只有二十岁，也是个不可轻视的人物。他在桶狭间之战中担任今川军先锋，攻陷了织田家鹭津和丸根的岩寨，骁勇善战；而在听到义元战死之后，又能立即引兵退回三河。

信长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与斋藤决战之前，应先与松平元康缔结盟约，于是派遣使者到冈崎城。

永禄五年（西元一五六二年）元月，松平元康接受信长邀请，率领百余名家臣来到清洲城。

信长出城迎接，和颜悦色的招呼寒暄。元康也一团和气，频频道谢。

站在远处观望的藤吉郎，不禁又立下大志，有朝一日一定要成为一国之主。

这一年，织由信长二十八岁，松平元康二十一岁，而木下藤吉郎则是二十六岁。

当时恐怕没人料想到这三个人——信长、藤吉郎（秀吉）、元康（家康）——会先后成为掌握天下大权的将军吧。

织田家及松平家的家臣中，或许有人会认为自己的主人将称霸天下。可是又有谁想到，枪兵队长木下藤吉郎竟会位极天阁呢？

元月间，欢迎元康的贺宴，盛大的连开三日。

藤吉郎娶弓箭队长浅野又右卫长胜之女宁子为妻。

婚前藤吉郎曾寄信到家乡中村，请母亲务必参加婚礼，但母亲却自认是农家妇，恐怕影响到藤吉郎的面子，所以不来参加。

藤吉郎不禁为母亲的关心与顾虑而流泪。婚后第一天，就对宁子说：“母亲大人虽是农家妇，在我心目中却是日本国最好的妇人。我想迎母亲来奉养，希望你事事以母亲为先，孝顺为要，我则可置于其次。为夫的所望于你的，如此而已。”

“是的。”

宁子跪伏，叩头答应。以后，宁子果然不负夫托。当藤吉郎出征不在家时，克尽妇道，孝养婆婆奈加。

藤吉郎虽依例有婚假三天，但完婚翌日即登城服勤。这一天恰逢信长

命令手下武艺高强者，演练枪术、剑术给元康观赏。

约有十数人，依次演练武艺，其中最得众人赞赏的是新近录用的枪术家大泽主水。

酒筵时，信长问大泽主水说：“大泽，枪是长的好还是短的好？”

“臣认为枪是短的好。”

“什么理由？”

“枪是七尺（约二公尺）的话，往前伸刺较易，挑拨对方武器也自如，甚是便利。”

可是枪长一丈（约三公尺）以上的话，前刺时不易用上力量，挥打也颇不便。所以认为枪长七尺最为适宜。”

带着微笑，听了大泽主水充满自信的答话之后，信长环视众人，问道：“有没有反对大泽意见的？”

大泽主水是枪术名家。如果因为提出相反意见，而被命令与其交手，就进退两难了，所以众人都默不作声。

信长再问的时候，末座有人大声说：“主公。不才木下藤吉郎，绝对反对大泽主水殿的意见。”

“哦，是木下啊。”

信长莞尔一笑。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藤吉郎身上，心中却多在嘲笑他口说大话，交手时恐将被大泽主水痛击一番了。

藤吉郎起来，到了信长跟前。

“藤吉郎，说说你的理由。”

“道理很明显，面对面相冲刺的时候，长的比短的有利。”藤吉郎轻松的回答。

“木下殿到底用过长枪没有？在下虽不才，却也身膺织田家枪术指导，又曾周游列国，以短枪会过各地武术名家，结果认为短枪远比长枪好使用。请木下殿再把理由进一层说明清楚。”

大泽主水愤然反驳。

藤吉郎和颜悦色的回答：“理由仍如前述。长的比短的先到，当然是长的有利。”

“不，绝对不是。在下积二十年经验，认为短枪好！”

微笑静听长短枪辩论的信长，下令说：“好了，大泽主水认为短枪好，木下藤吉郎说长枪有利。现在，两人各带五十名兵士，训练三天之后，两队交手看看。主水方一律用八尺竹枪，藤吉郎方一律用一丈八尺竹枪。”

不知何故，松平元康一直注视着藤吉郎。元康是否已看出藤吉郎是个英雄人物呢？

事后，元康确曾对亲信部下酒井正亲悄悄私语：“木下藤吉郎是个不可轻忽的人物。”

8. 殿前比武

大泽主水带了拨为自己部下的五十名兵士到家里，就立即在庭院开始严格的训练。

愤怒的大泽主水，很想藉交手的机会把面目可憎的木下藤吉郎打得半死，所以仔细的教授枪法，说：“对方的枪长是我方的两倍以上，所以要冲刺又冲刺，迫近身刺倒对方。”

他并且决定，尽量减少休息，三天连续不断的练习。

可是一般的兵士从来没有用过枪，所以一拿枪就觉得手足无措。不论如何仔细的说明和示范，架枪、刺枪等动作总是学不上来，笨手笨脚的。偏偏主水想在三天之内训练得能如意用枪，一见姿势不对就骂，太笨的甚至用竹枪责打。弄得兵士们愈来愈惶恐失措，几招基本枪术都学不好。

到了第三天，五十名兵士都已精疲力尽。主水见到训练结果很不如意，怒气冲天。

长枪组的五十名兵士第一天报到集合的时候，藤吉郎已在宅内备好丰盛的酒菜，他说：“大家辛苦了，今天就请大吃大喝一顿。”于是自己先吃喝起来。

兵士们本以为是要来接受严格训练的，虽感意外，还是高兴的接受了招待。藤吉郎只叫他们尽情吃喝，好像把枪术比武，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众兵士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次日一早集合后，藤吉郎命令各人手持丈八竹枪到河边，可是并不训练。有人说：“木下样。对方昨天就已开始严格的训练了。”

“啊，是嘛？”藤吉郎只是点点头，仍悠哉地看着天空。

有人等累了，催促说：“可以开始练习了吧。”

藤吉郎却满不在乎的回答：“哈！今天是寒冬里难得的暖和天，就在这里睡个午觉吧。你们平常总是忙忙碌碌，难得如此闲暇。今天就放松放松筋骨好了。”

到了第三天，藤吉郎才将五十个人分成三队，排好后说：“我绝对有把握击败大泽主水，你们只要照我的命令行动即可。枪的使用技巧，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也不必知道。”

训示之后，他接着说明战术：“左右各为十六人，正面为十八人。正面的一队先攻敌，与敌方枪相接前的一瞬，我会举扇号令，左右两队即时从两侧攻击，而正面的一队，则分成为九人的两小队，转到左右两队的侧面。如此依扇子的指挥来行动。”

藤吉郎说明完毕。就开始指挥兵士演练。兵士们见到藤吉郎的摺扇一挥，即分左右前进，见到摺扇一合，即刻后退。藤吉郎有如以丝线操纵傀儡，指挥自如，阵式的变化远比奥妙的枪术容易学习。

比试当天，万里晴空，几只老鹰在天空翱翔。织田家宽敞的练兵场正面，搭有一紫色帐幕，信长与元康并坐其中，列席左右的还有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等重臣。数千武士也整齐的列队参观。

三声大鼓一响，大泽主水率五十名部下从右帐入场，左帐中则出现木下藤吉郎的队伍。

一方挟八尺竹枪，另一方用丈八竹枪互相对峙着。

裁判官大喊一声：“预备！”

大泽队队员各以各的姿势架起竹枪来，毫无阵形可言。木下队则中间十八人成一列演队，把竹枪水平的架齐，左右各有十六人一行的纵队，成为亡字阵形。

大泽主水一看，大吃一惊。他原先以为双方一开始就冲锋，成为一对一的乱军之战，如此则短枪必利于长枪，没想到木下队却以整齐的阵形应战。

大鼓又响了一声。

“比试开始！”

大泽队在大喊声中，各自冲锋。木下队却一声不响，动也不动。

当大泽队冲到木下队前方约五十公尺时，藤吉郎摺扇一扬，中央横队即刻齐步前冲，枪尖相触的一刹那，木下队齐喊一声，奋力刺出长枪。

毫无阵式的大泽队，一见密密麻麻的十八支枪刺来，不禁心慌胆怯，只顾闪躲叫喊，不敢进击。

一丈八尺比八尺长一丈，这是三岁儿童也明白的事。

大泽队的短枪，在木下队十八支长枪齐刺齐收的一致攻击之下。只顾防御闪躲，那有反击之力？

正当大泽队无人能突破枪阵，而感受压迫时，木下队在藤吉郎摺扇的挥令下，左右两个纵队也整齐的开始侧翼夹击。大泽队慌忙迎战，但气势上早被压倒，再加上他们经过连续三天无休无止的训练，早已筋疲力竭，根本就无力反击了。

只见大泽队被冲溃，三人、五人、十人的被刺倒在地上。藤吉却见状，把摺扇挥展，只见中央横队分为两队，转向左右两侧，形成鹤翼之阵。

藤吉郎随即大声下令：“赶快夹击！”

两纵队齐声大喊，齐步夹击。

大泽队虽有二、三人以短枪成功的挑落长枪，但是从鹤翼阵中立刻有人补上，攻击线始终保持完整。

躁急的大泽主水，手持短枪加入战局，想突破敌阵。可是挑落了一支长枪，后面立刻有人补上空位，使他无可奈何。

藤吉郎见到被夹击的大泽队已被迫的无路可退了，于是下令：“退后！”

木下队如潮水般后撤，退后约十公尺时，五十人已横排成一直线。

藤吉郎的摺扇再度翩翩开展。木下队惊天动地的齐声一喊，有如一阵暴风，发动了总攻击。

大泽队中，挥舞短枪抵抗的只有七、八人，其余皆落荒而逃。

大鼓声一响，比试告终。

信长问身旁的元康说：“元康殿，你认为木下藤吉郎如何？”

元康平静的回答：“是个大将之才，不要说千人，就是十万大军也能指挥自如。”

信长即刻升任藤吉郎为率领百名兵士的弓箭队长。

当夜，大泽主水不告而别。

后来察知大泽主水是美浓斋藤家间谍时，信长问藤吉郎道：“藤吉郎，你是否早已识破大泽是敌国间谍？”

藤吉郎笑着回答：“就因认为是间谍，才向他挑战。”

“哦。如命令你与大泽一对一比试，你将如何？”

“那就当面叱其为间谍，想主上必取长枪，亲自刺杀大泽。”

信长爱用的枪的确很长，而且脾气火爆，一旦知道枪术指导大泽主水是敌国间谍的话，一定会怒喝：“余亲自以真枪来试试，是长枪好还是短枪好。你去拿真的短枪来！”

信长一听藤吉部如此回答，不禁哈哈大笑说：“原来想让余和大泽比武啊。果真如此，余也会像你一样赢他。”

君臣相视，抚掌大笑。

9. 筑城

同年（永禄五年）三月。山上积雪一融，美浓的斋藤军就陆续集结边境。织田与斋藤间的决战已免不了。

于是，织田信长决定在边境要冲，名叫墨股的地方筑城御敌。可是，墨股面临墨股川及木曾川，地势低洼，每年一入雨季，河水即泛滥该地。如今，敌军隔川虎视眈眈，若趁洪水来临之际大举来攻，那么在援兵不及赶到的情况下，信长的筑城军势将覆没。

但是信长一旦决定，就必定贯彻到底，所以虽然困难重重，仍不放弃努力。

清洲城大堂中，老臣林佐渡守、名古屋因幡守、佐久间信盛、柴田胜家、织田勘解由等重臣，都极力反对筑城于墨股。信长却毫无取消之意，他忽然叫唤：“木下藤吉郎，提出意见来。”

藤吉郎立刻挺起胸膛，用宏亮的声音陈说：“……也难怪诸位重臣反对。其实，敌方也许做梦也没想到我方将筑城在洪水泛滥的墨股。出人意料地完成这一大工事，可说是我织田家击败斋藤家的最佳策略。惧水则不能筑城于河边，惧敌则不能攻入敌国。坚忍达成敌我都认为不可能之事，正是制胜之方。”

信长听完，转望重臣说：“正合余意，有谁愿负责此事？”

佐久间信盛应声回答：“主公既如此坚持，臣愿受此大任。”

两天后，佐久间信盛率三千士兵及五千工人出发。

两个月过去了。尾张及美浓已进入雨季，去墨股的佐久间信盛，仍杳无消息。

不久，来了急报，说墨股发生大洪水，又过了两三天，佐久间信盛以及士兵、工人等落荒逃回清洲城。据说，洪水一起，斋藤军就泛竹筏于浊流中突袭织田军，使其溺死及战死者达九百余人之多。

信长听完佐久间信盛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柴田胜家向墨股出发。可是，柴田胜家亦被洪水及斋藤军所困，无法筑城，不久后惨兮兮归来。但是信长仍不死心，再任命堂兄弟织田勘解由，可是他抵达墨股不到半个月，即受敌夜袭而战死。

清洲城内外已开始秘密批评信长了，认为这件事本就行不通，他不该轻举妄动，一意孤行。

不久，已届秋风送爽的天气，信长一直没有任何动静。家臣们都以为信长鉴于三次的失败，已经放弃筑城墨股的事了。其实不然。

有一天，信长召唤藤吉郎。藤吉郎听到要召见自己，心想终于轮到自己了。果然，一见到藤吉郎，信长就说：“我想任命你守护墨股。”

“拜受任命。”

“有自信吗？”

“已有一策，想必能筑成墨股城。若有差错，臣甘愿领死。”

“是何计策？”

“恕军机不可泄漏。”

“那就不问了。可是不论有何妙计，完成筑城工事之前，若斋藤军大举来袭，你怎么办？”

“不，臣想斋藤军不会如主公所言来袭。”

“何故？”

“佐久间样、柴田样以及勘解由样都是织田家名将，都已接二连三的败北，敌将必骄狂自满。况臣年轻无名，敌必轻侮嘲笑，不屑来袭。将待筑好城池后，再来袭取。”

“哦！好，城一完成即赐给你。”

“谢主公！”

藤吉郎胸中到底有什么策略呢？

10. 野武士

两天之后，木下藤吉郎单枪匹马，前往海东郡蜂须贺村。

藤吉郎去的地方，是十年前曾经叨扰过的蜂须小六正胜的宅邸。

“木下藤吉郎？没听说过啊。不过，既是织田家武士就请他来此。”如今年已四十，风采依旧的小六，吩咐着通报有客来访的仆从。

不久，一位武士走进庭院内小路，边走边怀念的浏览周围景物。

小六一见，觉得似曾相识，当武士来到眼前时，小六不禁大叫：“哦！猴子，不，日吉丸，木下藤吉郎就是你呀！”

“久未拜见了。”

藤吉郎微笑行礼。

“终于如愿成为武士了！”

“尚未成一城之主。”

“不，很好很好。正如我所料。”

小六高兴得仔细端详藤吉郎。

两人叙旧了一番之后，藤吉郎严肃的开口说：“今日专程拜候，实欲以织田家臣身分商量要事。”

“哦？”

“您可知织田信长公为日本天字第一号的英雄吗？”

“没这么伟大吧！”

“那就错了。除信长公以外，无人能统一混乱的战国，使全国步入和平。如今，蜂须贺小六殿，您应该率领两千野武士，归仕信长公了。”

“住口！当了武士，就趾高气扬，来搬弄我小六正胜吗？我蜂须贺家与美浓斋藤家有深厚渊源，怎能投向斋藤家的仇敌织田信长？我蜂须贺小六是天地间堂堂武士，决不卑劣背叛。”

“心意固然很好。但，小六殿，您怎能平心静气的看着斋藤家子杀父、臣叛君，老百姓又苦于苛政呢？这样的国家尚能持续多久？虽然您与斋藤家是世交，却绝非其臣下，反是令尊对斋藤家有恩啊。为此，竟要追随斋藤家一齐灭亡，这就是野武士的道义吗？实在愚不可及！”

藤吉郎的一段话使得小六哑口无言。

“小六殿，如今已非野武士亦可称雄的时代了。”

“那要在下如何效力织田呢？”

小六似乎识破了藤吉郎的来意。

“在下被命令筑城于墨股，本不敢接受，后因想及小六殿，才毅然接受此命令。”

事关紧要，藤吉郎很快的说下去。

“小六殿，要在墨股筑城，非借重熟悉该区地形的野武士之力不可。我想要商量的就是这件事。如何？不知能否赐助？”

小六沉思良久，终于答应道：“行，但并非为信长公，而是为阁下木下藤吉郎尽力。”

当天晚上，差使从蜂须贺邸向四面八方疾行而去。翌晨，两千余野武士陆续集合，各个粗犷勇猛。集合之后，在小六命令下，向墨股出发。

11. 墨股城完竣

野武士中有樵夫、船夫、木匠、石匠等等。这些勇士分成几组，他们将砍伐下来的大树，推到木曾川中，然后绑成筏木，顺着急流而下，木筏一到墨股岸边，同心协力拖上岸，用来筑城。

挖土、堆石、担土、砍木等工作，在蜂须贺家两千余野武士的努力工作下，进展快速。

野武士们之所以废寝忘食的努力工作，是因为城筑好之后，可在木下藤吉郎麾下成为真正的武士。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建筑自己住的城池！对于野武士，这是多大的魅力！

不到一个月，墨股川边的建筑，逐渐有了城的样子。隔岸冷眼旁观的斋藤军兵士们，愈看愈觉不安，有人说：“奇怪？这次的大将叫做木下什么的，听说是兵士出身，可是筑城的速度倒蛮快嘛。”

“为什么不去突袭呢？”

“这次的命令是静待工事终了。”

“为什么？”

“待城一建好，就突袭占领。”

“原来如此！”

斋藤军的下级兵士，如此七嘴八舌的议论。

又过了二十天，墨股城已经屹立河边了。

对岸的领军大将不破平四郎见了，得意的笑了一下，打算奇袭。

黑夜中，斋藤军渡河突击墨股城。可是，这次与前三次的战况大不相同。为了保卫亲手筑好的城池，两千野武士士气高昂，他们本就勇猛善战，加上藤吉郎指挥若定，使斋藤军蒙受不利。

感觉不妙的不破平四郎大叫：“撤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藤吉郎的伏兵，已在舟筏之上拨油，放火燃烧。三千余名斋藤军陷入苦战，前有刀枪，后有水火，即使侥幸不死，跳上未着火的舟筏而逃，也遭受如雨的矢箭。斋藤军返回时真是死伤惨重。

野武士本就擅长暗夜中的山地战，普通兵士很难与之抗衡。

两天后的拂晓，不破平四郎以数倍于前的兵力，打算强取墨股城。不幸，又被木下军打得落花流水。

第三次，斋藤军又发动总攻击。可是，木下军似乎早已料到，守得有如铜墙铁壁，并见机出城反击，斋藤军死伤八成以上，攻城的企图终告失败。

从此，斋藤军不敢出动了。

墨股城终于完成，木下藤吉郎也成为一城之主。不但织田家全体将士赞叹，且因而扬名诸国。

蜂须贺小六正胜从此正式归附于藤吉郎。

第三篇 羽柴筑前守时代

1. 竹中半兵卫

墨股城虽是小城，毕竟实现了木下藤吉郎少年时代的梦。成为墨股城主人的他，想做的事非常多。他最注意的是延揽人才，获得好部下。

他认为：自古以来，扬名天下的英雄，皆非凭一己之力就能成功的；而是有长于智勇、人格高尚的部下协助。所以他想寻找出类拔萃的人物，做为自己的左右手。

一日，藤吉郎登上城楼，伫立良久，他一边了望美浓平原及中部山脉的广大景色，一边寻思其中是否有隐居的杰出有谋略的勇士。

不久，蜂须贺正胜也来到城楼。他已把名字中间的小六改为彦右卫门，奉藤吉郎为君主，执臣下之礼，丝毫不计较过去的地位。

藤吉郎回顾正胜说：“中部诸国不知有无卧龙？”

“龙？”

“对，龙。一旦得云，即能飞天，呼风唤雨的龙。”

正胜会意了，稍为思考之后说：“有。有龙！”

“有啊！是谁？”藤吉郎兴奋的问。

“是美浓国不破郡岩手下的人，名叫竹中半兵卫重治。一年前离开斋藤家，如今隐居栗原山中。臣以为此人堪称为龙。”

“好，详细告诉我，竹中半兵卫是个怎样杰出的人物。”

于是，正胜说出如下的故事。

今年——元禄五年元月，美浓国斋藤家的稻叶城内，大将云集、齐来拜年的时候，老将安藤伊贺守向主人斋藤义龙谏言：“主公，今年起敬请整军经武，爱护百姓。值此战国乱世，若只知饮酒作乐，稻叶城恐遭邻国织田之铁蹄蹂躏。”

义龙自其父秀龙前年去世之后，一直不问政事，怠忽军备，只是日日酒筵，歌舞作乐。

可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新年里头，就说稻叶城会沦亡等不吉利话，真扫兴！”

义龙一怒之下，返回内室。

安藤伊贺守不禁叹息，在这种昏君治理之下，斋藤家灭亡之期恐将不远矣。正感黯然时，近侍传话说：“主公在内有请。”

伊贺守心知不妙。果然，等待伊贺守的不是义龙，而是牢房。

安藤伊贺守被关的消息，很快的传到菩提山城主竹中半兵卫耳中，因为他的妻子是伊贺守之女。患病卧床的半兵卫，听了这个意外消息，只是静静的点了一下头。

半兵卫是个俊美青年，因自幼体弱，从未上阵作战；但长于智谋，身为武士，十六岁第一次参与战役时，以出人意料的计谋，使敌方大败。自此以后，他受到重用，斋藤军所以能连打几次胜仗，都是由于竹中半兵卫的策画。

听到伊贺守被关的消息后，半兵卫紧闭城门，毫无动静。直到二月二日，半兵卫才率领十六名强壮士兵，奔向稻叶城。

深夜，半兵卫命令一名部下在稻叶城下呼喊：“发生大事了！织田信长突率一万大军越境入侵。”

守门兵士一听，急急把门打开。半兵卫等人像一阵风似的，立即跑入城内。他们用这种方法连闯了几关之后，终于到达义龙的居处。

半兵卫大声叫喊：“欺君弄臣，出来受死！竹中半兵卫重治来了！”

慌忙跑出的斋藤飞驒守、长井新八郎等义龙亲信的佞臣，都被半兵卫的部下一刀杀死。

听了近侍报告的义龙，大惊失色，他颤声地急唤卫兵，一副可怜相。

这时，半兵卫麾下一千余骑，已经包围了稻叶城。

义龙惊吓过度，不敢见半兵卫，在四、五名近侍护卫下，从后门溜出，

急急忙忙逃到稻叶郡黑野村的鹑饲城。

半兵卫只是想告诫义龙，救出岳父安藤伊贺守而已，并不想占领稻叶城。所以，从牢房里救出安藤后，半兵卫即刻离开，连菩提山城也不回去了，独自一人到栗原山中。

他在写给叔父竹中重利的信中，有一段说：

——虽为告诫，但惊吓主公及占领稻叶城之罪甚重。侄本多病之身，所以辞官隐居，以度余生。

据说，从此以后，没有人见过半兵卫。

藤吉郎听后，雀跃欣喜的说：“哦！确实是龙！我决定去请竹中半兵卫来墨股城。”

“请稍候。竹中半兵卫虽弃义龙而隐居，道义上或许仍认斋藤家为主家，恐怕不会愿意为斋藤家之敌织田效劳。”

“不。我想只要诚心相求，必能说服他出栗原山。”

次日，藤吉郎单身赴栗原山。

当夕阳染红天际，太阳缓缓西沉的时候，他终于来到栗原山麓。山腰上有一间房子，周围是苍郁的松林。

藤吉郎从土垣的竹编门扉窥视，看到庭院中央的炉灶前，有一个少年蹲着烧枯枝。

“喂，孩子。”

“谁？”少年应声站起来。

“我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叫做木下藤吉郎。想拜会竹中半兵卫殿，能否通报一声？”

“我家主人不在。”

“哈哈，大概是半兵卫殿交待你，有客来访就说不在吧。”

少年闷声不响了。

“拜托，请通报一下。”

“不行啦。老师从没接见过外人的。”

“没关系，试一试嘛。”少年不得已进入屋内，但马上就出来说：“还是不行啦，说是请回去。”

“那么，我下次再来好了。”

“再来也是不行。”

“不，只要能见面，多少次也要来。”

藤吉郎说了之后，笑着下山。

翌日同一时刻，藤吉郎又出现在竹门前。

“呀，你又来了。”

“通报一声好吧。”

“好，通报就通报。”

少年跑进里面，不一会儿又跑出来了。

“老师说，免了。”

“那，明天再来。”

“不！真是不行的。你还是看开点，不要再来了。”

“不，明天一定再来。”

藤吉郎如言，次日一早就来了。

少年一见，不待呀附，立即跑进通报。半兵卫仍是未见。

藤吉郎已经白跑了三次，但他一点也不气馁。他知道，中国三国时代的蜀汉帝刘备，为了请出诸葛孔明，曾三顾草庐，第三次，孔明正在午睡，刘备还在院子里站了半天。

他决心学刘备，三次不行，五次、十次的去，直到见面为止。

于是，藤吉郎连续十五天上下栗原山。即使遇到大风大雨的日子，仍然不间断。少年也已跟他很热络，一见到他来，就立刻替他入内通报，期待着老师答应见面。

第十五天正逢大雨。藤吉郎被半兵卫拒绝后，默默的蜷坐在泥泞中。

少年见到，慌慌张张的问：“叔叔，你要做什么呀？”

藤吉郎用屋内也听得到的音量说：“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再走了！”

“但是，叔叔坐在那里会淋雨呀。”

“不要管我。”

“哎呀，怎么办……那，我再去问一次看看。”

少年急忙跑进去。过了一会儿，跑出来的少年，满脸笑容，高兴的说：“叔叔，老师说要跟你见面了。”

“哦！谢谢！”

少年带藤吉郎到室内等候，他心跳个不停。

“有劳等候。”

随看年轻而清朗的声音，竹中半兵卫走进室内来。

藤吉郎看了一眼，立刻知道半兵卫确实是人杰，心里庆幸自己努力坚持。他说：“多次来访，打扰您的清静。我木下藤吉郎……”

正要提及来意时，半兵卫举手制止，说：“不用说了，你的来意我已经明白。衷心感谢你的诚意，身为墨股城城主，竟独自到敌国之地，访问十五次之多，令人佩服！”

“那么……愿意到我方来了？”

“从今天起，愿奉藤吉郎样为主人。”

“谢谢，真不知如何道谢。”

“但，有一事请原谅。织田军即将在近日内进攻美浓，届时在下必保持中立。斋藤家灭亡之后，在下再赴墨股城。”

“只要肯归附我方，即使明年、后年，也甘愿等候。”

“今日请先带这孩子同去，他将来必能建功。”

藤吉郎高兴的答应了。

这个少年就是追随藤吉郎，驰骋沙场三十年，建立不少战功，晚年受封为出云及隐岐（皆在今岛根县）二国的藩侯，领有六十九万石俸禄的堀尾茂助吉晴。

如此，木下藤吉郎以常人所不及的热诚谦虚，延揽到竹中半兵卫。斋藤家灭亡之后，半兵卫如约来到墨股城，正式立下主从之誓。

以后十年间，若没有半兵卫的奇计良策，藤吉郎或许不能连战连胜，建立大功。

藤吉郎所以能晋升为羽柴筑前守秀吉，也是得力于竹中半兵卫。

2. 奇计

藤吉郎往访竹中半兵卫的翌年八月，织田信长终于发兵一万余，浩浩荡荡渡过木曾川。

斋藤义龙大惊，催促重臣说：“叫竹中半兵卫来。快派人到栗原山……”

重臣们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事到如今，就是召唤半兵卫，又有什么用呢？何况他是不会来的。虽知徒劳，仍然派出使者到栗原山。果然，半兵卫一句话都不回。

织田军以木下藤吉郎率领的一千余士兵为先锋，势如破竹，攻陷各地岩寨，第十天即已逼近稻叶城。

但是，稻叶城周围都是峻险的山岳，不容易攻陷，转为山地战之后，织田军开始陷于苦战。

因为斋藤军有火枪队，从山腰居高临下射击，颇占优势；而贫穷的织田军没有配备火枪。面临这种情势的织田军，如果背后又有敌军来袭，极有可能全军覆没，所以非尽快占领稻叶城不可。

躁急的信长，召藤吉郎来问。

“有无妙计？”

藤吉郎想了片刻之后，说：“只有舍生冒险一途！”

“怎么做？”

藤吉郎沉着的回答说：“带兵十名，潜入稻叶城。”

“做得到吗？”

“誓必达成！”

当夜，藤吉郎将先锋队指挥权交给蜂须贺彦右卫门正胜后，带领勇士十人，自阵营中消失。

原来，随伴竹中半兵卫的少年茂助，非常熟悉稻叶城周围的地形及山道。于是，由茂助向导，在黑夜中翻山越岭。经过千辛万苦，黎明前，藤吉郎一行人终于到达了稻叶山背后的瑞龙寺山的峰顶。

“先睡一觉。”

说完，藤吉郎与部下一起，横躺在岩石上。但是茂助并不睡觉，一个人守望着东方的天空。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天已破晓。周围逐渐的明亮，除了他们所在的峰顶，只见迷迷蒙蒙的一片云海。

藤吉郎最先起身。茂助指着东方曙光初露的天空说：“主公，太阳升上来了。”

“茂助，下面山谷内，确是稻叶城吗？”

“不错。”

“好。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们到谷底后会叫唤，你听到后就赶快放狼烟，知道吗？”

“知道了。”

茂助站在狼烟筒旁边，目送其他人到谷底。

耀眼的阳光一出，云海即起翻腾，开始消散，浓尾平原清晰地呈现眼底。

藤吉郎一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稻叶城后门，悠哉游哉的进入城内。把守后门的士兵，那会料想到敌方竟敢来此，还以为是己方的人，看也不注意看，就放他们进去了。

来到米仓后，藤吉郎举起右手指挥。十名部下把木材点上了火，跑到米仓里面去。

守备士兵这才觉悟，大叫：“有敌人啊！”

但是，当守备士兵拿起武器追上来的时候，米仓已经冒出浓浓黑烟。

守备队长急忙喊：“不要追敌人了，火！先救火。”

这时，山峰上响起了狼烟爆破声，并引起了山谷的回响。这是茂助一听见城内闹烘烘的声音时，立即点火引发的。

等待狼烟信号的先锋队，在蜂须贺彦右卫门的攻击令下，一千余骑一齐冲向七曲口、百曲口及井之口坂三条道路，进攻稻叶城。

烧掉全城将土赖以维生的贮粮，引起斋藤军的大混乱，士气低落。激战数小时后，稻叶城陷落。斋藤义龙在十数名侍臣保护之下，落荒而逃。

于是，尾张国的织田信长合并了美浓国，一跃而成为一百二十万石俸禄的大藩侯。

九月，信长移驻稻叶城，改称岐阜城。

木下藤吉郎接受了信长的道谢之后，凯旋墨股城。

3. 慈母泪

“斋藤家既亡，织田家的外患已除。信长公入居岐阜城，我也成为这一小城之主。”

该是从清洲把母亲大人与妻子接来的时候了。”

藤吉郎对蜂须贺彦右卫门吐露心事。

“这样很好，在下就去迎接。”

“那就拜托你了。”

藤吉郎的母亲已从家乡中村搬到清洲，与媳妇宁子一起平静的过日子。

藤吉郎有好几年没见到母亲了，一想到不久即可见到想念中的母亲与妻，竟有些沉不住气，再想到终于能如愿让母亲看到自己成为一城之主，更是飘飘然。

这个时候，墨股城的城门前，站着一位俊美青年。

“请转告城主，竹中半兵卫特来拜见。”

一听通报，藤吉郎亲自跑到城门前。

“哦！你来了，真好。”

“如约来拜会。”

“谢谢。”

藤吉郎低头行礼。

于是，藤吉郎的喜事成双了。

翌日，藤吉郎率领数十名侍臣出城，到叫做征木村的地方迎接母亲。

秋高气爽。农家庭院里，菊花盛开。收割后的稻田里，雀群在啄食落穗。

藤吉郎观赏着田野景色，联想到乡下顽童出身的自己，不但成为一城之主，且上有慈母，下有天下无双的谋士，实在幸福！于是请来村里的长老，命令集合村里所有的小孩子。

长老到村子里下达命令。村人心里都猜想着：领主要孩子们做什么？战战兢兢带着孩子集合。

藤吉郎看到一百多个孩子来了，他满脸笑容，向大家招呼：“来，来！给你们糖果饼乾吃！”

认为领主是不能亲近、可怕的人物的孩子们，被这突来的礼遇吓住了。

“来啊，不要客气。很甜的哟。”

藤吉郎从侍臣提着的箱子里拿了个饼，放在口里吃给孩子们看。

孩子们这才恢复常态，“哇！”的一声，争先恐后跑上前去。藤吉郎依

序，将糖果一把一把的分给孩子们。孩子们的父母，跪在稍远的地上，泪光盈盈的观看这动人的一幕。

当时的日本，找不出别的领主，会亲自分糖果给农家孩童。

藤吉郎和孩子们快乐地在一起，这时候，了望的侍臣跑回来报告说：“太夫人行列来了。”

“哦，好。”藤吉郎高兴地回答。

蜂须贺彦右卫门的马队，护卫他母亲乘坐的轿子渐渐走近。彦右卫门见到藤吉郎，立即跳下马，低身探头，向轿中报告：“藤吉郎样来迎。”

“哦！”的一声，母亲自轿中伸出头探望她朝思暮想的儿子。轿子停下来后，在武士跪叩中，藤吉郎来到轿前跪伏。

“母亲大人……”

只叫了一声，即哽咽了。

母亲也只是凝视着儿子，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似梦似幻”——母亲这么想。

当年，日吉丸在三更半夜，匆忙回到中村的老家又立即要远行的时候，她忍着眼泪说：“日吉丸！走你自己要走的路……”

日吉丸点头答应，说：“谢谢，娘。”

两眼也是泪珠闪闪的呀……

以前，不论到那里，做什么事，总是被大人责骂的日吉丸，如今，已成为一城之主，来迎接我这个做母亲的人。

想着，想着，老母的双眼，热泪盈眶。

周围的侍臣们，也感动地低声说：“啊，真感人！”

远方跪坐于地的百姓们，衷心庆幸他们有心地慈善的好领主。

妻子宁子也蹲伏在轿侧，拭着喜悦的眼泪。天空中几只老鹰愉快的鸣叫着，盘旋飞舞，好像在祝福这宁静安和的一刻。

4. 明智光秀

移至岐阜城后，织田信长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

其间，织田家录用了一位智勇兼备的大将明智光秀。他本是美浓国惠那乡明智庄明智城的城主，也是斋藤秀龙的重臣，当秀龙被其子义龙所灭时，明智城也被攻破烧毁，他不得不逃亡，流浪日本各地十年。

光秀学问很好，在十年的流浪生活中又历经艰难的修行，有许多难得的经验，养成了与一般武士不同的胆识，所以，信长就录用他为参谋。那时候，光秀三十九岁。

信长不是神仙，那里会料到以后自己被明智光秀背叛，含恨死于非命！

当信长在岐阜城延揽人才，强化军备的时候，诸国形势也刻刻在变动。

京都方面，将军足利义辉被三好义继及松永文秀两党袭击惨遭杀害。义辉之弟义昭继位为第十四代将军，但不敢住在京都，而辗转于诸侯间，苟延残喘。这也就是说，统一日本的将军，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甲斐的武田信玄则整军经武，秣马厉兵，想等待机会击破织田信长。

三河的松平元康已改名德川家康，与信长的来往愈来愈频繁，订下军事同盟。

木下藤吉郎则在墨股城广场新建一大馆。全城将士，包括藤吉郎自己在内，都拜竹中半兵卫为师。每天在馆内，上午接受论语、孟子等讲授，下午训练枪刀等武术，晚上则倾听其讲解兵法军事。

已是一城之主的藤吉郎，最忧虑自己没有学问。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不会定下心读书，难得现在既有良师又有时间，所以他非常用功。

唯一令人担心的，是竹中半兵卫体弱多病。但是，半兵卫从未停过一天讲授，努力地促使墨股城两千人的军队，发挥不亚于一万或两万人的战力。

永禄十年（西元一五六七年），桑名城的泷川一益突然派遣使者来信长处，说是被北田家所攻，形势危急，请求急派援军。信长立刻命令明智光秀率军援救。

光秀认为这是建立功名的良机，奋勇出发，途经墨股城的时候，接受了城内的招待及军粮的补充。这时，木下藤吉郎带同竹中半兵卫，来拜访光秀。

因为两人素不相识，藤吉郎向士兵探询之后，自己走到光秀面前说：“明智光秀殿，在下是本城守将，木下藤吉郎。”

“啊，久仰。”光秀郑重的答礼。

因为必须赶路，无暇多待，两人交谈了几句话之后，光秀点头为礼，说：“要出发了，失礼。”然后走向自己的坐骑。

藤吉郎微笑着目送光秀后，回头问半兵卫说：“如何？明智光秀像是聪明人物嘛。”

半兵卫微皱眉头，注视光秀的背影，低声说：“确是聪明模样，不过，聪明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聪明；另一种则是旁门左道的聪明，我总觉得他有那儿不太对劲。看来冷静沉着，却带着股阴险之气，不宜深交。”

藤吉郎点头说：“所言不差。”

竹中半兵卫没有看错，二十年后，光秀突然背叛，夜袭本能寺，杀死信长。藤吉郎与光秀激战之后杀了光秀，为信长报了仇。当然，藤吉郎做梦也没想到，命运会安排自己与光秀争斗。

明智光秀一到伊势，作战勇猛，给予敌人很大的威胁。可是，在伊势国颇有势力的北田家，很不容易击败，战况愈来愈激烈，陷于胶着。

于是，信长一面下令木下藤吉郎赶往支援，一面准备亲征。

将可藉此一展磨练三年成果的藤吉郎及麾下二千将士立刻进军。

5. 高冈城的降伏

进军伊势的藤吉郎，了解战况后，与竹中半兵卫商量道：“现在是否以突破敌境，攻取敌方要冲之城池为上策？”

“正是。我军应攻取北伊势之高冈城，该城守将为北田家第一强将山路弹正，如能攻下该城，北田家诸将，将阵脚大乱，惊慌失色。”

“好！就此决定。”

木下军趁着黑夜，闪电般地突破敌军右翼后，深入北伊势。

一夜之间就进迫高冈城的木下军，在半兵卫指挥下放火烧光城外的街市。当日正逢大风，烈焰不但迅速蔓延市街乡村，且通及山野。

孤立裸露的高冈城，被木下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十天过去了，与友军的联络被切断的高冈城，军粮即将告罄。但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丝毫看不出降伏的迹象。

“竹中，如何是好？是否议请求信长公增兵，一举攻下？”

“山路弹正手下之将士皆视死如归，若强行攻城我军必然死伤惨重，不如主公只身入城。”

“可行吗？”

“想是可行。山路弹正维勇敢善战，却极重情理。用情理去感动他，想必成功。”

“那就行。”

翌日，藤吉郎一个人来到高冈城的护城河边，大声嚷道：“请山路弹正殿一听！在下是织田信长之臣——木下藤吉郎。想拜见弹正殿，有话当面奉告。”

那知城方却以开枪代替回话。

子弹从藤吉郎耳旁擦过，他仍动也不动，面不改色地大声说：“山路弹正殿，在下不是来打，而是来洽谈的，如此放枪岂不惹人耻笑？”

射击声停止了。城楼上有人大声说：“有什么话，现在就说。”

“岂有此理！在下是战胜的织田军使者，贵方是即将束手就擒的败军。应按礼节接待胜方使者入城。”

“哦，虽是大言不惭，倒蛮有骨气的。好，进来。”

不久，城门打开了。对方说：“木下藤吉郎殿，请进。”

藤吉郎踏步过桥，走进城去。

城里的士兵都以充满敌意、凶狠的眼光瞪着藤吉郎。士兵虽已好几天没吃东西，但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一个个杀气腾腾。

山路弹正站在楼下等藤吉郎。四目相接的刹那间，藤吉郎直觉到弹正的气宇轩昂；而弹正也感到对方相貌非凡，很可能是杰出人物。

“弹正殿！北田大纳言虽然是公卿（日本皇朝朝臣之通称），可是他的部下看来大多软弱无能，没想到贵城将士有如此高昂的士气，令人佩服！”

“主家危急存亡之秋，誓死守城是我辈本分。”

“但也得看时机与情况。”

“时机与情况？”

“阁下已决心拚死一战以守此城，但是可曾想到后果？”

“唉……”

“高冈城一陷落，北昌家必将溃败。北昌家是否有其他军队比得上贵部队勇猛？”

“……”

弹正缄默不语。他早就想到，若自己战死了，友军士气恐将一蹶不振。

“不论如何拚命，这样下去，这个城恐怕无法再支持十五天以上……所以，在下特来劝降。信长公无意灭亡北田大纳言殿，只是要平定天下之乱，使日本全国和平，不得不先统一诸国领土。此事要请多谅解，拚得一死不见得就合于忠义吧。”

藤吉郎非常诚恳而尽力地向弹正解释。

弹正俯首默思良久，终于抬头说话了。

“在下会考虑。”

“无缘无故向信长投降，当然有违武士的道义精神，但是为了大义、为了天下，就不同了。切记！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说完，藤吉郎离城而去。

三日后，山路弹正率领数名部下来到藤吉郎营地。藤吉郎立即带弹正到边境的本营，谒见出兵亲征的信长。

信长接纳弹正之请，允诺不杀北田大纳言。

于是，不费一兵一卒，伊势国全土平定了。

记功簿中记上的功劳，第一是木下藤吉郎，第二是明智光秀。
木下藤吉郎由于这次的功劳，改名为秀吉。

6. 三少年

改名秀吉的藤吉郎回到墨股城后对蜂须贺彦右卫门说：“本想再找两、三个像竹中半兵卫这样的人才，现在不这么想了？”

“为什么？”

“找遍全日本，恐怕也找不到能与半兵卫媲美的谋士。所以我决定自己培养名将、勇士。”

“所谓培养是……？”

彦右卫门感到不可思议似的回问。

“找少年英才来，请半兵卫教育。如何？这个构想很好吧。”

“嗯……”

“当我年老时，这些少年将是扬威天下的名将。没有比这个更令人愉快的了。”

生长于中村的农家，吃过许多苦，好不容易有今天的秀吉，比他人深知学问的重要。

所以，学汉字于大村由己；学和歌及古典文学于细川幽斋，学连歌于里村绍巴，习茶道于千利休等，用功不懈。

秀吉的语气更加热切了。

“使优秀少年得以钻研学问、兵法、军事，锻炼武术，对日本的将来有莫大助益。

我少年时渴望不得之事，想实现在选出的少年身上。”

“主公心意，令人感激。”

“立即着手选拔家境贫寒的优秀少年。”

“遵命。”

蜂须贺彦右卫门立即传令织田领地内各村村长，推荐智勇兼备的优秀少年，并亲自选拔城内少年。

首先被选上的是尾州二寺的制桶木匠的儿子，年方十四，名叫市松。他幼时就是个顽童，顽皮得令父母也感到讨厌，可是脑筋非常聪明。他的肤色黝黑，大鼻子、眼睛又突又大，神情傲慢。

竹中半兵卫问他：“想做武士吗？”

“是的。但是不做兵士或门卫，要做藩侯。”

半兵卫微笑着说：“好，很有志气。”

这个市松就是以后的福岛正则。

其次被带来的是与秀吉同乡住在中村的光明寺山麓，名叫虎之助的少年。他的父亲加藤弹正也是武士，由于作战受伤残废，以致家道中落。

虎之助才七岁，但怎么看也像已经十来岁。嘴唇紧闭的样子，看来很顽固。

半兵卫开玩笑的对他说：“你叫虎之助啊，好像很强壮嘛。”

他高兴的回答说：“是啊。”

“想做武士的话，要离开母亲到城内来住，好吗？”

“好啊，我不怕。”

“好。你父亲加藤弹正是个好武士，不要输给你父亲啊。”

虎之助默默头。

这个虎之助就是以后的加藤清正。

竹中半兵卫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所以，一个少年不论如何聪明，如果眼光狡猾，或巧言令色，就决不入选。反之，不论如何固执、顽皮，看来能吃苦耐劳，说话又正直，就必定选上。

第三个被选上的是助作。他是被斋藤道三所灭的土岐左京夫的家臣的独子，在墨股城附近山中与寡母相依为命。

半兵卫问他说：“你想做怎么样的人？”

他以清澈的眼光望着半兵卫回答说：“有了地位不骄傲的人。”

“哦，很好。”

这个助作就是以后的片桐且元。

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三少年，以崛尾茂助为长，组成侍卫队，接受竹中半兵卫严格的教导。

不到三年，这些少年个个气宇轩昂，武术兵法也进步得令一般人感到不是对手。这固然由于这些少年禀赋优异，但也要归功于竹中半兵卫认真的教导。

7. 决战姊川

永禄十一年（西元一五六八年），流浪漂泊的将军足利义昭来到岐阜。同情拥护他的信长，于九月率军三万，向京都出征。德川家康也参加了这一军伍。

秋高气爽，三万兵马高举旗帜，长枪如林，浩浩荡荡的向京都行军。

京都的松永及三好两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为惊恐，立即向信长求和，信长答应了。

信长一入京都，立即伴同将军到皇宫晋见天皇。

由于连年战乱，天皇多年未获诸国贡奉，皇宫一片萧条。宫门破旧，屋宇倾斜，庭园荒芜。元月里，天皇居然连年糕都不够吃，公卿们更是衣服褴褛。

看到这一副惨淡景象的信长，立即亲自画好宫殿设计图，命令三万部下大兴土木，又下令诸侯归还夺去的朝廷领地。

不到一年之间，信长就恢复了朝廷的气象，于是任命木下藤吉郎秀吉为京都守备，自己返回岐阜。

京都守备是非常显赫的职务，秀吉对信长大为感激，誓言使京都和平安泰。

秀吉认为欲保京都安泰，守军必须以身作则。于是下了一道军令，严禁盗窃与侵扰人民，违者一律斩首。他认为胜兵易骄，所以对部下管理特别严格。

一天晚上，一位兵士在酒店喝酒之后，不付钱就离开。店主追上来请求付钱的时候，遭受殴打。巡视中的蜂须贺彦右卫门正好路过，立刻将其逮捕。听了报告的秀吉断然下令斩首，并将该首级置于京都繁华大道，曝示七天。

京都居民，异口同声的说：“守将木下样，处处为人民着想，对自己部下的罪行也绝对不宽赦，真是公正的好官！”

如此严格的军法下，木下军的军纪良好，守备严密，使得伺隙蠢动的三好及松永两党，无机可乘。

秀吉镇守京都的三年之间，从未发生兵火之乱。

元龟元年（西元一五七〇年），信长三十七岁，秀吉三十五岁。

这年四月，一向不服信长的北国越前（福并县）的朝仓义景，开始反抗了。

信长认为绝不可再姑息，下令七万大军出征。

奋勇出击的织田军，翻山越岭，正要攻入越前敦贺。不料，江州的浅井长政突然背叛，从琵琶湖北方偷袭织田军，这使得信长也大吃一惊。浅井长政之妻为信长之妹，也就是说，信长的内弟背叛。受到这种意想不到的背后突袭，信长只好全军撤退。

此时，秀吉自请殿后。大军撤退后，秀吉据守金崎岩寨，抵御追击的朝仓军，全军表现了誓死守城的决心与气概。

一夜，月光皎洁，朝仓的追兵，如怒涛般，向金崎岩寨发动总攻击。那知岩寨内空无一人，只剩下旗帜与炊烟飘荡着。

木下军已经往三国山脉中逃亡。不问究竟的朝仓军拚命追击，越度山谷时，突听轰然一声，对面高地落下一大堆岩石，朝仓军半数以上被岩石压倒。原来，秀吉假装逃遁，实则埋伏于此。

翌日，抵达京都的信长等人，正在为秀吉的生死担心的时候，却见他率领着军队安全归来。

信长一见，不禁热泪盈眶地说：“秀吉！余永远会记得你这次的救命之恩。”

逃过险境的信长，一想起平常那么信赖和疼爱的浅井长政，竟背叛了自己，悲愤不已。他决心击灭浅井，即使因而致心爱的妹妹于死地，也是情非得已！

初夏时节，织田军自岐阜出发。行军的速度很快，三天后已迫近浅井长政的本城小谷。长政军自恃有一万余朝仓援军，可以发动猛烈的攻势。

信长邀请率领五千名部队参战的德川家康商量战术。家康主张隔着姊川（在今滋贺县境内之河流）与之对峙，伺机决战。信长见藤吉郎亦表赞同，就决定依此计作战。

元龟元年六月二十八日黎明。朝雾之中，在姊川两岸，信长与家康的联军二万三千，和浅井与朝仓的联军一万八千，肃然对峙。

朦胧中，除了水流声，一片静寂——正如台风来袭前一般，宁静之中隐藏着杀机。

当天色渐白，朝雾渐渐消散的时候，一阵马蹄声突然划破了寂静。

站在河边的德川家康立时警觉。他发现对岸下流地方，有一队敌军正如旋风般，涉水而来。

辨认出敌军旗帜的家康叫喊：“哦，那是浅井的勇将矶野丹波守。”

于是，家康军的火枪队开始集中射击。但是，矶野丹波守率领的突击队仍然向信长的本营冲锋。

这时，织田军第二队坂井右近和第三队池田胜三郎，齐喊一声，向敌方突击队正面冲锋，一瞬间，兵刃相接，人仰马翻。只见阳光照射的水面一片血红。

突击队想必是浅井军中的精锐，织田军第二队与第三队已被突破。

第四队是木下藤吉郎秀吉。他也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猛烈冲锋的敌人，禁不住说：“野猪群冲来了……”

竹中半兵卫一见情势不妙，大叫说：“不好！正面冲突要吃亏。”

但已来不及，又是一场惨烈血战。

幸而德川队适时赶到，从侧面猛攻。

矶野丹波守一看情势逆转，乃大声下令撤退。这时，一个少年跑过去，向他猛刺了一枪，丹波守不防，腰肋被刺中，翻落水中溅起一片水花。

得手的少年，高声喊叫：“岨尾茂助领取丹波守首级。”

突击队的领队大将被杀，士气瓦解，死的死，逃的逃。

日已高升，阳光照得姊川耀眼眩目，两军陷入浴血苦斗。

站在后方高地，目不转睛地观察战况的信长，注意到决定胜负的一瞬即逝的战机来临时，立即大喊：“德川军已经深入敌军右翼，就向那边前进！就向那边冲呀！”

听到这一号令的秀吉，立即向敌军右翼冲锋，部下亦追随其后。

信长见状，笑着喊道：“藤吉郎干得好！我军胜利的时刻到了！”

果然，那儿正是敌军的弱点，战局就此急转直下，浅井和朝仓的联军即刻被压倒，节节败退。织田军乘势追击。

浅井长政终于惨败，逃入小谷城内。

8. 武田信玄之死

织田军虽在姊川之战大胜，却无法乘胜追击。因为武田信玄起兵了。

自甲斐翻山越岭而来的三万武田军，拥向德川家康的滨松城。武田信玄想击败家康，然后上京都。

家康及麾下五千武士，誓言不让武田蹂躏，奋勇迎击于三方原——在滨松之北约八百里的高原。

德川家康的五千精兵，不论如何奋勇作战，遭遇到名将武田信玄率领的三万大军，仍如以卵击石，大败之下，家康单骑亡命奔逃，回到滨松城。

照理武田军应该继续挥军攻袭滨松城的，那知不然。武田信玄，突然死在营中。若非如此，滨松城必定会被信玄攻陷，德川家康也只好切腹自杀了。人的命运真不可思议！

自姊川回到岐阜的信长，一听到信玄的死讯，慨叹的说：“啊！巨星终于陨落了！”

然后，闭目默祷片刻。

英雄惜英雄，信长认为可和他一争天下的只有武田信玄，如今武田信玄死了，岐阜既无后顾之忧，信长可以安心地出击，称霸天下了。

有一天，信长见到许久没来岐阜城的秀吉，对他说：“藤吉郎，余有事要与你谈谈。”

秀吉应了一声，走向前。

“余正在考虑两个战争，你猜猜看。”

“臣猜，一是与朝仓义景及浅井长政两人决战；另一是痛惩京都的足利将军。”

“正是。该以那一个为先？”

“当以足利将军为先。足利将军竟然忘记曾受吾君扶助之事，秘密放檄诸侯，计画攻击吾君，真是忘恩负义之愚夫！足利将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论以前如何尊贵，腐朽之物总得除去，我国亦当去腐更新。”

“正合余意。”

信长大为赞同他的意见。

天正元年（西元一五七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新时代的英雄，为了实

现统一天下的愿望，从岐阜出发了。

将军义昭听到信长率十万大军上京，颇为惊恐。曾接义昭密檄而允诺相助的关西、北陆、纪州等地的诸侯，见到信长神速的行动，不敢轻举妄动，都对义昭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在将军惊惧惶恐，不知所措之时，织田大军进入京都。大军包围了将军在二条的御所，既不发射火枪，也不引弓射箭，只是保持沉默。

提心吊胆的义昭，问侍臣三渊大和守说：“信长究竟打算如何？”

“恐是暗示将军向他道歉。”

“身为将军，怎么能向辖下藩侯低头呢？”

“也许，信长在静候将军从二条御所外出流亡。”

“若不流亡，将如何？”

“那么，信长就会攻击二条御所，放火烧尽。”

义昭听了不禁战栗。

数日后的阴雨之夜。从二条御所后门走出一小队兵马，过了濠桥后，默默不响，向北落荒而去。

负责监视的蜂须贺正胜报告说：“将军确在一行之内。”

“是嘛。那么，连续十五代的室町幕府，就此告终了。”

秀吉感慨良深的说。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自应仁之乱以来，混乱已极的战国时代，从此局势大变了。

七月底，信长率精锐部队行向近江（滋贺县北部）北方，出击朝仓及浅井。

织田军起先佯攻浅井长政的小谷城，然后锋头突然一转，改攻木本的朝仓军阵营。

朝仓义景粗心大意，未曾严备，当即溃败，逃回一乘谷城。织田军马不停蹄，追击再追击，乘势攻城，一天就攻陷了一乘谷。

义景逃出城，躲入东云寺，但枪声已逼近寺门，于是切腹自尽，而孤掌难鸣的浅井长政，也终于在八月底投降织田信长。

信长凯旋回师时，召见秀吉说：“浅井的领土十八万石赐与你。既成为大国领主，着即将姓改为羽柴。”

秀吉大为感激，叩首回答：“谢主公！此后即称为羽柴筑前守秀吉。”

从日吉丸到木下藤吉郎，藤吉郎到秀吉，再从秀吉改姓加衔为羽柴筑前守，终于成为领有江州十八万石的藩侯。当时，是天正元年（西元一五七四年）秀吉才三十九岁。

秀吉并不移驻小谷城，而在该城南方，琵琶湖畔的长滨筑一新城，翌年春，从墨股城移来。

前临琵琶湖及四明岳，后倚伊吹山脉的长滨城，在秀吉的经营下，日益兴旺。

此时秀吉的麾下，有参谋竹中半兵卫，重臣亦皆以一当千之勇士，有秀吉之弟秀长、蜂须贺彦右卫门、生驹甚助、加藤作内、增田仁右卫门、山内一丰、大谷吉继等。

侍卫队则除了原来的崛尾茂助、福岛市松、加藤虎之助、片桐助作，又新加入石田佐吉（即以后的石田三成）。

甲斐的武田胜赖，自从父亲信玄去世后，三年之间整军经武，然后下令出击三河国德川家康。全军一万五千，在旌旗飘扬，战鼓咚咚声中，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冈崎城的家康，不得不再与武田军一决胜负。这一次，织田信长的援军及时赶到。

两军相遇于设乐原。

天正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黎明，武田胜赖充满信心的发动总攻击，甲斐一万五千勇士，士气如虹。

武田家位于远离中央的偏远地带，不知海外进来的火药、火枪等新武器已经改变了战术。武田军没有火枪队，仍以枪骑兵为先锋，做猛烈的冲锋。

一阵喊杀声中，武田军勇猛的冲锋，织田与德川的联军则静待时机。当联军阵地前的围栅快被冲到的一刹那，一声令下，各阵地的火枪齐发。震耳欲聋声中，弹如雨下，只见武田军勇士东倒西歪，陈尸遍野。

精锐的武田军终究不敌火药枪弹的威力，大败而逃，生还的将士，不足三千人。这场战役在日本史上称为“长筱之役”。

此役中，羽柴秀吉担任前锋，又立下大功。

击败胜赖的信长，无暇休息。入夏，即上京晋见天皇。

天皇赐信长右大臣的官位，也赐信长的部下柴田胜家、林信胜、佐久间信盛、丹羽长秀、池田信辉、羽柴秀吉、明智光秀等人以爵位。

如今，织田信长名副其实的掌握了日本国的政权。

翌年——天正四年（西元一五七六年）元月，信长决定在近江的安土，兴建一座坚固宏伟的城池，作为新居。

约在这个时候，越后的领主，名将上杉谦信死亡。

当安土城内高耸的，豪华壮丽的五层天主阁完成的时候，信长召唤秀吉。

“秀吉，能否代余做一件事？”

“请说。”

“率我三军赴中部地方，使毛利一族归服。”

“遵命。”

不用说，秀吉对信长的知遇之恩，大为感激。织田与毛利之争，是一场龙虎斗，秀吉被选为此战的总指挥官，是无上的光荣。

“秀吉，攻略中部地方，恐将耗费时日，也许五年甚至十年也说不定。”

“就是二十年也在所不辞。”

“这段日子里，如果余死亡，领土也被夺，将如何？”

“就取中部地方为领土。”

“如从中部地方被逐，将如何？”

“渡海取九州。”

“如又自九州被逐呢？”

“到朝鲜。从朝鲜被逐，就到大明（指中国明朝）。男子志在四方，何处不可去？”

“好，可去。”

信长笑了，并将爱用的摺扇赐给秀吉，摺扇上绘有亚洲地图，不但有日本、朝鲜、中国，连暹罗（今泰国）印度也在内。

秀吉军威风凛凛的自安土城出发。

据说，自天主阁目送大军的信长，无限感慨的说：“啊！那脏兮兮的日吉丸，竟有这么一天……”

兵力强大的毛利家，是不容易擒服的。正如信长所料，统一中部地方或许需五年甚至十年。

必于这一点，秀吉心里也已有准备。幸而，进入播州（兵库县）时，秀吉得到一位智多星黑田官兵卫（即黑田如水）。

以竹中半兵卫、黑田官兵卫为左右手的秀吉，兴筑姬路城做为大本营，与广岛的毛利辉元遥相对峙。

扶助毛利辉元的两名谋将，小早川隆景与吉川元春都很有信心能逐退秀吉军。

天正六年（西元一五七八年）三月，毛利辉元率三万五千大军出发东行。秀吉军虽仅七千五百名，却是竹中半兵卫训练出来的精兵，不惧数倍于己的敌军。中部地方战云密布。

三木城（今兵库县三木市）的别所长治突然背叛，投奔毛利辉元。秀吉立即飞马传报信长。

信长遣长子信忠率军两万驰援。七月，秀吉与信忠两军合力攻击三木城，但是，别所长治的军队与越前或甲斐的军队不同，他们顽强地抵抗，再加上中部地方的诸侯都备有大量的火药、火枪及大炮，于是苦斗持续了一年多。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黄昏，在白雾蒙蒙的山上，秀吉伫望三木城，心里在想：包围三木城已经一年了，粮道已断，水路已塞。城中之人可说已成瓮中之鳖，却仍不投降。三千五百守兵到底在吃什么？真是不可思议，只能说是奇迹。啊！虽说是敌人，别所长治确是勇将……

这时，一名侍卫喘着气，急急跑来，脸色泛青。

“佐吉，怎么啦？”

石田佐吉跑到近旁，跪伏于地，激动的哭起来。

“到底怎么了？只是哭，我怎么知道。”

“竹中样……刚刚吐血……好像……”

“什么！半兵卫……”

秀吉急忙跑下山，到了阵营中，飞也似的跑进一间板造小屋内。

只听秀吉悲痛的叫了一声：“半兵卫！”

昏暗灯火下的竹中半兵卫脸色死灰。

当秀吉坐到枕边时，听见声响而张开眼的半兵卫，突然想要起身。秀吉急忙阻止，但半兵卫摇摇头，缓缓坐起。秀吉、医生以及伺候他的家臣们，都屏息凝视。

半兵卫终于起身，端坐在床上后，用双手撑着床，伏身行礼说：“吾君，臣命限已到。……高恩厚德，衷心感谢。……回顾已往，无所建树，非常惭愧！”

声音虽小，却清晰的传遍小屋的各角落。

这是，他以最后的生命力，放出的光彩！

秀吉悲切地说：“半兵卫！就这样留下我离开呀！”

“吾君，请勿悲伤。吾君还有黑田官兵卫等众多杰出勇将……又，臣所教导之少年，必将大有作为……吾君！全国正在大动乱之中……此际，出现

吾君这等伟大英雄，幸甚……臣要献最后一言……右大臣信长公虽已镇伏诸国，平定了百年大乱。但尚须统一中都、四国、东北、关东等地，是故真正的和平，尚须持十年或十五年……全国底定之后，建设新文化则有赖吾君了。”

半兵卫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印在秀吉心中。

“半兵卫，谢谢指点！”

“不敢。臣感于吾君人格之伟大，故奉献一点浅见而已。吾君……敬请保重……”

言毕，半兵卫的上半身，有如朽木，仆俯于前。

“半兵卫！”

秀吉探身抱起一看，他已安祥永眠了！

“哦！龙终于升天！”

秀吉泪流不止。

约百日之后，三木城终于投降。城主别所长治请求赦免三千五百名部下之后，切腹自尽。秀吉将这批忠勇的士兵收于麾下。

10. 水攻高松城

经过了无数次战役，秀吉军克服一切困难，依次攻略了但马、播磨、因幡、伯耆等国。但是中部地方的统一，尚遥遥无期。

吉川元春与小早川隆景都是智勇兼备的名将，发挥惊人潜力，坚强抗战。吉川元春在山的北面，小早川隆景在山的南面，都布置了铜墙铁壁般的防线。

秀吉的对策是向鸟取城发动总攻击。

鸟取城必须利用海上运输来补给军粮武器。黑田官兵卫识破之后，搜购船舶，组织海军，切断了海上运输路线。鸟取城继续抵抗了半年，终因弹药粮食皆尽而投降。鸟取城的失陷，使毛利军大受打击。吉川元春不得不放弃山的北面防线，向后撤退。

回到姬路城的秀吉，接着计画攻取备中。已攻陷了鸟取城，如再占领备中的高松城（今冈山县真金町），就等于砍掉了毛利军的手足，可经由山的南道大举进攻广岛了。

天正十年二月，秀吉率领六万大军，从姬路出发。大军一到秀吉部下浮田秀家镇守的冈山城，秀吉立刻命令蜂须贺彦右卫门及黑田官兵卫为使节，到高松城劝城主清水宗治投降，但遭受断然的拒绝。不得已，秀吉决心攻击高松城。

这时候，信长率军五万攻进甲斐，在天目山大破武田军，胜赖战死，名门武田家灭亡。

听到这一好消息的秀吉，振奋不已。心想：得早日攻陷高松城，以便进攻广岛。

高松城位于冈山平原正中央，四面丘陵环绕，一看便知甚易攻陷。何况，城内守兵仅两千，却收容了辖下老百姓三千余人，不但无益于作战，反而增加了粮食的消耗。

但前往劝降的黑田官兵卫及蜂须贺彦右卫门，回来后都向秀吉报告说：“清水宗治是极具胆气的勇将，恐不易攻陷该城。”

秀吉听了之后，也说：“对！余亦听说过。虽是小城，绝不可轻视。”

秀吉于是巩固阵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其间也发动两、三次猛攻，高

松城却屹立不动。

白耗了两个月，时序进入雨季。

雨中，双方又交战了多次，守军士气却愈来愈旺盛，反击猛烈。

一天，望着连绵雨天的秀吉，忽然想到一件事，于是对黑田官兵卫高声的说：“官兵卫！有一个计策可攻陷高松城。”

“臣亦有一计。”

“好。写下来看看。”

于是两人都取来笔纸，写下来后，互相交换。一看，都是写“水攻”。

秀吉哈哈大笑，说：“官兵卫，好！就这么办吧。”

所谓水攻，就是贮积大量雨水，将其灌入高松城所在的冈山平原，化平原为湖泊。

这个大计划立即实行了。

包围高松城用以连接各山之间的堤防，全长三公里；堤高七公尺，宽十公尺，是件大工程。

秀吉召集数千名工人，搭建数百间小屋后，开始轮班工作，昼夜不停的筑堤。

工事于五月七日开始，第十四天就完成了。

11. 围攻本能寺

不久，高松城附近七条河川的水，一齐被引进冈山平原内。

一天夜里，高松城主清水宗治听到摇撼大地的大洪水声，急忙起身，跑上城楼。

狂流从四面八方高松城滚滚而来，吞没了田野、树林、道路、房子等平原上一切的一切。

又惊又怒的宗治，悲愤的说：“可恶的羽柴！竟然采取‘水攻’。”

一夜之间，高松城变成湖中的孤城。而且，水还在不断的升高。

当秀吉水攻高松城的时候，京都却发生了事变——明智光秀突然背叛。

正当秀吉完成三公里堤防的那一天，信长在安土城大开酒筵，招待由冈崎城来访的德川家康，这一次的飨应奉行（飨应是招待，奉行是主管）是明智光秀。

当天傍晚，信长和家康坐在大堂的上座，下方左右两列并坐着一百多位重臣，面前各有一方盘，盛有山珍海味的晚膳。

当信长在烧烤鲜鱼上挟动筷子的时候，忽然眉头一皱，怒声说：“好臭！”

众人目光都投向信长。

“光秀！臭鱼怎能吃？”

被信长怒目而视的光秀，面露愧色，俯首不住告罪。

时值梅雨季节，天气非常闷热，以致特地从大阪买来的鲜鱼中，有些腐腥气味。这对于身为飨应奉行的明智光秀来说，是一大耻辱。

信长脾气火爆，丝毫不为光秀的颜面着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光秀！你是飨应奉行，竟拿臭鱼待客。混蛋！”

信长怒叱之后，抓起膳盘，掷向光秀，刚好有一个击中光秀前额，额破血流。

“晚膳全部换掉。光秀，免除飨应奉行一职，明日率军驰援秀吉，听令于秀吉！”

“是……”

光秀血也不拭，俯伏行礼。回到宅邸之后，一人呆坐着，不知夜已深。想到仅仅为了一条腥鱼，遭受这种奇耻大辱，光秀不禁咬牙切齿。他觉得信长虽然是主人，也未免太过分了。二十年来辛苦的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否则织田家那有今天？这样对待功臣的主人不要也罢。愤恨之下，光秀萌生背叛之心。

十天后——天正十年六月二日，明智率着他的部将一万三千人，来到山城国的老坂。

这里有两路，向右前往备中，向左则往京都。

在叉路勒马的光秀，回转马首，焦急的眺望来路，只见一骑飞奔而来。骑士到光秀身旁，就着急的问：“情况如何？”

“信长公确实已于上月二十九日入京。如今住在本能寺，没有兵将随行，身边只有侍臣和侍卫二、三十人。”

“好！”

夕阳西下，群山被染得通红。全军齐整，静待命令，大家都已感觉出一种异样的气氛。

光秀大声宣布：“众人听好！想必各位都已听闻，余任兪应奉行，招待德川家康，遭受右大臣信长的侮辱。至今前额尚有伤痕，斯可忍孰不可忍？大丈夫不能忍辱吞声，血债必须血还，余决心今日袭击信长！”

接着又喊：“众人听着，进攻本能寺！”

一万三千精兵齐声呼应，声势惊天动地。

当时日本的武士精神，就是以君耻为己耻，所以明智军敌忾同仇，士气高昂。

全军往京都本能寺前进。

12. 信长之死

自少年时代起，百战沙场，历经危难的信长，有异于常人的敏锐感觉。他忽然醒来，直觉到某种异常气氛，向他逼近。

信长翻身而起，远方传来震撼地面的步伐声，黑暗中弥漫了杀气。

信长大声叫人。走廊传来一阵疾跑的脚步声，大声叫喊：“主公！”

原来是侍卫森兰丸。

“兰丸进来。”

应声入内的森兰丸，报告道：“主公，真可恨！明智光秀背叛了！”

“什么？”

“我听见远处传来的行军声，所以跑上钟楼观看，明智光秀的桔梗旗帜正逐步逼近。”

信长勃然大怒。

“度量狭窄的光秀，竟然记恨前日之事！”

话刚说完，本能寺四周已响起了冲锋声。信长一听，知道已无法逃生了。

自知必死的信长，平静的说：“兰丸，你是十六岁吧。”

“是的。”

“原本希望看到你长大后，成为英雄，不幸遭逢这个变故，你才十六岁，余真对不起你。”

“主公！怎如此说，臣……臣……”

森兰丸呜咽不止，泣不成声。

“这也是武士的命运。……奋战吧！至少可让后世称赞森兰丸英勇护主。”
“是。”

兰丸应声而起，快步跑到走廊，大声下令：“众侍卫！守住所有门口，不要让敌人接近主公！”

明智军已如浪涛般拥进寺内。二、三十名织田家的侍臣，挥舞刀枪迎敌，却如螳臂挡车，不消多时，即被杀死。

明智军的甲冑武士，有如疯狂的野兽，往正殿和客殿的走廊冲着，接着，弹箭也如雹飞来。

信长上身着白绫小袖衣，下穿紫裙，手持确刀（类似关刀之长武器，但刀身较窄），出现在走廊。

明智军一见，都争先恐后，叫喊着向他冲去。

只见信长大喝一声，确刀一闪，攀上走廊的武士，惨叫一声，翻身倒下。

信长左右的森兰丸、森力丸、森坊丸三兄弟，以及其他侍卫，都拚命抵抗。

发结断落，头发披散的信长，有如传说中的白狐化身，妖异慑人。每逢信长一喝，必有敌人流血倒地。大约杀了十来人时，一支飞箭射中了信长肩膀。晃了一下的信长，摇晃中仍挥下一刀，砍到正要攀上来的一个敌人。

一见情况紧迫，信长弃刀疾奔入内。身为右大臣，首级如被无名士兵取得，将是身后一大耻辱。所以他跑进自己的居室，打算切腹自尽。

此时，由四面八方纵放的火，愈来愈盛，黑烟弥漫。黑烟中依稀可见人影缠斗。

森兰丸守在信长居室的门前，持着枪，有如屹立不动的磐石。他要使信长能从容自尽，并防敌人取其首级。

走廊也冒起黑烟了。忽见烟中跑出一名武士，大声喊问：“右大臣居室在此吗？”

“退后！无耻叛徒！”

兰丸一喝，枪尖对准武士。

“我是明智家三勇士之一——安田作兵卫。看刀！”

“试试森兰丸一枪！”

“哦——！”

枪刀相接有如闪电，火花四迸。兰丸乘隙，一枪刺中安田作兵卫胸膛。

这时，信长清朗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兰丸，再见。”

兰丸一听，立即跪拜，然后飞身跃起，推开纸门。只见信长俯伏着，白衣染满了鲜血。他于是立即推倒纸门，覆盖于遗体上面，并点火燃烧。见到居室火焰熊熊之后，兰丸盘坐在走廊中央，追随信长自尽了。

一代英豪织田信长，就此魂断本能寺。

将高松城变成湖沼中水城的秀吉，该营于石井山山麓的一间寺院，耐着性子等待清水宗治投降。

六月三日晚上，亥时（下午十时）左右，秀吉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还以为清水宗治终于投降了。那知，蜂须贺彦右卫门气急败坏的跑进来说：

“主公！京都发生大事了！”

“什么事？”

“飞马来报，信长公去世。”

“什么？”

秀吉不禁大叫了一声，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惊人消息。昏暗不明的灯火中，彦右卫门看出秀吉脸色大变。

“而且，信长公是切腹自尽。……明智光秀突然背叛，袭击本能寺。”

秀吉怒火中烧，肝肠欲裂，过了好一会儿，才呻吟似的出声说：“原来是……光秀。”

已经作古的竹中半兵卫，初见明智光秀时就忠告秀吉：“光秀并非真英才。眉宇之间流露着深沉、阴险之气，不宜多与来往。”

真是被他料中了。

秀吉推想，信长公必定含恨而终，不禁颓然低头，泪如雨下。

对于秀吉来说，信长公之恩如同再造。要不是他一手提拔武艺平平、出身低贱及面貌丑陋的日吉丸，怎么会有今天？如今秀吉不但是藩侯还被委为远征军总司令。

这一夜，秀吉誓言要为信长报仇。

但是悲伤哀叹是没有用的。虽已誓言讨伐叛贼明智光秀，但目前应如何降伏眼前之敌清水宗治？又如何对付毛利家的三万大军呢？前途真是困难重重。他决心不计一切排除万难，达成使命，于是擦乾泪水，面对现实，对彦右卫门说：“余必须降伏清水宗治，并与毛利缔结和约。”

“是。臣愿主其事。”

“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遵命。”

翌晨，蜂须贺彦右卫门抱着誓死达成任务的决心，骑马往毛利军大本营。

蜂须贺彦右卫门经过四天的努力，终于达成和谈。和约内容为：毛利割让备中、备后、美作、因幡及伯耆五国，秀吉军则须解高松城之水困，救城中五千人性命。

清水宗治觉得战败是可耻的事，不愿苟延残喘——

高松城遭受水困约二十天后的一个早晨，有一艘小船从秀吉的阵地划向城边。

舟上的黑田官兵卫，大声对城内说：“有事奉告城主清水宗治殿。今日，和谈已经成立，当即引退大水，以救城内诸位生命。敬请安心。”

言毕，掉头欲回时，宗治从城楼探身说：“请稍待，我方是否割让领土？”

“正是以割让备中等五国为条件。”

宗治一听，紧抿了一下嘴唇，毅然的说：“请返告秀吉，清水宗治防守不力，使毛利家屈服于织田军而割让领土，已无颜苟生。只要救我城内五千军民，宗治甘愿一死。”

“胜负乃兵家常事，不必言死。”

“哈哈……足下是黑田官兵卫吧，若足下是宗治呢，是否仍厚颜苟生？”

被反问的官兵卫无言可答。当然，他如处在宗治的立场，也是不想活的。

官兵卫的小舟离去后，宗治对军民宣布：“今午泛舟湖上，余将在敌我

双方前切腹。”

城内吁叹声四起，大家都悲叹爱护百姓、体恤部下、勇敢善战的清水宗治。

时刻一到，载着清水宗治的小舟，从城墙缓缓划出。露出水面的城墙上，无数军民目送着敬爱的领主，哀叫声、哭泣声、祈祷声混成一片。

秀吉全军亦屏息凝视。一见宗治的小舟停在湖面，秀吉方面竖有红旗的小舟立时划出。

两舟一接近，秀吉的使者说：“清水宗治殿，在下岨尾茂助吉晴参见。”

“辛苦了。”

“阁下长期守城，想必备尝辛苦，在下主公羽柴秀吉备了些许酒肴，敬请赏光。”

于是将一桶酒和精制菜肴搬到对方舟中。

宗治道了谢，喝了几杯酒之后，手执白扇，站起说：“岨尾殿，请看乡下武士一舞。”

他将手中的白扇一展，朗朗高歌，缓缓起舞，舞姿优雅。

城墙上的军民看了，更是悲从中来，呜咽不止。

在石井山本营内，遥观此情此景的秀吉，不禁深为感动，说：“彦右卫门、官兵卫。

清水宗治真是豪杰啊！”

宗治歌舞完毕，悲壮地喊道：“岨尾殿。请看宗治……”

说完，以短刀切腹而死。死时四十六岁。

13. 激战山崎

中部地方的远征任务一结束，秀吉立即下令大军向京都市行进，讨伐叛贼明智光秀。

一万余将士，从备中到备前，再经冈山城，一路向京都疾行。六月十一日，秀吉军的先锋已到达尼崎。

于是，一直按兵不动、静观情势的诸将，陆陆续续率军加入秀吉的阵营，其中有高山右近、中川濑兵卫、池田信辉等人。行至淀川附近时，地方上的武士，又二十人、三十人的加入讨伐军，使全军人数超过两万。

十三日黎明，秀吉的马帜——金葫芦，在朝阳下，在山崎道上闪闪发光。先锋部队已向天王山东方的一支明智军攻击。秀吉见战机已熟。向全军下令总攻击。

明智光秀在本能寺杀死信长之后，如狂风般袭卷了信长驻守的安土城及秀吉的长滨城，并纠集各地不甘屈服于织田信长的武士们，返回京都，以逸待劳，准备击溃远来的秀吉军。

先是在天王山，双方火枪队猛烈交火，枪声一停，双方同时面对面冲锋，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浴血战。

这场战役中，不负先师竹中半兵卫苦心栽培的岨尾茂助，率军身先士卒，挥舞十字形长枪，如入无人之境，向天王山顶的明智军猛冲。

太阳上升了，耀目的阳光，照在天王山坡道上，草丛中、松树下、岩石阴影中到处是尸体。

不久，山顶上传来话声。说：“占领了！岨尾茂助吉晴占领了天王山！”

呼叫声引起了山谷的回音，也引起了秀吉军的欢呼。高昂士气之下，未时末（下午三时）秀吉军完全占领了天王山。

将本营推动到山崎八幡宫的秀吉，传令全军，要在圆明寺川决战。

圆明寺川长满了芦苇。明智军左翼与秀吉军右翼，隔河对峙。

过了一会儿，两军齐喊，冲向河中，河水四溅，两军就在河中央，正面冲突。但见血肉横飞，河水越来越红。

士气高昂的秀吉军，一波又一波的突破明智军，驰上了东岸。

东岸遍地竹林，埋伏在竹林中的明智军，发动猛烈的反击。

夕阳西下，天边一片血红。这场决战，从下午四时一直持续到下午七时，誓言击灭叛贼的秀吉军，终因士气旺盛而压倒了明智军。明智军溃败。

明智光秀在御坊冢的本营中，听取了不断战败的消息后，终于决心撤退。他对身边的老臣比田带刀说：“带刀，余失算！攻击信长前，忘了秀吉。秀吉实在不好惹，事到如今，只好先撤退，以后再说了。带马来。”

明智光秀在月光朦胧的山道上，向后方疾驰。只有数十随从跟在后面。

翻山涉水，通过村道，进入一阴森竹林后不久，前头的明智光秀，突然闷闷呻吟，伏在马上。原来是被埋伏在竹丛中的人，一枪刺中腰际。后面的比田带刀一声惊呼，赶上前时，光秀已经不支，滚落地上。

击灭信长于本能寺后仅十一天，明智光秀死于无名小卒枪下。

六月十八日，秀吉来到安土城。繁华的市街，已被明智军纵火焚毁，一片荒凉，秀吉不禁黯然长叹。

叛贼明智光秀已被讨灭，可是，此后将如何呢？

柴田胜家、德川家康，不知正在想什么？毛利一族、四国的长曾我部元亲、小田原的北条氏政以及其他诸侯，又对此一意外变故有什么看法？日本难道又将成为战乱时代吗？或者会变得比以前更坏、更惨？

“不！”秀吉自语。

“决不能再度成为乱世。决不能使信长公的伟业就此烟消云散。”

秀吉想起竹中半兵卫临死前的遗言。

“完成日本的统一之后，还有新文化的建设，这些都要靠吾君了。”

秀吉凝视已化为灰烬的安土城，心中立下大志：“对！此事舍我其谁？代信长公恢复全国和平的，既不是柴田胜家，也不是德川家康，必须是我羽柴筑前守秀吉。”

两天后，秀吉回到自己的长滨城，城池依旧，人民看到金葫芦马帜，都欣喜雀跃。

秀吉在马上对路边的人民，含笑打招呼。

进城后的秀吉，不断询问出入的重臣：“找到母亲大人了吗？”

明智军来袭时，秀吉的母亲与妻子逃匿无踪，至今没有消息。

入夜时分，侍卫队的石田佐吉，不知从那里匆匆忙忙的跑回城内报告说：“主公太夫人，安然无恙。”

秀吉高兴的询问：“佐吉，那里找到的？”

“臣以前居住的寺院。臣出征前，秘密安排该寺为太夫人和夫人的隐匿场所，以备本城被敌占领时，安然避敌。那知果然用上。”

“哦！做得好！余自己也没想到长滨城会被占领，亏你想到，并且安排周全。谢谢！”

秀吉由衷欣赏考虑周详的青年石田佐吉。

秀吉马上派人到寺院迎接母亲与妻子。

秀吉跪接其母，低头说：“母亲大人，有劳奔波，敬请宽恕。”

母亲却平静的问：“右大臣样的仇报了没有？”

“儿已于山崎击灭明智光秀。”

“我就是想听到这件事。如无功而返，就是见到你安然无恙，我也不会高兴。”

秀吉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却想大呼：“啊！我的母亲是全国最伟大的母亲！”

第四篇太閤秀吉时代

1. 清洲会议

织田信长有信忠、信雄、信孝及信胜四子。

本能寺事变时，长子信忠正在二条城。他听见父亲战死的消息，就率领少数手下突袭明智军，不幸战死。信忠颇有信长的风范，死时才二十七岁。

次子信雄为北田家养子，三子信孝为神户家养子，四子信胜为秀吉养子。

信忠战死，留下信维及信孝是织田家的不幸，因为两人都是浅薄而没有见识的男子。

信长死后第二十五日——天正十年（西元一五八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织田家重臣群集清洲城开重大会议。参加的有柴田胜家、羽柴筑前守秀吉、丹羽长秀、高山右近、中川濑兵卫、佐久间玄蕃、筒井顺庆、前田利家等人。

会议席上，为了继承人问题，柴田胜家与羽柴秀吉的意见相左。柴田胜家说：“应由神户信孝殿继承信长公。”

秀吉说：“信孝殿为神户家养子。当然该由信忠殿之子三法师君继承。”

信忠之子三法师虽只三岁，但正如秀吉所言，是继承织田家的正统人选。

但是，柴田胜家对于草履夫出身，而获得显赫功名的秀吉，一向反感，所以诘问秀吉说：“信孝殿是智勇兼备的人物，仅仅三岁的三法师君，怎能治理刚统一的日本！”

柴田家是织田家历代重臣，当兵士时的藤吉郎是没资格与胜家直接交谈的。如今，诸侯看待羽柴秀吉竟远比柴田胜家为重，使得胜家十多年来，心中甚为嫉妒和愤恨秀吉。

隐藏在心中的不满，如今爆发了。

秀吉据理力争不肯让步，面带微笑说：“拥戴三法师为君，以神户信孝殿及北皇信雄殿两位为摄政，共同治理织田家为宜。”

他们意见一直不合，无法折衷。

赞成胜家的是佐久间玄蕃，拥护秀吉的是丹羽长秀，前田利家等人则采取中立的态度。

秀吉终于说：“既然如此，胜家殿不妨自行拥戴信孝殿为君，在下则奉三法师君于长滨城。”

言毕，自行返回长滨城。

胜家大为气愤，对信孝说秀吉的坏话，并煽动说：“情形已极明显，秀吉是个想扳倒织田家，夺取天下的野心者。拥戴年仅三岁的三法师君，只是欺世盗名的手段。信孝殿，请讨伐秀吉。”

信孝如果是思虑周密的人，就不会轻率的被柴田胜家的言辞左右。可是，信孝相信了胜家的话，竟说：“秀吉确是妄自尊大！”

于是兴起打倒秀吉的念头，并开始准备。

风声当然传到了长滨城。秀吉神色黯然，对黑田官兵卫等重臣说：“信孝殿真是愚钝。余虽不愿与信长公之子作战，但如不防备，恐将被灭亡……如今只有与柴田胜家决战一途了。”

秀吉立即飞檄四方。

于是天下一分为二。

柴田胜家一方为佐久间玄蕃盛政、胜家养子柴田胜政、佐佐成政、安井左近、毛受胜助、德山秀有、原彦次郎氏次、不破元治等，全军六万人。

羽柴秀吉一方为丹羽长秀、高山右近、黑田官兵卫、蜂项贺彦右卫门等，四万人。

织田家的龙虎，彼此倾其全力，一步一步迈向非胜即死的大决战。

2. 贱岳七枪扬威

天正十一年三月，战火点燃于中部及近畿的山野。

这一场大决战，展开在高山峻岭、大湖周围、城外民家密集的市街、平原、森林等地。但是，决定最后胜败的血战，却极为短促。地点是贱岳。

五月二十一日晨，晴朗的晴空下，以耀眼的金葫芦为旗帜，在法螺声、战鼓声及钲声中，秀吉军排山倒海般急追柴田军而进入贱岳。

在崛切断崖的一处绝壁，柴田胜家儿子的柴田胜政军有的攀登、有的滑落，正喘着气，辛苦的撤退。对面三十公尺左右也是绝壁，往谷底看去，令人寒栗。

上午七时，突然一阵枪声响自对面的东断崖，只见数百名胜政军坠落谷底。胜政军愕然之下一看，连西侧断崖也出现了秀吉军，真是四面受敌。

跳跃灌木丛，踢散野杜鹃花，直冲上来的秀吉军中，有一组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名传后世的贱岳七枪——已故竹中半兵卫组训的侍卫队的七个年青人：福岛市松、加藤虎之助、片桐助作、奥村半平、大谷平马、加藤孙六、石田佐吉。

另外，还有被称为贱岳三刀士的石川兵助、伊木半七、樱井佐吉。

看见这些年青人，为了敢得强敌首级，纵横战场，勇敢善战，秀吉感到非常的痛快。

挑战柴田方首屈一指的猛将拜乡五左卫门的是十八岁的少年石川兵助。

拜乡五左卫门见是少年，喝了一声：“小子，闪开！”

随即以枪挥打。

“看刀！”

从枪下穿过的兵助用白刃横扫，只听得马悲鸣一声，举起前足跃立，兵助扑向跌落地面的拜乡。一瞬间，纠缠着的两个人，从崖上倒栽到谷底去了。

“兵助！”

片桐助作边唤边往下滑；谷底的两人已死，却仍互缠不放。

加藤虎之助与敌方火枪队长户波年人，互显绝技，杀得难解难分，终于以十字形枪刺穿年人胸膛。

福岛市松与敌方大将浅井吉兵卫，缠斗数十分钟之久，终于取得吉兵卫首级。

加藤孙六击取山路将监，糟屋助右卫门击毙德山五兵卫，樱井佐吉杀死宿屋七左卫门。由于这些年青武士的奋战，柴田军溃败，一路向西败走。

秀吉军乘势急追再急追，由山地战转为平地战，柴田胜政血溅田野而死，佐久间玄蕃则被活捉。柴田全军如雾般溃散无踪，胜家逃回北庄本城。

但，北庄城内仅有两千余残兵把守，城外却有秀吉军四万，将城四周包围得水泄不通。

胜家在城阁内点亮灯火，与重臣们把酒交谈之后，从容进入内室切腹自尽。真不愧是名门武士出身。

一听到柴田胜家大败的消息，神户信孝离开自己住的岐阜城，到木曾川边的一间古寺，切腹自尽，时年二十六。

3. 天下统一

信长死后仅仅一年之间，天下平定了，已经没有可与羽柴秀吉相抗衡的人物。本来倾向胜家的伊势国泷川一益也已投降；广岛的毛利一族，不得不承认秀吉势不可当，保持着静默；九州的大友义统也派使向秀吉敬致贺辞；越后的上杉景胜（谦信之子）派使签订同盟。

但是，仍有一潜藏着的英雄，默默地注意着秀吉如何征战取胜。那就是德川家康。

秀吉很想知道家康究竟在想什么，有些什么打算。当然，家康或许也在小心地揣测，秀吉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不久，家康派使呈上亲笔书信给秀吉。祝贺大败胜家，天下太平。

秀吉当然非常高兴。

战争已结束，和平终于来临了！日本全土子民，同声庆幸四海升平！

是年，秀吉四十八岁。

秀吉已是称霸四方，无人敢反抗的人物，能顺自己的理想施政了，而秀吉的性格是，地位愈高，愈重视自己的责任。如今既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人，秀吉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确保日本的和平。

于是秀吉命令诸侯实行“刀狩”。所谓“刀狩”就是征收民间的所有武器，然后全部熔铸成铁钉、螺钉夹等，用于京都新建的大佛殿上。当时的日本，不仅武士，就是和尚或老百姓，也都持有刀、枪、确刀、弓箭、火枪等武器。其实这也难怪，因为天下混乱，随时随地可能有战事发生，大家为了自卫，都备有武器，可是反过来说，连老百姓都有武器的话，难免动不动就动力动枪，这就难怪战乱频仍了。秀吉所以断然实行“刀狩”，就是期望获得真正的和平。

秀吉又推行的一种治理方法是“城割”，也就是把多余的城一一拆除。因为他认为日本国好不容易统一了，以前作为战争根据地的城仍然很多的话，诸侯易起背叛。

其他，废止关哨、开发交通、发展商业等等，秀吉脚踏实地的施行良政，可说是前所未见的大政治家。

4. 兴建大阪城

战后，秀吉脑中有一个大计划——兴筑大阪城。

当时，文化的中心是城。高耸入云的天主阁是文化的象征。

恰如夏夜里无数的飞蛾喜欢到灯火周围，蚁群趋往甜蜜的食物，新的城一建好，人民就怀着美丽的希望，群集于城的周围谋生，那么新时代的新文化必定跟着产生。

秀吉想建筑空前未有的、豪华壮丽的城，是由于企盼实现文化建设的理想。战争是破坏，破坏之后就必须建设。

大阪真是非常适合作为建设之地，它一面临海，境内有淀川，直通皇官所在地京都，并与港口界为邻和外地贸易，左有美丽古都奈良，右有山阴及山阳两道。连结四国与九州海陆通道的大平原的中心地——大阪。不但宜于建设新文化，而且便于号令天下。

地点既然选好了，秀吉立刻着手进行，预计一年完成。下定决心以后，就贯彻到底，排除万难，且绝不拖延，是秀吉的成功处，也是他伟大的地方。

秀吉的构想很大。前田玄以遵从他的嘱咐，尽量做大规模的设计，但是秀吉看过设计图后，仍然嫌小，秀吉认为天下已经平定，紧接着的是积极建设和拓展对外贸易，因此，必须把大阪建设成日本空前未有的大城。

秀吉最讨厌“萧规曹随”式的英雄。日本全土统一之后，他的眼光立即转向海外。

他认为日本想富有，不但要输入海外的文化，本身也必须有不亚于外国文化的伟大成就，城就是其中之一。要有能让外人赞叹的大规模而美观的建筑，才能使日本与外国有同等地位，做平等交易。从这个观点看起来，设计成的大阪城，在秀吉眼中仍嫌太小。

兴筑大阪城的工事开始了。工人六万，木材由各地砍伐后。经由海陆路运来；城墙用巨石，由四国及中部地方以数百艘船运来。普请（工事）奉行是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及浅野长政。筑城的同时，大阪市区也开始建设。

某日，秀吉来视察这一大工事。

昔日的荒野不见了，沼地填满，山丘铲平，濠沟纵横挖凿，市区道路拓宽，商店林立。遥望港口，只见无数帆船，匆忙出入，运输木材及石材。视力所及的陵地上——东至大和川，北及淀川，西到横掘川，南止大濠沟的工地，有辛勤工作着的数万工人。

建造出日本国土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城。宏愿得偿的秀吉，满足的点着头。

和那些生为诸侯之子而只知墨守祖先遗业的人相比，秀吉的抱负远大多了。

出生于贫穷的农家，生长于难言的逆境，度过无暇求学的少年时代的秀吉，一旦出头，仍能不断充实自己。他的思想随着地位的升高，愈来愈成熟，也愈来愈有远见。英雄的伟大在于此。

于是，由一般藩侯也许要十年甚至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巨城，仅只一年就大功告成。

八重天主阁、五层城楼以及本殿，从此夜夜大放光明，增添了大阪夜空的光彩。人民仰望城中灯火，发现日本已获得了有力的新统治者，都深感心安。

5. 小牧山之役

天正十二年（西元一五八四年）春，信长次子北田信雄突然劝说德川家康，合击秀吉。

信雄这年二十七岁，是伊贺、伊势及尾张三州一百零七万石的领主，并不缺什么，但他仍感不满；常说伊势是乡下地方。大阪城完成后，他数说秀吉不该筑城，又觉得自己是信长之子，应该是他住大阪城。埋怨累积成愤恨，终于认为秀吉已忘了亡父之恩，乃决心与家康合力攻打秀吉。

信雄是个看不出时代已经完全改变的公子哥儿。

德川家康受到信雄的劝说之后，认为这或许是攻打秀吉的良机。家康

知道秀吉把自己当作强敌，所以他觉得与其被动的挨打，不如主动的攻击，这也是日本战国时代勇将的一般想法。既然迟早要决战，何不乘秀吉分心于兴建大阪城，而疏忽军备的现在来攻打？家康于是答应了信雄。

听到信雄和家康的联军来攻，秀吉叹息着说：“笨蛋！家康这等人物竟不知余心！”

余实不欲日本国内再见战火。战乱百年，生灵涂炭！……啊，家康为自己之猜忌心所蔽，终受信雄所诱！”

但局势紧迫，不能踌躇。家康与信雄的联军，有六万之多！秀吉立即下令出征。

三月二十一日，总数三万余的将士，自大阪城出发。

这是秀吉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想作战。天下二分，再起大战，则人民将完全绝望，陷入大混乱中。行军时，秀吉好几次在心里骂家康笨蛋。

家康军由滨松出发，经冈崎，很快来到清洲。

东西两大军终于对阵于小牧山。西军的秀吉方总数八万八千，东军的家康方总数六万七千。

满山都是兵马旌旗，蔚为天下大观！秀吉胜，则天下归于秀吉，家康胜，则天下归于家康。

四月九日，战机成熟。秀吉看似将发出惊天动地的总攻击令，那知不然，他派遣池田信辉密袭家康的冈崎城。

由于放密探知悉此事的家康，全军自小牧山迅速撤退，反转攻击池田军。

当密袭冈崎城的池田军殿后部队，夜行到名叫白山林之地，暂作休息时，东军追到，双方发生激战。

旭日上升时，惨烈的战场已经回复寂静，只是飘散着血腥气味。

两军各战死数百名，负伤千余名之后，殿后部队为了脱离德川军纠缠，急向池田军本队会合，而德川军则随后追击。

于是，池田军与德川军又在岐阜岳及神户狭间两地激战。战况更为猛烈，用血肉横飞有如暴风雨来形容，也非言过其实。

激战于下午一时结束，显然是德川军获胜。

听到战败的报告后，秀吉立即站起来说：“回大阪！准备撤退！”

以为会下令决战的诸将，不禁茫然。

秀吉爽朗的说：“哈哈，不必惊异，家康赢了，想必已满足……如此就好。家康一见余撤退，自会撤退……家康想必知道，两军浴血苦战，对彼此都没有好处？若在小牧山决战，余自信必胜。但余却率军奇袭冈崎城，以引家康去追击。家康军果然随后追击，以致两军互有死伤……家康并不笨，不会返来和余决战，所以余要引军回去。”

一知秀吉全军西返的德川诺将，都很兴奋，异口同声的说：“一气追击，必可一举击溃！”

“这正是我军大胜之良机！”

但家康却摇头说：“不可！战事已毕。筑前守引军归去之心，如今余已明白，其意为勿使彼此之部下枉死。如加以追击，必遭埋伏之敌军反击。”

家康制止了全军追击，目送秀吉撤退。因此引起家康与北昌信雄间之不和。信雄气愤地返回伊势的长岛城。

秀吉回大阪城以后，见机亲赴信雄处。信雄见秀吉只带数百骑而来，

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秀吉之意在不使其故主之子灭亡，不禁又是惭愧又是感激，于是和议成立。

秀吉随后遣使与家康谈和，家康当然立即接受。

于是，天下又太平了。

天正十二年就此过去。秀吉拥立为织田家继嗣的三法师，不幸在这年夭折。

6. 不忘旧恩

天正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年），秀吉五十岁了。

七月，天皇召见秀吉，赐以朝臣中的最高位——关白，成为布衣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皇更赐他朝臣的姓——丰臣。

秀吉大为感激，在京都建筑了一所豪华大邸，命名为聚乐第。

聚乐第是东达大宫，南至春日，西及朱雀，北有一条的巨大邸宅，四周围以石垣，并有铁柱铜扉的楼门。居室数百间，其内器物皆饰有金银。隔间之门壁，皆由天才画家狩野永德所绘的四季花草。

天正十五年，聚乐第落成时，秀吉招待了天皇。天正十八年，秀吉在此接见朝鲜使节，天正十九年也在此迎接意大利传教士亚历山大·华利奈尼。

为了让天皇游乐，或接见外国使节而营建的聚乐第，可能是秀吉美梦的实现。秀吉生在屋檐倾颓，逢雨就漏的茅屋，或许从少年时代起就抱着住豪华宫殿的梦想。

天皇在聚乐策落成时，特别高兴，做了一首歌：

万代复八百，万世虽已逝，

此时此刻永不褪色。

秀吉非常感动，和了一首歌如下：

言有尽时，意有穷时；

吾君之寿永无穷尽。

此时此刻的聚乐第内，聚集了日本全国六十余州诸侯，他们都身着华美的衣冠东带，马、鞍、弓等都饰有金银。天皇方面则有亲王、公卿、女御、女中等数百人伴随，在伶人演奏安城乐中临幸聚乐第。

秀吉以黄金百枚、金栏二十卷、麝香二十个、御衣百件、绢百匹、马十头献给天皇。

聚乐第内有如人间天堂，盛宴连开五日五夜。有酒宴、夜游的乐宴、和歌的应酬、伶人的舞乐等等，极尽声色之美。

这正是绚烂的桃山时代（丰臣秀吉时代）的全盛期。

此后十年直至庆长三年（西元一五九八年）秀吉六十三岁去世为止，他都过着幸福无比的生活。

但，秀吉并非耽溺于幸福的英雄，他仍继续致力于文化建设，并次第完成。

天正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他在京都东山建立大寺院，安置十六丈（约五十公尺）高的大佛——以九州、信州的木曾、纪州的熊野运来的木材做木像，漆以彩色的罗沙那佛，又允许曾被信长烧毁的比睿山寺院复建；铸造大判及小判两种金币，以利经济发展。

秀吉对于偏僻地区仍不服从的诸侯，以言辞郑重的亲笔书信劝说，使其大半归服，只有小田原的北条氏政顽固不服。

秀吉于是在天正十七年十二月，亲率德川家康等数百名勇将讨伐，费

时三个月，攻陷了小田原城。并劝家康说：“除足下之外，无人能统治关东。筑江户（今东京）城而居，以统治此地如何？”

家康高兴的接受了此一提议。

在讨伐北条之际，秀吉偶然间听到，年老的松下嘉兵卫孤独的住在三河凤来寺山内，于是派石田三成传话，说秀吉要报昔日之恩。松下嘉兵卫非常的感动，但是以年老体衰，一再推辞。三成不得已，带了嘉兵卫的儿子回来。

秀吉感叹着说：“松下嘉兵卫真是重视武士精神的人物。”

秀吉在统一全国以后，立松下嘉兵卫为藩侯。

7. 安详去世

秀吉自小田原归来之后，与朝鲜使节会见于聚乐第。他原想与朝鲜缔结盟约。促进文化的交流。但是，话没有谈拢，决裂之后，出兵朝鲜。

庆长三年（西元一五九七年）夏，日本军在蔚山血战的时候，在京都新建的优见城内，秀吉身患重病，自知多采多姿的生涯已近尾声。

其实秀吉在二、三年前就已自觉身体衰弱，他自认还不能死，担心自己一死，不知日本将如何，更不知丰臣家会如何。如今卧床不起，想到嗣子秀赖才六岁，死也不能放心的秀吉，终于想到了一策，那就是选任大老（将军麾下权位皆高的顾问五人以及奉行五人），赖以巩固丰臣家的基础。

秀吉从众多臣属中，选出认为最能信赖的十个人。五大老是：前田利家、上杉景胜、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及德川家康。五奉行是：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增田长政、长束正家及前由玄以。

任命以后，秀吉很快的召集五奉行及五大老到病床前，严肃的下命令要求大家：“合力扶助秀赖，守护丰臣家，以保天下长久和平。”

他本来想说拜托拜托的，但又觉得不能显得软弱，因而作罢。

五大老五奉行都亲自书写誓言：“决不违背太阁样之命令，誓必拥护秀赖样。”并盖上血判。所谓血判，是割破小指，滴血时盖上的指印，是武士最崇高的誓言之证。

秀吉总算放心了。不知是否为此，残暑过去，凉爽的秋风吹起时他的病况骤然加重，不论谁都认为他不行了。有人认为该召唤五大老及五奉行来，但秀吉断然阻止道：“绝不能打扰任何人。大家各自坚守其城善尽职守印可，勿使欲谋反者有可乘之机。”

他以遗书致五老，或许是死期将近之故，遗书的笔调柔和而恳切。

其中一段如下：“至盼照护秀赖早日成长，以继承余之遗业。余所望者唯此而已，别无任何遗憾。拜托！拜托！”

秀吉的文章虽很简洁，却是真情毕露。他幼年时虽然读书不多，由于日后的努力，不但遣辞得当而且书法充满秀逸之气。他临终时还做了一首和歌：

朝露消逝如我身，世事已成梦中梦。

咏毕此歌，疲倦已极的秀吉，闭上眼睛，平静的去了，英雄从此长眠。在结束变化万千的一生之前，不知秀吉脑中在想些什么？也许在想：“功名就之后，在大阪城所度过的繁华愉悦的日子，有如梦中梦……”也许在担心“德川家康会打倒丰臣家。”

不论秀吉死前想到了什么，秀吉死的时候，态度安详而面带微笑。

也许，秀吉临终时，身旁只有啜泣的妇女及幼童，反而不致于扰乱了

他的安宁。

总之，秀吉的一生，于庆长三年（西元一五九八年）的旧历八月十八日黎明，在伏见城内殿的一室，安静的去世了。

烈火疾风

作者：赤军长胜

01.

宽永七年四月，上杉军攻入了越后，前锋直指春日山城。

春日山是上杉谦信的出身地和以后的首城，大宰少貳虎之斋信弘日思夜梦的故土。

中军高举着谦信的白底“毗”字大旗——究竟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越后之主，还是要缅怀先辈的光荣，才把这件老古董从箱底翻出来，可就只有信弘一个人明白了。

但如果说是为了证明什么，信弘可算打错了念头。谦信去世已经整整五十年了，还有几个人记得这面曾经叱咤北陆的大旗呢？说到底，老百姓和足轻们，才没有落魄大名追悼先辈光荣的那份闲心呢。

然而终究，“毗”字旗插到了春日山城下。

守卫春日山城的，是堀氏的老臣小池肇夫，官拜越中介，以及北陆名将岸浩田、深泽大广，总兵力一千七百。上杉却有整整一万五千大军。

肇夫一面分派职司，巩固城防，一面紧急向正奉敕在佐渡围剿水匪的堀政成求援。

无论肇夫，还是越后领主堀政成本人，谁都没有料到信弘会向自己发动攻击。

后水尾天皇退位后，幕府排斥他的诸多皇子，立有二代将军秀忠血统的七岁女孩兴子继位，即明正女皇。明正登基不到一年，上皇突然驾崩，而时隔不久，二十一岁的安仁宫亲王突然在广岛出现，声称上皇是被幕府暗中鸩杀的，号召全日本诸侯起兵倒幕。

各地诸侯立刻依和幕府的亲疏远近分为两派。亲藩与谱代，诸如松平、神原、本多，和部分关原之战中投诚的外样，如伊达、浅野，自然而然地愤斥安仁宫亲王为叛逆、妖言，开始聚兵向西国移动。其它外样大名，尤其是关原战后被削减了封地的如上杉、毛利之类，则成为倒幕军的主力，颇想趁此机会恢复战国时代的光荣。但更多大名则持观望态度，准备依双方实力消长的状况来决定行止。

北陆二十八万石的大领主中少弁堀政成正是如此。

因此政成作梦也想不到上杉军会趁着天下变乱，向自己发动攻势，这种莫明其妙的战略也只有信弘能够做得出来。不过仔细想想也并非全无道理，信弘响应安仁和毛利的主要动机，不正是恢复祖父谦信的光荣吗？那么先恢复谦信公光荣的领地不是顺理成章吗？由此可见，为什么近百年来无人有兴趣理会的皇室继承权纠纷，竟会闹出这样的轩然大波来，倒幕诸侯都怀

着什么不太光彩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吧。

春日山是座坚城，肇夫、浩田、大广又都是天下知名的勇将，但终究兵力太过悬殊，而上杉军在信弘多年不懈的操练下，其战斗力更是东国之冠；在固守了四天以后，堀军终于弃城败退了，小池肇夫背后中枪，死于北门之下。

就在上杉军入城的当天夜里，堀政成的先头增援部队开到了距春日山不到十里的平原上。政成的动作够快的了，简直前脚后脚，还是功亏一篑。

那是由堀政胜统率的三千名骑兵，是堀氏骑兵的精锐。当浩田、大广和几百名残兵败将，见到漫山遍野的红色越后靠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春日山有救了！”

但是大广随即皱起了眉头：“怎么这样行军？距离敌人不到十里了，还不整列缓进，难道要一口气冲到城下去吗？”

骑兵的冲锋是威力巨大的，但汉国古谚云：“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眼见这支长途奔援的骑兵，人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还是不知死活地冲锋，浩田和大广不禁心里擂起了鼓。

大广的脸色雪一样白：“难道是他？”

“谁？”浩田好象料到了什么，“你是说，越中守？”越中守即政成的胞弟政胜。

堀氏的骑兵一直冲到距春日山五里远近，才稀稀拉拉勒住战马，但随即左侧一阵砲响，当场放倒了十余骑。政胜临危不乱，亲率大军奋勇扑去，于是本来应该在右侧响起的铁砲，打到了堀军的阵后。

大广点头，两人同时在心里长叹一声：“完了。”

“毗”字大旗在夜幕中带着一股地狱般的杀气出现了。米泽藩的步卒呐喊着杀到，步卒统领是人称“白天狗”的柿崎长部。

在硝烟中团团乱转的骑兵，根本挡不住长枪步卒的远距离刺击。不少人从马背上栽下去，栽到近在咫尺的战友身上，神智昏乱中，抱住战友一齐倒地。“毗”字大旗在夜风中猎猎地抖动着，无论是爆炸声、呐喊声、惨呼声，都压不住这“猎猎”的声响。信弘立马旗下，一动不动，好象地狱的阎摩罗。

这场战斗，堀军以两千余骑的惨重代价，换来了政胜的失踪。指挥权落到了副将竹村甚兵卫和赶来会合的大广、浩田的手中。合计千余败兵急退三十里，重新整编，等待后军前来接应。

上杉信弘留家老直江景介镇守春日山城，扑灭余火，加固城防，自己则亲统大军北上，立誓要把“毗”字旗一直插到佐渡岛去。

路经昨夜的战场，数百具马尸横了一地。

“缴获如何？”信弘转头去问负责清理战场的长尾志摩。

“直接可以上战场的共有一千二百匹战马，”志摩指着不远处刚组建起来的一支白色靠旗的骑兵队，“以及一应装备。三百匹受了轻伤，留在春日山城中调养；另有近四百匹伤势太重，只好宰了充口粮。”

信弘点头。半夜之间把一切相关事项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这并不是志摩的专长，在行动如风的上杉军中，几乎每一员将领都具备这种特殊的才能。

信弘注目在那支威风凛凛的骑兵队上，看得出他们中有几近半数是战降的越后兵。

“越后的骑兵，”他在心里说，“永远应该是我上杉家的！”

堀政成的五千步卒，分为前中后三队，于春日山陷落的第二天，陆续开进了坂户城。

几乎同时，政胜的败报也到了。

政成没来得及卸去甲冑，正靠在城门边上大口大口地扒拉着茶泡饭，听到这消息，愣了一下，然后一声不吭地跨上马，缓步奔进了内丸。他摘盔除甲，漫不经心地往廊下一扔。

“四郎，四郎，”他叫着贴身侍卫的名字，“传我的命令，诸部原地休息待命，叫式部负责四城的守卫。”

所谓“式部”，指的是官拜式部少丞的吉田忠世。政成分派完毕，大模大样地在上首坐下：“有鱼吗？给我切一条来。”

命令传布下去了，第一个表示异议的，是长子成进。

“父亲，我请求，”他一进门就老实不客气地嚷道，“率领本部人马出城迎敌！”

“就你那八百人？”政成斜斜瞥了他一眼，“去送死吗？”

成进满脸通红，嚷道：“我不愿意被天下人看作是懦夫！我也不愿意您被……”

“什么？”政成听他没了下文，就问道：“天下人？是你把我看作，看作什么懦夫吧。”

“敌军侵入了我们的国土，不能把他们赶出去，就是、就是……”成进终于忍不住把那两个字说出来了，“就是懦夫行为！您要干什么？守城吗？我们应该进攻，而不是防守！”

“放肆！”政成口气挺重，实际上惋惜多于愤怒，“进攻？向哪里进攻？春日山吗？”

“我们应该夺回它！”

“可一出城就会碰到上杉……”

“那就战斗！”

“战斗？拿什么战斗？我丢掉了几乎所有的骑兵。野战我们打不过上杉的……”

“那就战死！”

政成差点没让鱼骨头噎着，“战死？！”

“光荣的死好过屈辱的生！”成进的脖子一梗，狠狠地盯着政成随手撂在一边的长刀。

政成大怒：“不要在我面前说这句话！是他，就是他这样教你的吗？就是他扔掉了我的精锐骑兵！光荣的死吗？！”

“是的，”成进的话音更加高昂，“光荣地战死！叔父是我的榜样，即使他败了。”

敌我兵力悬殊，失败并不可耻，但他可贵的是并不退缩……”

政成一扬手，把筷子向成进脸上扔了过去：“并不退缩吗？很可贵吗？！明知道兵力悬殊为什么正面阵地战？何况他还，他还……他中了埋伏！”

“敌人太过卑鄙狡谲……”

“你把兵法诈谋称为卑鄙？”政成大骂，“滚！你给我滚！滚出去！”

成进强压下怒火，深深一伏，“瞪瞪”地跑了出去。政成双手抚住脸，长长地叹了口气：“政胜这小子，还是死了的好吧。”

上杉军三战三捷，连破竹村等人的残部，五月三日，包围了坂户城堡。

竹村甚兵卫最后只剩下七十四骑逃入坂户城。政成大大地奖赏了他们，因为他们的顽强抵抗，为城防工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有成进一直为三将未能英勇战死而耿耿于怀。

柿崎长部南门，本庄原繁东门，小笠原氏重西门，三面围攻。堀军在政成的亲自指挥下，凭借坚固的工事，给上杉军以沉重打击。信弘不是个有耐心的人，尤其无法忍受长期攻坚战。半个月以后，他命柿崎长部总统三门攻打，自己回到了春日城堡。

坂户依水而建，北门有鱼野川围绕流过，上杉军不习水战，成为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敌军围城的第四天，就有一骑快马从北门飞驰入城，向政成报告佐渡水匪再度猖獗，牵制了后续部队和牧野的盟军不能抵达的消息。

政成可算伤透了脑筋，本来他是希望单独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打赢这场战争的，现在看来犹如梦幻泡影，非向他藩求救不可了。可是向谁去派遣使臣呢？新发田的沟口和上杉一样，觊觎中越后肥沃的土地已久，求他发兵救援，无异于前门拒狼，后门揖虎。越中的松平氏清倒是可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不过就他那缺乏训练的不到两千足轻是抵不了什么的，何况万一打开越中门户，把前田百二十万石这只大老虎放了出来，那才叫得不偿失哪！

他连夜召见家臣枳三郎家丰。这个家丰，自称是根来众出身，精通忍术，并且和各地寺社都有暗中的联系。政成通过他，为自己撒开了一张可怕的间谍之网。

首先，要让羽中的佐竹高知牵制住沟口久孝，越中的松平氏清和若狭东部的松平多闻牵制住加贺藩前田嘉也，这样就切断了上杉信弘的左右臂膀。接着，政成情辞恳切地写了一篇效忠书，派人飞马送去江户，立誓保卫将军，并希望关东各路护幕诸侯，如水户德川、结城松平，以及保科、真田、酒井、土井等，能够从侧后打击米泽。

既然战争首先在自己的越后爆发，那就想办法让它象滚雪球一样蔓延到关东的每个角落吧——政成也许是这样愤愤不平地想着。

当初开始写这部伪史的原因，连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反正查了不少书，费了好大的功夫——文中的人物，当然基本上全是伪造（女皇和将军是真的），至于当时形势，也作了一点修正（比如越后早就不是堀氏的了，可是实在喜欢堀秀政，于是造出个他和北条氏康的合体堀政成来）。

本来拿给 KING 看着玩儿的，可当时《PC&TV》初创，稿件很缺乏，这小子竟然丝毫不加注解地就登了上去！恐怕有不是很了解日本历史的朋友会当成正史（起码该标注一下是“伪史”嘛），气得我真想宰了他。嗯，会让他也出场的，而且会是个很招人厌的家伙——哈哈，讨厌 KING 的朋友们敬请期待吧。

02.

将军对效忠信当然大喜。他不能容忍有“北陆氏康”之号的堀政成不旗帜鲜明地站到幕府一边，更不能容忍“雪国之虎”再次控制越后。他几乎完全按照政成的引导，给保科等人下达了出兵羽前的命令，并且还派老中松平伊豆守亲率三千骑兵往援。

五月中旬，命令就到了结城。二十六岁的松平元朗立刻找来首席家老

川口基定。

“是你劝我拥戴幕府的。”

“是，”基定知道这个浮躁的年轻人要说些什么，但他不动声色。

“可是现在将军给我下达了出兵羽前的命令。”

“是。”

“是什么是？！”元朗的眼珠子瞪成了鸡蛋大，“我不会成为江户城里那个低能儿的棋子的！”

“谁是棋子，现在还很难说。”基定依旧不慌不忙。

“什么意思？”

“我知道殿下一直对越前五十万石的旧领地耿耿于怀……”

“说什么归还结城的原封，把我赶到这二十四万石的穷地方来。哼，我怎么说也是松平一门，神君的重孙，他、他有什么道理这样做？！当初若没有秀康公在北陆牵制上杉，神君也未必能轻而易举地在关原得手……”

基定知道主人一发起牢骚来就没完没了，急忙打断了他的话头：“可是这回出兵是立功的好机会……”

“立了功，他会给我增加石高吗？”

“那倒未必，不过若是夺得了羽前的土地，将军不好意思让您再吐出来吧。”

“唔，有理，”元朗微微点头，终于消了点气，“可是阿部在西边一直觊着我的土地哪。”

“阿部贞保并不足虑，您只要派犬子领千余人马守住西界，他绝对不敢东踏一步，”基定及时送上一顶高帽子，“其实仅您的赫赫威名已经足以震慑他了。”

元朗不语。

“这是新的战国的开始啊，”基定继续打气，“谁不想把握天时，倚仗强兵快马去夺得土地、财富，和霸权呢？”

“好！”元朗终于高兴了，“那就事不宜迟，即刻出兵——你赶紧下去准备吧。”

基定回到宅邸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客人还坐在客厅里，悠闲自得地品着茶。

“啊，让您久等了，”基定坐下来，“没有猜错，确实是为了出兵羽前米泽的事。”

“元朗公同意出兵了吧。”

“一开始还闹些小孩子脾气——小孩子就需要哄啊，我说可以趁机夺得出羽的土地，他终于同意了……哈哈。”

“那就好，”客人表现得非常满意，“您的恩情，中少弁大人会铭刻在心的。”

“您吩咐的事，在下已经办好了，”基定把身子往前凑了凑，“您答应过的事……”

“谢礼三五日内即可呈上，至于亏空嘛，”客人笑了，“此番出兵，军需总务一定由您负责，到时候从物资和缴获里挪那么一点点，空洞不就补上了嘛。”

“真是的，怎么连这点也想不到，”基定有点尴尬，“真是承蒙指教。”

“此番出兵，不仅是为了中少弁大人，也是为了元朗公，更是为了阁下，”

客人笑笑站起来，“好了，在下告辞了——还得到其它几家跑一跑，让他们进军不要太迅速了，这样元朗公才好独得大功哪。”

基定送到屋外，客人深深弯腰行礼，然后一纵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基定转过身，叹口气，摇摇头。

一边围困坂户城，一边上杉信弘派游骑攻下颈城、冈田、米山寺，直指柿崎。只要打下柿崎，翻过米山，前面就是南越后和中越后的另一门户上条城堡。再北就是琵琶岛，然后就一马坦途，可以直指牧野藩主城长冈了。

他这一战，绕过新发田与长冈藩，由上野北境楔入，不先攻坂户，反而翻越饭土山、天水山，破新井、金石，直薄春日山。一方面是为了切断越中和信浓的倒幕军援兵，一方面也是为了先下春日山城，可以予敌方士气以沉重打击；但因此也把战线拉得过长。

政成是被困在坂户，不能动弹，但若是真田长昌横插信浓川，很可能将上杉南北兵力一截两断。因而他一面包围柿崎，同时东指千手，希望由此抄坂户的后路。上杉军兵力分散，但依旧攻无不克。

五月底下柿崎，六月初攻下千手，不几日又下十日町，直迫八个卡，击退牧野的援军三百人。不出信弘所料，真田长昌恪守中立，只是派重兵扼住小泽岳通路，以防上杉顺手牵羊，进入他的上野。

然而，奉将军之命，结城松平、保科、酒井的一万三千大军，于六月下旬攻入了米泽藩境内。

作为联军先锋的，是上野前桥藩十三万石酒井忠平统率的三千步骑兵。这位酒井常陆守，乃是“德川四天王”之一酒井忠次的嫡孙，正当壮年，颇有勇名。当日他头戴白牦尾装饰的南蛮兜，身着金色蒔绘南蛮胴具足，外罩白底紫樱花的阵羽织，骑一匹大陆种的白马，当真是潇洒俊美，无人能比。

酒井前锋直指米泽城。六月廿八傍晚，行至西吾妻山中，眼见红日西坠。忠平正准备停住队伍，就地扎营休息，忽然一阵冷风卷来，两边高坡上神鬼般涌出无数黑影。

“不好，中埋伏了！”忠平扬起日月军扇，刚准备下达组织圆形阵御敌的命令，一骑快马已到面前。

“在下村上长门介之子太郎虎吉是也。”敌将挺着杆黑漆十文字枪，其势如风，直卷而来。

“吾乃酒井常陆……”忠平还没来得及报完姓名，村上虎吉一个收势不住，枪尖已经贯入他的胸甲——浓稠的血浆染透了白色的阵羽织。尸体倒栽下马，一名足轻奔过来，按住脖根，割下了首级。

酒井军乱成了一团。酒井家的宿将如小野秋信、鹰司家龙、佐佐木家纲等，都先后中枪、中箭而亡。战斗只进行了一刻多钟就结束了，三千大军当场被杀死八百余，剩下的，全部做了俘虏。

两旁高坡上，上杉的竹雀旗在晚霞中熠熠生辉。五百名羽前的步卒和千余具草人，卫护在主将村上长门介义隆身侧，仿佛地狱中冒出的饿鬼一般。

松平元朗和保科正孝是次日清晨才得到败报的。事实上前一天傍晚的伏击战打得极为漂亮，酒井军没有一兵一卒漏网。联军的主力直至遭遇村上义隆和赶来增援的长尾政亲共七百步卒的据险防守，才明白先锋已然覆没了。

会津藩的大将野间仲国一马当先直冲要隘，当即被流矢贯穿面门，滚到草丛里去了。

保科正孝见势，立刻命令全军后撤，这样一来，松平军的侧翼被完全卖给了敌人，还好川口基定见机得快，扔下百余具尸体，仓皇逃窜。

两军象是比赛着撤退，你一里我二里，你再三里，我再四里，直奔出十余里地去，才终于收束住人马，扎下大营。

在基定的鼓动下，松平元朗气乎乎地来找保科正孝。一进帐，看见正孝正悠哉游哉地在吃茶泡饭就味甑，差点没把肺气炸了。

“吃，还有闲心吃？——你为什么那么着急撤退？！”

“地利、士气都于我军不利，当然要撤，”正孝理直气壮地回答，“着什么急，我们还会杀回去的。”

元朗大怒：“即使必须撤退，为什么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

“贵我两军应当共同进退，”正孝咽下最后一口泡饭，抹抹嘴，“在下既已撤兵，贵公当然也必须撤下来，何必通知？”

元朗恨不得扑上去掐住这老胖子的脖子：“你不知会我一声，单独撤退，害得我损失了一百多人！这也叫‘共同进退’？你逼我……”

“一百人算什么？”正孝好象也有点发火了，“在下的大将野间美浓也阵亡啦……”

“野间一勇之夫，死不足惜。”

突然一个沉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什么人如此无理！”

元朗正好一口恶气无从发泄，一个转身，长刀出鞘，直向说话之人劈去。

“叮——”的一声，刀高高飞起，插在帐顶的木梁上不住颤动；元朗一个筋斗倒栽了出去。

“伊豆守大人在此，”一人高声喝道，“不得放肆！”

来者原来正是此次出兵的总大将，拥有千叶十万石领地的老中松平伊豆守广亮，以及其家臣海原三郎之介、高岛右兵卫长直。

“老大人到了，”正孝连忙堆下一付笑脸，迎上前去，“在下正盼着您来哪。”

元朗此时已经爬起身来，一见自己挥刀所向的目标竟是将军最宠信、自己也最害怕的松平伊豆，不禁冷汗如雨，双膝发软。

正孝暗自偷笑，心想：“小兔崽子，这回你可大祸临头啦！”

广亮大步走过来，老实不客气地在正位坐下。海原三郎连忙在桌上铺开随身携带的军用地图。广亮看也不看正孝和元朗一眼，只是注目在地图上。好半天，才冷冷地开口：“战况我已经知道了，酒井这只蠢猪！”

顿了一顿，他又道：“你们还剩近一万人，我带来了旗本三千。据伊贺众报告，上杉在本藩只留了四五千人，兵力对比我们还是占绝对优势。虽然战力不足，但可以用战术来弥补。”

他抬头望一眼正孝：“把山内兄弟叫来，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正孝尴尬地笑了笑：“这个……在下留他们守藩……”

广亮一愣：“一个也没带来？那……伊东义景呢？”

“在下也、也……”

广亮大怒：“阁下这回带了谁来？！都是野间这种草包吗？”

“不、不，”这回轮到元朗偷笑了，只听正孝嘎嚅了半天，“还有高坂五郎六郎、工藤少典、武藏大丞、河原少监……”

广亮的双睛越瞪越大，象要爆出来一样。终于他长叹一口气，打断了

正孝的话：“这回是来打仗啊，保科殿下，不是吟诗赏花，带他们出来干什么……”

战争在第三天早晨再度展开。满山谷里都是幕府的三葵纹靠旗，包括千叶赤底葵、结城菱葵，和会津的金色葵，呐喊声响彻云霄。但上杉军依旧据险死守，使联军无法前进一步。

午前，松平广亮重新调整了战术。他把全部一万三千兵马分为七个梯队，每个梯队约两千人，分别由海原三郎、高岛长直、松平元朗、川口基定、保科正孝，结城藩骁将鬼岛平太和他自己指挥，轮番进行冲锋。但每一梯队只是摇旗呐喊一阵，冲上几十步便即退回，以免被坡上的弓箭和滚木擂石所伤。

广亮端坐在本阵中，悠闲自得地摇着军扇。松平元朗站在他身边，双唇嚅嚅了半天，想要说什么，却又不敢开口。

“想说什么就说吧。”广亮依旧面无表情地望着远方。

“是，这个……”元朗壮了壮胆气，“敌军据险而守，我们还把兵力分散，这个……如此下去恐难以成功。”

“那阁下以为，若是集中兵力呢？能否拿下此山？”广亮斜眼望望他。

保科正孝恰好从战场上回来，才跨下战马，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对结城这兔崽子再次吃瘪真是乐不可支：“山道过于狭窄，顶多只能铺开两千人，多了，只会给敌军当活靶子。”

“可是，可是……”元朗还是不明白，“只这样叫喊数声就往下撤，能起什么作用？要是明知不能取胜，不如暂且罢兵，另寻他途。孙子曰：‘兵贵胜，不贵久’。”

“你还知道‘孙子曰’！”广亮在心里狠狠骂了一句。他实在懒得再向这个傻小子多解释，站起身来，戴上鹿角柿形盔：“现在是鬼岛吧，我也该上了。”

幼读兵书，虽然没有机会上阵打仗（哇呀，新时代的战争也越来越没有意思了），纸上谈兵，构思几场战争出来，还是挺有趣的。不过逐渐发现名将易写，弱智难描（比如这个结城元朗）。

有知兵的朋友吗？对在下的策划如有异议的，非常欢迎来信讨论。

03.

没有人发现，就在不远处的山峰上，一具南蛮千里镜正居高临下，窥伺着这一切。

持镜的是一个年轻人，在他身边还站着一位四十上下的中年男子，二人均是游方僧人打扮，戴着宽大的斗笠，遮住了眉眼，看不清相貌。

“村上很会选择地形嘛，”年轻人赞叹一句，“以七百人独拒万余大军——难道上杉真的不可战胜吗？”

“未必，”中年男子摇晃着手中的木杖：“当初上杉谦信在，不也没能在川中岛战胜信玄公吗？何况现在是上杉信弘……”

“可惜今天没有武田德荣轩了，”年轻人放下千里镜，转过头来，“不过这场仗最晚申时就可以结束了。松平广亮终究老奸巨滑。孙子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广亮可谓善战矣。”

中年男子接过千里镜也望了一会儿，点点头：“对，上杉军已经相当疲乏了。我要是村上，找个机会赶紧溜之大吉吧。”

“有人说上杉只懂前进，不会后退，”年轻人拔起自己插在地上的木杖，象是准备离去了，“也说不定会拚到最后兵一卒呢。”

“不，我见过村上义隆，他不是个一勇之夫，”中年男子把千里镜递给同伴，“我敢打赌，不到未半他就会撤退的。”

“我不和你打赌，”年轻人笑笑，“上杉倒也满有眼光，留下他和须田亲纲镇守羽前。”

中年男子叹一口气：“当年村上、小笠原、须田、井上、高梨、岛津、栗田，七家争雄北信浓。信玄公北上后，他们被迫投了谦信。而谦信为了帮助他们收复故土，在川中岛与信玄公交兵六次，杀得两败俱伤，唯一的收获，就是从此得到了七家的人心。连柿崎、斋藤这样的旧臣都曾经背反过谦信，只有他们始终不渝。”

“这正是，”年轻人似乎无限想往，“上杉谦信的可敬之处。”

二人离开战场，策杖西行，天快黑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小的村庄。

村子里不过五十多户人家，但村尾却有一座古刹，颇为雄伟，占地也广。二人入寺参拜了，见过住持僧，才知道这座“林严寺”是南北朝末年留下来的，也算出羽有名的道场了。

住持让到方丈，叫侍童奉上茶来，打听二人来历姓名。二人自称从信浓来，欲往熊野三山参拜，然后胡乱捏造了两个姓氏，住持倒并未起疑。正在交谈，忽然一个沙弥慌慌张张奔了进来。

“师父，师父，不好啦，有大、大大队人马杀过来啦！”

“你说什么？别慌，讲清楚点。”

沙弥喘着气：“今天弟子、弟子去山上砍柴，走、走远了点，往回赶的时候，突然看见漫山遍野、铺天盖地无数旗帜，好、好大一支军队向咱们这儿开过来了。”

“阿弥陀佛，”住持唱一声佛号，“可看清楚是哪一家的旗号？”

沙弥瞪大了眼睛：“那么多长枪大刀，弟子吓、吓都吓死了，赶紧跑回来报告您老人家，哪里还来得及看他的旗号？”

住持骂一句“真正蠢材”，然后转向两名行者：“二位来得不巧，敝国这两日正在打仗。我们常住的不会出事，二位要是被武士们遇上了，却说不定被诬蔑成奸细——还是躲一躲的好吧。”

“本以为乱世已终，谁料……唉——”中年男子装模作样地叹口气，“只是天已经黑了，我们又人生地不熟的，躲到哪里去才好呢？”

“不、不，老衲并非要赶二位离开，二位就躲在寺内，”住持举着灯台站起身来，“请随我来。”

行者们跟在他后面出了方丈，来到后院一座高塔前。塔一共七层，但上到顶层后，住持在一块砖上扳一下，头顶却又出现了一座小门，并且垂下具藤条编成的软梯来。

“这是战国时代，先辈为了躲避战乱而设的藏身之所。唉，原以为没有用处了，想不到……”住持一边感叹，一边催二人上去。

行者们爬上塔顶的隐秘阁楼。空间不过两三间大小，并且很矮，根本直不起腰。他们向住持合什为礼，收好了软梯，住持又把暗门关上了。

“猜猜看来的是谁？”年轻人低声问同伴，同时塔外人喊马嘶，传来很嘈杂的声音。

“哪里用猜，”中年男子在墙壁上发现一个透气的小洞，正好斜对着方丈

的西窗，“千里镜拿来。”

千里镜下，方丈的情景尽收眼底。

只见一员大将阔步走入，和匆匆赶回的住持相对施礼。住持让座，大将也不卸甲，只把头盔摘下来递给侍从，然后在禅床边斜斜坐下。

“喂，”中年男子轻声道，“这套甲冑我好象认识。”

“天下名甲千千万，你见过几套？”年轻人在一旁嘲笑他。

“没见过也听说过，不信你来看。”中年男子把千里镜递了过去。年轻人接过镜来，凑到小洞上。

那是一套伊予札紫丝缀胴具足，外罩白底洒花的阵羽织。大将正侧对着二人，太远了看不清相貌。

“天下紫丝缀胴千千万……”年轻人轻声哼出调来。

没等他哼完，中年男子在后一捅他的腰：“注意那头盔！”

头盔在侍从的手里，是一具黑色的筋兜，但前立很有趣，那是金色的三日月，并且在三日月中心，还多了一个镂有梵字的金色日轮——吹返上隐约也镂有梵字。

“这是，”年轻人回过头来，目光中流露一丝惊愕，“上杉谦信的梵文三日月筋兜。”

中年男子点点头。

“那么，这个人……”

“上杉信弘——他回来得好快！”

幕府联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连松平广亮也没料到上杉信弘的动作有这么快。保科正孝和松平元朗更是一望见谦信的梵文三日月筋兜就吓得魂飞天外了。

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上杉信弘本人，信弘是在十天以后，才统率两千步骑兵回到米泽的。

打着信弘旗号大败广亮等人的，是“白天狗”柿崎长部统带的北条、小笠原、岛津、井上、藤田诸部共一千四百骑兵——由战降的越后兵马组建起来的新的上杉骑兵队。

“毗”字大旗在尸山血海中纵横，联军先锋高岛长直当场奋勇战死，会津和结城两军不约而同地转身狂奔，牵动了广亮的三千旗本军也无法正常作战。多亏海原三郎之介率本部拚命抵敌，才使广亮逃得了一条性命，但三郎之介却从此下落不明了。

联军直退十五里，才一立寨，上杉军又到，再退十五里，三退十五里，才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清点人马，所剩竟不足千，其中广亮的三千旗本几乎全军覆没，只余一十四骑。

老将军松平广亮仰天大哭，当即决定剖腹谢罪，亏得正孝和元朗及时拚命拦阻，才使他终于打消了自裁的念头：“是啊，我罪无可赦，请将军下令制裁吧——我没有剖腹的资格呀。”

半天又一眨眼过去了，会津和结城的散兵陆陆续续归了队，计点一下，兵马又壮大到了近九千。也就是说，这两支军队统共才损失了数百人。这种逃命的速度和效率，让来自江户的遍身是伤的旗本们瞠目结舌；广亮也终于不再自责了，却差点吐血。

五天后，一骑快马奔入江户城。

广亮手书报告战况，并希望割去正孝和元朗的世袭领地。是割去不是削减，一向宽厚的广亮这回竟用了“一石也别给他们留下”，这种激烈的语句。

将军大吃一惊。

消息传到北陆，已经是七月中旬了。政成长舒一口气，越后总算暂时保住了，虽然只剩半壁江山，但只要自己还活着一天，总有机会反败为胜的。

他实在同情老友松平广亮，和广亮比起来，自己还算是幸运的。和保科正孝、松平元朗比起来，似乎政胜这小子也还有其长处。终究兄弟连心，他现在开始想念政胜了，失踪了整整三个月，为什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

“殿下，”侍童跪下禀报，“会津藩山内大人求见。”

“快请。”政成连忙正襟端坐。

山内判官平太晴丰进来了。他还不到四十岁，脸膛黝黑，满脸络腮胡子，象个大老粗，一点也看不出是山内上杉这样名门的后裔。

“请坐。”政成挥一挥折扇。

晴丰施礼坐下：“上午从会津有信来……”

“是将军的处置命令到了吗？”政成颇感兴趣地问道。

“是，”晴丰低着头，“把敝上和结城公都狠狠申斥了一番，要他们再添兵马，戴罪立功——另外，伊豆守大人退向东北，准备向仙台求援，结果在安久津被围了……”

“噢，”政成有点失望，“没有削减封地啊，本来以为……啊呀，实在对不起，失礼了，失礼了。”

“不，您说得对，应该如伊豆守大人所言，削去两家的封地！”晴丰突然提高了嗓门，倒吓得政成一愣：“你是说……”

“一定是将军恐怕因此把两家逼到倒幕派那边去，才从轻发落的吧——其实如果是真正的武士的话，自己就应该了断了！”晴丰的头越来越低，声音却越来越响。

听他这样毫不客气批评家主，政成不由愕然。他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么，山内大人是来辞行的吧。您这样的大将不上战场，实在太可惜喽。”

晴丰闻言，忽然全身俯下，狠狠地把头撞到了榻榻米上：“在下今天来，是来求……求殿下您收留在下。”

“什么？！”政成不由得身体向前一倾，“您说什么？”

晴丰抬起头来，却并不望向政成：“在下方才写信回会津若松，请求辞职。晴丰现在是浪人之身，请殿下收留。”

“为什么？”

“因为……”晴丰忽然又一头俯了下去，“因为这是莫大的耻辱！在下没有脸面再见它国之人，在下……在下如果还是会津藩家臣的话，实在没有脸面再自称是武士……这、这也叫打仗吗？！”

“明白了，”政成重新端坐，面沉似水，“那你又何必先去信辞职，倘若我不同意留下你，你不是要真正成为浪人了吗？”

“宁可成为浪人，在下在会津已经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晴丰好象平静了一点，“山内并非保科的世袭家臣，在下忠勤十数年，恩情已报。汉国有谚：‘良禽择木而栖’，日本虽大，在下只愿侍奉殿下。如果殿下不肯收留在下，在下宁可成为浪人。”

政成的心在“嘭嘭”地狂跳着，南陆奥，不，东国第一勇将山内晴丰

竟然弃主来投，莫非自己做梦不成？

“明白了，”他长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谢谢，尽快把家眷接来吧。已经秋天了，北陆的冬天很冷，希望你能习惯……”

他真想给自己一巴掌，这语无伦次的说的都是什么呀：“不过现在我只有关海山附近两百石的俸禄可以给你，等夺回失地再增加吧。”

“是！”

耶，忍耐了很久，本赤军长胜大人终于出场了（猜猜看是哪一个？）！终于可以自我标榜……啊不，可以自虐……也不对，总之可以把自己奉献给大家了（也不大好听，怎么有点词汇贫乏）。

有没有朋友愿意加入啊？不过前七回的框架已经定了，如果有意加入的话，请 E-MAIL 给在下，然后慢慢期待。

04.

八月上旬，会津的三千援兵进入了羽前。主将是保科正孝的独子小一郎正信，副将是山内晴丰之弟，号称东国忠勇第一、武艺第四的隼人佑晴贤。

出兵前，晴贤就收到了晴丰的来信，信中说堀氏也热切希望他能够出仕越后。晴贤犹豫许久，才去找小一郎。

小一郎沉吟片刻，握住晴贤的手：“再帮我一次，好吗？”

“是。”晴贤点头应允。

会津军进入出羽境内，按晴贤的建议分兵两路，由晴贤统率所有骑兵和精锐五百步卒，攻击上杉不得不回救的成岛城，而由小一郎率剩余的两千步卒，直趋安久津，试解松平广亮之围。

十七岁的小一郎初次出阵，踌躇满志。行军虽然紧张，他却总能抽出片刻的时间来赏玩山水，赋成和歌，准备将来编成一本《羽战吟集》，送给在江户的老师雪望斋。

当日行进了不到三十里，忽然哨探来报，发现敌军。

“多少人马？大将是谁？”小一郎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

“漫山遍野都是敌军，足有四五千人，旗上写的是‘柿崎丹后’。”

一听是“白天狗”柿崎长部统带的大军，诸将无不失色。中老保科正盛连忙建议：“派快马把山内召回来吧。”

“为什么要去叫山内？”小一郎问，“我们一定打不过柿崎吗？”

“兵力悬殊，而且对手是柿崎长部啊！”

“柿崎长部又怎样？我是堂堂保科小一郎正信！”小一郎一挺胸脯，“先就存了必败之心，没等山内回来，我们已经覆没了。”

他环顾众将：“山内去取成岛，这是解围的唯一办法，兵贵神速，绝不能叫他回来。

怎么样，诸位，愿意把性命交给我正信吗？”

众将还好说什么呢？

柿崎长部的四千八百大军正是来迎击会津和结城等藩援兵的。

才到栗子山口，突然一阵密集的铁砲打来，上杉军前进之势一挫。长部立即命令暂停并整列，准备组织有效的攻势。

谁想山坡上的敌军在放过一轮砲后，竟然冲下来了。

“螳臂当车！”长部冷笑一声，一马当先向阵前冲去，准备一举歼灭敌人。

会津金色葵纹和九曜纹的靠旗，零乱地向山谷里撤退下去。长部身先

士卒，三尺三寸的大刀舞动如风，连斩数敌。行至谷口，他却突然勒住了战马。

“停！”大刀高举，“此谷口窄腹宽，防备敌军有伏。”

“敌军兵力不足我军的一半，战斗力弱，大将又是个孩子，”几员副将在一边笑道，“会有什么埋伏？”

“山内晴贤，名将也，”长部摇头，“岂可轻视——半六，你带五百人往内哨探，追杀五里不见埋伏，飞马回报。”

“是！”一支队伍杀入谷中。

“平八，”长部继续分派，“你带千人跟进，不必厮杀，只要保护半六，明白吗？”

“是！”第二路兵马飞驰而去。

长部还刀入鞘，低头想了想。

“甚兵卫，”他又抬起头来，“带几十骑四面勘察一下……”

话音未落，突然阵后一阵大乱，砲声响起。

长部驳过马头：“狡猾的东西，果不出我所料——甚兵卫，带一千人，交给你了。”

“是！”第三支部队领命而去。

“山内晴贤，”长部面露微笑，“果然厉害，只是未必瞒得过我……”

突然，远远的一阵叫喊声传来：“在下，是会津的保科小一郎正信，哪是柿崎大人啊，单独较量一下，好吗——”

长部微微点头：“好啊，保科殿下，武士的对决，是不会被拒绝的——”一边高喊着，一边拔出长刀，催马向前阵冲去。

无论敌我方兵卒，都纷纷让路。

“保科殿下，在下已到，”长部高喊，“你在哪里？”

“在这里。”突然硝烟中一骑冲出，那是一员着本小札之丸胴，披天蓝色阵羽织的年轻将领——然而，他的手中并无刀枪，代之是一挺乌黑的南蛮铁砲。

“保科正信在此……”年轻人唇边露出得意的一笑，然后眯起左眼，扣动扳机——

“嘭——”鼎鼎大名的东北勇将，柿崎丹后守长部，象高山般倾倒了下來。

上杉军撤围而退了。不是因为山内晴贤的围魏救赵战术，而是因为大将柿崎长部的死讯，和狼狽奔回的三千多败兵。

山内晴贤闻讯，急忙从成岛城下折回，在与上杉军打了几场小小的接触战以后，来到了联军本阵。

他一见到小一郎就“噗通”跪下：“请忘了在下行前所说的话吧——在下，山内隼人佑晴贤，愿意一辈子仕奉殿下，永不变心！”

“胜出侥幸，不足效法，”小一郎深深一躬，“多谢了，你就留在这里好好帮助伊豆守大人吧。”

“殿下您……”

“伊豆守大人命令在下即刻返回会津去。”小一郎若无其事地笑笑。

晴贤大惊：“为什么？！”小一郎摇摇头，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晴贤跪在那里，半晌动弹不得。

“伊豆守大人，”他长叹一口气，“也是老脑筋哪。”

次日，小一郎在数十名亲信的保护下，穿过羽前起伏的群山，向南陆奥方向走去。

一路上，他依旧不疾不徐地看山、吟诗，似乎丝毫没把松平广亮给他的冷脸放在心上。

走出十数里，忽然路边奔出一骑，马上之人科头软甲，却正是山内隼人佑晴贤。

“隼人，你来送我吗？”

“不，在下是来跟随殿下，回会津去的。”晴贤缓缓把马带到小一郎身边。

“噢，伊豆守大人准许你回藩了？”

“不，在下并未得到准许，在下是自己跑出来的。”

“临阵逃脱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小一郎的面孔板起来了，“违背武士之道，会被天下人唾弃的！你马上给我回去！”

“不，在下只知道，紧随主公，随时准备为主公牺牲一切，才是武士之道，”晴贤笑起来了，“殿下既已违背士道，在下岂敢独善其身。”

“你在嘲笑我？”

“不敢，”晴贤斩钉截铁地回答，“在下一直以为，伊豆守大人是当世豪杰，现在看来——他不过是一百年前的老脑筋……”

“怎么讲？”

“自从南蛮铁砲传入种子岛，战争的法则就改变了——武士之道也应该随之改变。”

何况兵法本来就是诡道。战国枭雄斋藤道三、宇喜多直家之所为，岂非有悖于旧的士道？织田信长火烧比叡山，火烧长岛，岂非有悖于旧的士道？如果连这点也不明白，还执着于刀对刀、枪对枪的老战法的话，其脑筋岂比信长等人还要古老？”

小一郎望望远方，笑起来了：“你知道吗，隼人，打仗会越来越没意思啦。什么力大无比的勇士，什么战神毗沙门天王啦，我只要一铁砲就能干掉他们。”

“所以我还是喜欢文学，喜欢吟诗，”他拍拍晴贤的肩膀，“好，咱们回藩去吧。”

长尾政亲的一百名骑兵，在第二天朝时，追上了小一郎一行人。

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刺客，他们一个个抱着必死的决心，誓要把侮辱武道尊严的小一郎斩为肉浆！

“卑鄙，无耻！”政亲一路咬牙切齿，挚友柿崎长部在号称“单独较量”中，没能死在大刀或长枪下，却被小一郎近距离铁砲轰中面门死去，这使他和每一名米泽藩的武士，人人心怀冲天愤怒。

小一郎倒似乎早料到了有这么一场风波，他冲山内晴贤眨眨眼：“知道我为什么要改换装扮了吧。”

“哪个是会津的保科正信，”对面喊话，“快快出来受死！”

“哪个是？”小一郎撇着嘴，摇摇头，“连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也不认识，看来长尾也很普通嘛。”

“六郎，”他转向亲信侍卫，“照我说的去做。”

会津方开出的条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保科小一郎正信，愿意在阵前剖腹，并将人头送给长尾政亲；只求政亲放过山内晴贤和其他侍卫。

“嗯，”政亲点头，“这还有点武士气节——不过我要两颗人头，保科的，山内的。”

在一番争执后，会津方终于答应了条件。远远的，身着甲州型阵羽织的两名武士步出阵前，端端正正地坐下，解开衣服……

刀光闪过后，会津两名担任介错的侍卫斩下了将领的首级，用雪白的手帕垫着，一步步走了过来。

“很好，”政亲下马，点头问道，“哪位是山内大人？”他虽然痛恨小一郎，但人既然已经死了，头也不见得值钱，倒是名将山内晴贤的人头，他一定要亲手献给家主上杉信弘。

“山内晴贤在此！”突然一名敌侍卫奋力把人头向政亲面门掷来。变起意外，政亲仓促间横臂格挡，敌人已趁机拔出了藏在衣内的短刀，一刀，从眉心到小腹，几乎把政亲劈为两半。

一骑快马冲入了惊惶失措的上杉军中：“保科小一郎正信来也！”轰然的铁砲声随即响起。

“太卑鄙啦，”回到会津若松城后，小一郎对晴贤说，“我怕会臭名天下扬哪，哈哈哈哈哈……”

三大主人公之一的松平正信终于出场了（另两个一是在下赤军长胜，一是宇和岛藩主伊达慎刚），劳驾给点掌声鼓励。其实明眼人可以立刻看出，小一郎正信的原形就是织田信长，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如果有朋友喜欢他的话，欢迎来信扮演这一角色（不过妄想小一郎统一天下的人就请免吧，这是信长不是家康哎）

05.

就在小一郎回到会津以后不久，枳三郎家丰渡过千曲川，进入了信州四阿屋山区。

山区深处，在幕府势力所难以达到的地方，居住着一群野武士。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反正附近的松代、上田、松本等诸藩，没有人敢招惹他们。三郎家丰手眼通天，又是此处的常客，延途哨卡未加盘查，就放他进去了。

午前进入的山区，里面道路盘曲复杂，直至申末，才终于见到了野武士们的城砦——谁也想不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竟有一处象模象样的城砦，凭借山势而建，绝对能够抵抗住五万大军。筑此城之人，其胸中的韬略，实在非同凡响啊。

不需喽兵领路，三郎径直来到了本丸。“新左在吗？”他问一个守门的喽兵。

喽兵摇头：“他和土屋老爷一起去出羽了，说是去参拜熊野三山，为起事求取神示。”

“呀呸，”三郎笑道，“骗鬼去吧！他去参拜？他连自己祖宗都不相信！他一定看打仗去了——那么你带我去见老爷子。”

喽兵向同伴交代了几句，然后把三郎带至本丸后面的一处山洞中。三郎笔直走进去，里面是约摸十四五间大小的一大块空间，一位白发老人一动不动地面壁而坐。

“我正等你呢。”老人回过头来。他的相貌非常苍老，但精神似乎还很矍铄。

“是，”三郎行了个大礼，恭恭敬敬地坐下来，“老爷子身体还好吗？”

老人冷冷地道：“心愿未了，仇恨未尽，我是死不了的——根来的兄弟们都好吧，羽前的战事怎么样了？”

“多谢老爷子关心，兄弟们都好。结城和会津的联军突围至置赐乡附近，因为仙台藩答应的援军并没有到，被迫又向南移动；八月廿四左右，松平广亮又在高钿被须田亲纲包围了。”

老人低下头去，“哼”的一声：“妙极了——你今天来……”

“噢，”三郎又施一礼，“很多年没去关西了，那边的事情不好办哪。”

老人抬头，笑了：“我明白。”他从坐垫底下抽出一封信来：“去姬路找池部权作吧，他会帮你的。”

三郎双手接过信，妥贴地藏入衣内。老人问道：“怎么样，你的主子能守住越后吗？”

“应该没问题，信弘就象一阵风，来也突然，去也突然，只要挡住他头一轮进攻，以后就没事了。”

“就象当年上杉谦信关东攻略吗？”老人挥手，一名侍童奉上茶来，“可惜春日山不是小田原，何况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

“老爷子以为上杉信弘可以和谦信公相比吗？”三郎喝一口茶，笑问。

老人摇头，随即又问：“关东已经一锅粥了，怎么，堀中少还不满意，真要天下大乱方休吗？”

“天下大乱，不正是老爷子您希望的嘛。”

“不，”老人叹口气，“我只要德川家灭亡。真正希望天下大乱，好从中渔利的，是新左那帮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说到这里，他突然握紧了拳头，眼中流露出一种刻骨的仇恨：“上田城、九度山，还有大坂城……我一定要德川家康的子孙，为他偿还这一切！”

东山战火未熄，南海又闹腾了起来。是年秋八月，伊予松山一万石的小大名—柳氏矩向同族西条的一柳氏吾发动了突然袭击。七天以后，二十九岁的氏吾全军覆没，切腹而死。

氏矩的行动是有其幕后主使的，一是中国的倒幕军领袖毛利光辉，二是土佐的山内允德。当然一柳氏吾也不会没有后台，东四国的霸主蜂须贺熊一本是氏吾的岳丈。不过这只老狐狸此次一招失策，终于丢了女婿的性命。

熊一并不想亲自出马为女婿报仇，以致与山内爆发全面冲突，于是怂恿另外一个女婿，四国西部的十万石伊达慎刚，兵讨小松。

西伊予的宇和岛藩藩主伊达五位大夫慎刚，其水军战斗力之强盛，天下知名。

九月初八，二十艘高大坚固的铁甲战船，装满全副武装的士卒，驶入濑户内海，准备在燧滩强行登陆。

小松的三百步卒严阵以待。已初，宇和岛的战船在连续两轮砲击，都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以后，终于放下小艇，开始强行登陆了。

五位大夫高举千里镜，傲立船头。他今年三十岁整，高大英俊，蓄着两撇上翘的胡须。那天，他头戴饰着金龙和水牛角肋立的锥形兜，身穿一套縹丝威的切付小札二枚胴具足，外罩皂底黄花满天星的阵羽织，腰插著名的“大恒丸”太刀和“燕翎”肋差，当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远远望去，小艇离岸越来越近，十步、九步、八步……突然间，敌阵中举起了白旗。

伊达慎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刀枪未交，怎么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眼睁睁地看着己方的小艇靠了岸，大约七百名步卒登上了滩头，扎住人马，就此止步不前。敌人也不动，只有白旗飘扬。

过了不久，一艘小艇靠上旗舰，登上船来的是先锋侍大将永田修三。

“怎么回事？”慎刚急不可耐地问道。

“敌人投降了，”永田修三的神情十分尴尬，“蜂须贺大人和山内大人达成了协议，小松退回西条一半的土地给蜂须贺大人——战争结束了。”

“不会是，”慎刚满脸乌云，“敌人的诡计？”

“不，”修三回答，“来通报此消息的是蜂须贺大人麾下藏人头儿玉冈船。还有，这是蜂须贺大人给殿下的亲笔信。”

慎刚接过信，没有打开，却咬着指甲沉默了半天，然后，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伊达慎刚垂头丧气地回到居城宇和岛，卸下甲冑就坐下来发愣。夫人梅姬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小心翼翼地靠近他，轻声问：“热水已经准备好了，先洗澡吗？”

慎刚不言，不动。

梅姬等了一会儿，又道：“父亲大人送来了很多礼品，作为此次出兵的酬谢……”

“酬、谢！”听慎刚的语调，好象又要哭，“我让他当猴子一样耍。要我出兵去为你姐夫报仇，可没等交兵又撤回来。唉——我只是你父亲棋盘上一枚小小的棋子！”

“那又怎么了？”梅姬反倒笑了，“也没让你白跑呀。等于去濑户内操演一番，就挣到不少财物……”

“呸！”慎刚跳起来，破口大骂，“我伊达慎刚不是一个小卒，我是拥有伊予十多万石丰沃土地的诸侯！可你那个混帐父亲……”

梅姬打断了他的话，也叫起来了：“你、你怎么敢恶语咒骂父亲大人？你也不想能有今天是靠了谁的帮助？若非有我父亲在背后，身为次子的你……”

慎刚大怒，一把揪住梅姬的衣领：“你说什么？！”

“我说，”梅姬毫无惧色，“莫忘了慎立大人还在德岛。父亲能让你越过他继承伊达家督之位，也能废了你，依旧拥立身为长子的他！”

“胡说，他不过是侍妾之子。”

“可他终究是伊达家长子。别忘了公公在世时最喜欢的是谁？家臣百姓最信服的是谁？若没有父亲大人的力量，即使三郎即位也轮不到你。你自称武勇天下无双，那又如何？我父亲擅长谋略，又兵多将广，要你出兵，你就得出兵，叫你退兵，你又焉敢不从……”

“够啦！闭嘴！”

“哈哈，你倒会回来对妻子发脾气，连在家臣面前都只会唉声叹气，只会哭——现在眼圈还是红的。你这种没志气的家伙，做他人棋子一点也不冤枉……”

慎刚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一翻腕子，把梅姬揪离地面，扔了出去。梅姬撞翻了矮几，又结结实实地撞到拉门上，想要站稳，却“哇”的吐出一口鲜血，倒了下去。

慎刚吃了一惊，心肠登时软了，想要上前去搀扶，却被梅姬鄙视的目

光拦住了：“果然，果然武勇！”

慎刚好象一只斗败的公鸡，垂着头，愣了半晌，忽然偷瞥梅姬一眼，还是走过去扶起了她。

梅姬望着丈夫的眼睛，目光非常复杂，但慎刚的目光却反而在游移闪避：“我、我去洗澡了……”

他打开拉门，走到走廊上，回头望一眼，梅姬依旧愣愣地望着自己，于是急忙转头，紧走几步。亲信侍卫鲇川美次跟上来。慎刚轻声吩咐道：“我要慎立的头，要秘密，要快！”

九月初八，萨摩鹿儿岛城中，六十二岁的岛津胜龙大摆寿宴。

岛津是拥有全部萨摩、大隅，和部分日向国的九州第一大名，胜龙承继父业，十数年来公然在幕府的眼皮下强兵实武，并掌握了南蛮贸易的大部分。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因此华诞将至，西海的诸侯们纷纷赶来恭贺。

当日在鹿儿岛本丸的天极阁设宴，主人胜龙高踞上首，左手第一席是细川广则，第二席是锅岛定茂，右手第一席是黑田氏虎，第二席是有马晴明——这四家多则五十四万石，少则二十一万石，是九州乃至全日本都鼎鼎有名的豪强，吼一声列岛都震颤的人物；再往下才是立花、稻叶、中川、木下等小大名。

幕府分封在九州的谱代共有七家：富冈的户田，杵筑、府内的松平，唐津的大久保，岛原的高力，以及小仓和中津的小笠原。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只有丰后府内藩两万两千石的松平藏人头亲信按时赴宴，其他六家均不见踪影。

主人胜龙多少有点生气：“原来亲藩果然不把我们这些外样放在眼里呀。”

“不、不，”亲信急忙分辩，“前几日他们都有信来，说要给老大人您上寿来的，大概是……”

“不愧一家人，来上寿还要先商量定了，”素有“怒目金刚”之号的黑田氏虎打断了亲信的话，“现今天下纷乱，诸公大概正忙着整理军备吧。”

“提起天下大势，”胜龙捋捋银白的胡须，“咱们虽然僻处西海，也不能无动于衷。”

诸君以为该当护幕呢？还是倒幕呢？”

“老大人怎么说这种话？”亲信大吃一惊，“当然是凛遵幕府和天皇陛下的号令喽。”

“然而，”坐在亲信下首的大村纯忠大声说道，“安仁亲王已在广岛举兵——幕府鸩杀先帝，而立其幼女，太也不把皇统放在眼里了！”

“什么安仁亲王，那是毛利等乱党玩弄的鬼把戏，”亲信急了，“大人切莫听信谣言！”

大村纯忠“呼”地站了起来：“不是谣言！上个月下官亲自去了一趟广岛，已经证实，确为先皇之血胤安仁亲王殿下。”

“什么？！”亲信一半由于吃惊，一半出于礼貌，也站了起来，“你竟敢勾结乱党……”

“好了，好了，”胜龙摆摆手，“都坐下吧，这件事咱们从长计议。”

亲信被打断了话头，悻悻然坐下，忽然觉得股下有什么东西硌得难受，他伸手一摸，象是枚金属小挂件，于是便掏了出来。

他还没看清那是什么东西，纯忠突然跳将起来，长刀出鞘：“褻渎圣

子！”一刀将松平亲信从头到脚劈作两片！

鲜血飞溅，众人惊呼中，纯忠长刀还鞘，安然坐倒。他伸双手把尸体掌中那件东西托到唇边，深深一吻，然后挂在了颈下。

众人方才看清，那原来是一枚镀金的十字架。

“大人，对不起，”纯忠转向胜龙，深深一俯，“他不该把十字架坐在身下，他这是故意污辱圣教……在下这就切腹，以向诸位大人谢罪。”

“且慢，”胜龙欠起身体，“你护教之心，我深为敬佩。假如在我的领地护教者反要牺牲，路易士，”他叫着纯忠的教名，“我死后必将无法升入天国。”

“可是大人，在下斩杀了幕府的谱代大名……”

“杀人事小，”另一位切支丹大名松浦隆重沉声道，“然而幕府一直严禁圣教，多亏岛津大人的庇护，才勉强在西海留下几片净土。今日之事，必将授予幕府新的借口，重申禁令，则日本势将无我教徒的立足之地了——所以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

“什么？”

“大家联合起来，”隆重一字一顿地说道，“响应广岛的号召，倒幕！”

“什么？”诸侯们闻言大都惊慌失措。胜龙不失时机地环顾身边的四位实力者：“几位大人以为如何？”

锅岛点头：“下官久有此心。”

细川划了个十字：“阿门。”他是四人中唯一的切支丹，无疑是站在大村、松浦等人一边的。

“怒目金刚”不言，只狠狠地一顿首。

筑后久留米藩第三代有马晴明缓缓地站了起来，阴冷的目光扫过全场。屋中立刻安静了下来。

“既然如此，那谁都不许怀有二心，共推岛津大纳言大人为盟主。我西海之官兵，誓为安仁亲王殿下洒尽每一滴血——有违此约，人天共弃！”“喀”的一声，他把手中折扇一折为二。

诸侯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表示异议。

宇和岛藩主伊达慎刚闪亮登场（虽然出场不是很辉煌啦）！有人愿意扮演这个喜欢痛苦流泪的家伙吗？敬请放心，我不会把他写成刘备啦。至于九州那些家伙，都是慎刚的陪衬，没有花样可玩儿的——可是如果有人对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会考虑让某人辉煌一把，然后死得不那么难看的，哈哈。

织田信长

作者：山冈庄八

01. 流浪武士

飞鸟高翔在蔚蓝的晴空上，可以看到那古野城的屋檐。

它的右边是荒神森林，左边是八王庙的树林，连着天王的树林，接着是只有寥寥几户人家的街道。

这边没有象样的山，前面的平松山和小松山，只能算是小山丘，幅地虽广，耕地却有限。

横亘在城南山外的干涸路上，一位流浪武士向在田里工作的农夫大声道：“喂！请问这里住着一位吉法师公子吗？”

农夫拿着锄头站起来说：“你是城里来的吗？”

农夫没有回答对方的话，却又问他另一个问题。

“不是，我是一位流浪汉。”

“哦！既然是流浪汉，为何要问城里这位阿呆的故事呢？”

“这位老兄，我要找的吉法师公子是那古野城主织田弹正忠信秀先生的公子呀！”

“是的，就是那个呆瓜，你为什么要问他的事呢？”

流浪的武士拿着斗笠，苦笑了一下。

“你明明知道他是城主的公子，竟然还称他为呆瓜，难道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瓜葛？”

“唉！没有一个百姓不怨恨那个阿呆的。不久以前，他带着许多孩子来到我们的瓜田，糟踏了五、六十个瓜之后就跑掉了。”

“啊！原来如此，他曾经到你们的田里捣蛋。”

“不是因为你是流浪汉我才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是一想到那个呆瓜要当我们的城主，我就无心工作了……全村子的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样。”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担心着将来的城主是吉法师公子。”

“没错！现在他大概已经吃饱了正在河里游泳呢？不然就是在若宫的树林睡午觉吧！”

“若宫的树林？”

“是的，在城墙边就可以看到那个树林。”

“哦！谢谢你，打扰了。”

说着，武士拿起斗笠往农夫所指的方向前去。

这位武士年约四十，体格魁梧，衣着较为气派。

“世间的事真是无奇不有，信秀是一个器量颇大的人，夫人也很聪明，为什么会生出这种孩子呢？”

武士仰望天空吱喳而过的飞鸟，旋即将视线移望深绿的森林。

正午的树林显得一片宁静。

“来到此地，即可看到。”武士自言自语地迈入林中。

原来森林一方的树荫下，出现一片白影。

“啊！大概是个孩子吧！”

他徐徐地拨开林草慢慢前进，快要接近时，他突然隐身在古木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林中的一个空地上画有一个圆圈，两个小孩正在圈内比赛相扑。

如果他们是男孩，也不会如此令人感到震撼，但是怎么看，他们都象是十三、四岁的少女啊！

她们的皮肤看来特别白皙，应该是接近思春期了。可是两人的衣着和相扑男孩的穿着一样，系了一条带子，而且和男孩的系法一样，彼此的眼神十分严肃，双方都翘着臀部睨视对方。

然而，并不是只有这一组，有许多组同样打扮的少女围着那个圆圈。

“还没有，还没有，继续看着对方，继续看着对方。”

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武士抬起上半身，想要找寻那声音的主人。

出声的竟是个少年，他赤身裸体，坐在离右手边女相扑手后面四，五步的高台上，傲视着那个相扑场。

这个少年看来约十四，五岁，头发朝天绑在头顶正中央，并用夹子夹着。他频频用手指挖鼻孔，掏出鼻屎。

奇怪的是，当他做出这些举动时，从他的头发到他的动作，都令人觉得有难以言喻的调和感。

少年看到两人的呼吸相吻合之后，突然发喊：“好！开始。”随着这一声狂叫，两位少女同时扑向对方。

02. 吉法师在此

武士难过地紧蹙双眉。

在狼狈不堪的情况下，西边的人获得胜利。

“河童川获胜。”

怪异的少年大叫，然后面向胜利的少女招手，要她过来，将身边的大饭团给她。

少女气喘如牛地从少年手中接过了饭团，开始咽食。

看来已有好些场比赛结束了。

武士所处的位置正好有一大片叶子可以遮身。

那位败北的少女，来到东边坐着，肩膀下垂，微微地颤抖着，面有惧色。

“接下来是富猫岳和樱饼的比赛。”

少年又开始面向两边的少女呐喊着。

仔细瞧瞧名为猫岳的少女的眼睛，真有如猫见到老鼠时那闪闪发亮的神色，而名为樱饼的那位少女，则象是吃了许多饼一般，拥有一对诱人的乳房。

这一场，一眼即可看出胜负。

在樱饼的乳房撞到猫岳的头那一瞬间，樱饼被推到少年的膝上。

少年叫着，突然伸手抓住倒在他膝上的那位少女的腹部，将她丢向右边的草堆去。

“猫岳获胜。”

获胜的猫岳也同样地得到一个大饭团，然后和刚才获胜的那些少女们坐在一起。

武士想与她们交谈，但在这种奇怪的比赛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他没有说话的余地。

他也目睹了这位少年对胜负少女们的好恶之情竟然有此天渊之别。更妙的是，胜方的少女们多半丑陋，而败方却个个都颇负姿色。

比赛终于结束了，少年突然站起来说：“今逢战国乱世，女子们也要强身报国。”

“是！”

“别忘了，今天的胜利者，将来我都要纳之为妾。”

“是！”

“要有强健的孩子，首先母亲要强壮，不要做一个弱者。”

“是！”

“好！今天就此结束。”

武士呆立在原地，看着她们起身。突然他象醒过来似的咳了一声，离开了树干，慢慢地走向他们，问道：“能不能请问一件事？”

“什么事？”少年并未受到惊吓，昂首回答。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吉法师公子？”

“什么？”

“就是那古野城主的公子吉法师公子。”

“不知道！”少年不再看他，只说：“好了，我们游泳去吧！只有胜利者才可以跟我来。”

那些获胜的少女连忙拿起衣服，跟在少年身后，旋风般地往森林东边而去。留在原地的那些落败少女，慢慢地穿者衣服。

武士接近其中一人，问她：“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吉法师公子？”

那位少女就是樱饼，她歪着头，由树枝间隙射下来的阳光正照在她的脸上。

“你看来象是不认识吉法师公子？”

“是啊！所以我才问你们呀！有没有人看到他呢？”

“唉！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他，刚刚和你说话的人，正是吉法师公子呢！”

“什么？刚刚那位就是……”

武士朝吉法师走去的方向看着，然后耸耸肩，叹口气说：“啊！原来他就是吉法师。”

看着那些穿好衣服的少女走出树林，他茫然地站立着。

“原来他就是……”

03. 姻缘之主

当晚。

在那古野城的一角，家老平手中务大辅政秀的家的书房里——

与身材短小的政秀对坐的，即是白天所看到的那位武士。他们一同进餐，房间里没有下人侍候，只放着酒瓶，这表示他们两人一定是有机密相商。

“再来一杯。”政秀举起酒瓶向客人敬酒。

“不！我喝太多了！”

“耶！才两，三杯算什么！”

政秀不管那么多，一味地替他倒酒。

“无论如何，这段姻缘都需要您村松先生的大力支持，无论如何您都是我的贵客啊！”

“平手公！”

“是！”

“老实说，我是奉主君斋藤山城守之命来看吉法师公子的。”

“这是应该的。”政秀回答：“明天我就派人带他来这里。”

“不用了，今天我已在城外见到他了。”

“哦！他今天一整天都应该在天王坊读书才是，难道你已经到过寺内了吗？”

但是对方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阁下，我的主公是非常疼爱这个公主的，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女儿。”

“这不用你说，我也十分明白，这是尾张和美浓的结合，这样好的姻缘，也是我们期盼的。”

“平手公。”

“是！”

“坦白说，我们家的公主，是美浓最出色的美女，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公主。”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恳切地期望能成就这段姻缘，不是吗？”

“请等一下，平手公，您是负责教导吉法师公子的老师吗？”

“是啊！他是正室夫人的长男，所以选择师傅是件大事。除了我以外，另有三人，分别是林新五郎通胜，青山与三左卫门，内藤胜助。”

客人村松左卫门春利，露出苦涩的表情，喝了一口酒，继续说道：“平手公，不怕您生气，有些话恕我直言。”

“无妨！无妨！”政秀笑着回答。

“政秀公，您有自信绝对不会因我的直言而勃然大怒吗？反正我也有所觉悟，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您知道这里的百姓在暗地里是如何称呼吉法师公子吗？”

“啊！这个我并不知道。”

“今天我听到有人叫他大傻瓜，也有人叫他无赖，更有人叫他小狐狸。”

政秀摇了摇头。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有人指控公子偷了他家的瓜，有位妇人准备用来供佛的饭也被公子拿去捏成饭团，为了这件事，她哭得很伤心呢？”

“真是太顽皮了，这是他天性太豁达的缘故，才……”

“平手公。”

“是！”

“你想知道吉法师公子拿那些饭团做什么吗？”

“这……他会做什么用呢？”

“您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您，他集合了十几位十三，四岁的少女在比赛相扑，那些饭团用来奖励获胜者。”

“哈哈！”政秀闻之，哭丧着脸强笑着：“原来如此，他竟然能召集那么多人……这倒是健康的活动。”

“人家叫他小狐狸，是因为他能叫狐狸骑在马上跑步。”

“是啊！说到马，他的马术可是在这里赫赫有名的。”

“说正经的！”对方生气地将杯子放在台上：“我必须为我们家的公主找一个理想的对象，对于贵公子的这些行为，请恕我回去直言。”

政秀并不生气，但脸色充满困惑。他连叩了二，三个头。

“是的，回去见到主公时，当然要一五一十地把所见到的情形禀告他，但是村松公，我也希望您能为我们的公子美言几句。”

“您要我如何说呢？”

“唉！您不妨说，我这个老朽与您有不同的看法。”

“您说的不同看法，究竟何所指？”

“我认为，这段姻缘乃是日本最佳的姻缘，对于我们两家的未来有重大影响。”

客人默默无言地望着政秀。

稻叶山城主斋藤山城入道道三也曾如此说过。身为城主的政秀不足为惧，最令人惧怕的是其家老平手公，而这位平手公对自己所教育出来的吉法师公子宠爱得无以复加。

此时的村松只好相信平手公所说的话了。

“我明白了！”他回答。

“好吧！就这么办，待你见到主公后，就把你所见到的，一五一十地禀报他。但别忘了告诉他，这乃是最好的姻缘。”

“好的。”

这时，政秀双手伏地，叩首。

04. 织田家的立场

政秀十分溺爱吉法师。

但是对于吉法师信长的行为，并非绝对赞成。坦白说，这件事也的确令他苦恼万分，因为他实在是太会恶作剧了。

（他到底是为什么而诞生的呢？……）政秀日夜苦思这个问题。

信长父亲信秀也常常这样告诉政秀：“这都要归咎于你的教导无方。”

至于他的生母土田夫人，对信长已不抱任何期望，并且希望丈夫将继承权让给信长的弟弟信行。

但是，政秀认为这对信长来说，实在有欠公平。

“是的，他不但个性暴躁，而且喜欢恶作剧，这是事实，但只要给我一些时日来管教，一定会判若两人。”

政秀经常向信长的双亲如此说。但这只是基于他对信长的疼爱罢了。

织田弹正忠信秀的家系，在尾张地方，并不算是出于相当的名门。真正的名门，是任守护职的斯波氏，织田氏本来只是家老而已。

主家的斯波氏已经衰微，而尾张八郡分为两个四郡，有织田伊势守与织田大和守控制。支配尾张下四郡的织田大和守，其手下有三个奉行，分别为织田因幡守，织田藤左卫门，以及信长之父织田信秀。

所以实际上，信秀只是斯波氏的家老之家臣而已。

然而，在这乱世中，织田信秀以其实力，渐渐崭露头角，成为首领。他由胜幡城扩展到那古野城，并且在古渡筑城，而将信长留在那古野。

实际上，信秀所建立的地位，至今为止，绝不能说是屹立不摇，反倒是正面临极大的危机。

其中最大原因，便是去年（天文十六年·一五四七）九月十二日，信秀击败美浓的稻叶山。

稻叶山的城主，正是信长姻缘的对象——浓姬之父的斋藤山城入道道三。

斋藤道三人称腹蛇之道三，是卖油郎出身，后来成为美浓守护职土岐家家老长井氏的家臣。之后，他背叛主人，成为土岐家的家老，继而追杀土岐氏，将美浓一国纳入自己的领土，成为这一带的梟雄。

他是名枪手，当他还从事油业时，就常常将油注入一文钱的小洞中，经由此小洞注入对方的容器内，能够滴油不漏。他称得上是一位才气焕发的美男子，但却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膏药。

他把自己最得意的枪术传下来，组成了枪队，等到洋枪进入日本后，他又采用这种新武器，如此他便拥有了洋枪队，而他的兵法亦是出类拔萃。因此他所率领的“美浓众部队”，足以威震四方。

然而，这个怪物在与信秀作战时却受到重创，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他仅以身免。

不过，这一场胜仗，并没有完成信秀想当首领的野心，原因是织田家族出了问题。

信秀是这家族的主脉，而清洲城织田大和守的养子彦五郎信友，把现在有名无实的守护职斯波义统纳入自己的城内，并看轻信秀与信长，认为可以轻易地将他们灭亡。此外，犬山城的信长之表兄信清，也是不足以信任。

而信长与弟弟信行，又为了将来的地位而有所争执，终于招致一场混乱。

这时，平手政秀建议信秀在今年攻打美浓。

这并不是挑起决战，而是趁敌人不备时攻打美浓，显示他们的余力，牵制织田一族不会倒向斋藤道三。

但在信秀出兵攻打之时，清洲的彦五郎信友却趁他不在时攻打古渡城，于是信秀只好从美浓引兵撤退。

由此看来，显然清洲与斋藤道三之间已有着良好的默契。

事到如今，他只好另谋他策了。

这时的平手政秀出了一个奇策，即是与斋藤道三和睦相处，这也导致了信长与浓姬的姻缘……

如果能与道三最疼爱的公主结婚，则织田一族的纷争即可平息，家中地位问题亦可解决，一切问题将会云消雾散。

这段姻缘的成立与否，不仅关系到信长在织田家的地位，同时也决定织田家在尾张的地位。

这位客人的来访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信长的恶作剧却让对方看在眼里，这该如何是好呢？

翌日，政秀送村松与左卫们到城门。然后，他到天王坊去找信长。

信长应该会在那里读书才是。

05. 赌

“有没有看到吉法师公子？”

政秀看到一位从脸部到上衣都被墨汁染黑的和尚。

“你看看我！”那位和尚指着自已说：“你如果再不用功，会被家老骂的……我这么告诉他之后，笨和尚，他就叫着把砚台朝我丢了过来，然后从吊钟旁的窗户飞奔出去了。”

政秀一阵愕然，然后说：“真是抱歉，我再去别处找找看。”

都已经十五岁了，也举行过成人礼了，可是大家依然叫唤他的乳名吉法师，他不仅是城主之子，而且拥有一个气派的名字——织田三郎信长，是那古野城的城主。

若要见到这位城主，恐怕要到山川树林里去找人了。

政秀先回城让马儿休息一下。虽然已经入秋，但骄阳依旧逼人。他拖着沉着的步伐，心想，要到那里才能找到这位小狐狸城主呢？

先到树林里，然后到小松山，再到揖斐川的堤岸找找看吧！

政秀总算看到了。他看到信长了。

今天信长又从各地召集了十四，五个顽童，在河堤下分岔的河流中玩耍。

真是难以想象，这位城主竟然从天王坊的窗户飞奔而出。信长也是先

回到城里内，把马儿骑了出来。

“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政秀将他的马系在柳树边，然后步步接近信长。他长叹了一口气。

信长今天的发型依然没变，只是绑了一条腰带，但是带子上却绑了一些道具。这些道具包括打火机，饭团，瓜，抓鱼的树枝等七种东西，都系在他的腰带上。

这真是乞丐搬家嘛！

“喂！吉法师公子。”政秀来到他的身边叫道。

“哦！爷爷！”他看了政秀一眼之后，随即又到河边抓鱼去了。

“赶快到这边帮忙呀！快到那边，鱼又跑到那边去了。这是一条大鱼唷！”

“吉法师公子。”

“哎呀！难道不能等一下再说吗？爷爷！如果你也要鱼，等会儿我分一些给你，好吗？我给你大一点的。”

“吉法师公子！”

政秀这是第三次喊他了。

吉法师公子总算抬起脸来。

“什么事嘛？爷爷！我正玩得不亦乐乎！你别妨碍我嘛！”

“你不能到这种地方来，来！我有话要告诉你。”

信长从河边起身。

“河川干了，天空的白云也多了，应该是秋天到了吧！”

“我上一回告诉你的话，你怎么都不听呢？”

政秀朝柳树走去，自己先坐了下来。

“什么事呀？”

“你不要站在那里，坐下来说话好不好？”

信长只好与政秀并排坐着。

“有什么事快说，我现在正忙呢！”

“你的姻缘啊！和美浓的姻缘，莫非你给忘了？”

“哦！原来你是指腹的女儿的事呀！”

“是的，美浓方面已经派家臣前来，你知道吗？这个姻缘最好能够成功，你也应该收敛一些才是。”

“哈哈！”信长大笑出声：“你真呆，如果我改变态度收敛一下，那么这个姻缘就难成了。”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是啊！她的父亲人称为腹，定与他人有所不同，想必他的女儿也不会例外吧！”

“别胡说。”政秀有些动怒了：“这不是开玩笑，你要知道织田家的安危与此姻缘有直接的关系。”

“爷爷！你又来了。”信长不悦地说道：“织田家的安危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与腹的女儿的姻缘，又扯上什么关系？”

“话不是这么说，你的怪异行动，会令对方的公主厌恶。”

“要是讨厌，那还有什么希望？要是她是这种女人，我宁可不要。”

“在斋藤道三的眼里，这位公主是十分重要的，她才貌双全，在美浓一带颇具名气，只要公主一句话，足以影响到她的父亲。”

“爷爷！”

“什么事？”

“我们来赌好吗？”

“赌什么？”

“赌这个姻缘是否会成功，若是这段姻缘不成功，我这个头给你，但是……好了！”

就这样，我现在忙得很。等一下我会抓几条鱼叫人给你送去，你赶快回去吧！”

说完，信长又往河边去了。

“快呀！快！大家快来抓鱼呀！”

政秀抬眼望着青空。

他实在不知道这孩子心里想的是什麼？然而，信长到底又想要抓住些什麼呢？

06. 螻谈义

美浓稻叶山城主斋藤入道道三，随着年龄的增长，焕发着一代枭雄的风采。

年轻时是个美少年，再加上磨练过后所产生的智慧，使他的眼神更加锐利，更具气魄。

道三与村松舆左卫门相对而坐，他的视线不停地望着千叠台之外的秋雨。对于舆左卫门的话，道三似乎充耳不闻。

“根据我所看到的，以及百姓们的传言……这都是不寻常的事啊！”

“所谓的不寻常，亦具有非凡的意味。”

“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劣于常人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吗？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道三如此说，眼睛却往庭院的一隅望去，然后他做了一个手势说道：“唤浓姬来。”

“遵命！”

女侍各务野站了起来。

“对了！你也一起来听吧！”

各务野已年过三十，是女侍中的首领，道三认为她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女子。

片刻之后，各务野陪伴浓姬前来。

“父亲大人，您找我有事？”十八岁的浓姬来到父亲面前坐下，并且对父亲投以撒娇的眼神。

她身着加贺染的和服，更衬出雪白的肌肤，看来高贵而不做作，浑身散发出少女气息。

“阿浓，你知道父亲的名字吗？”

道三突然如此一问，她侧着脸说：“你的名字叫螻！”

听到女儿如此回答，道三不由得眼睛为之一怔，点了点头。

“螻在生产的过程中，更咬破亲人的腹部才能诞生，这如同要杀死父母后才能出世一般。”

“是的，这件事我明白……”

“为父的我也知道你已是大人了，我们之间没有必要互相隐瞒。”

“是的。”

“生在战国时代，我认为做螻也没错，我不杀人，人必杀我，在紧要关头，或许连父母也会死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世界的实相。”

“啊！真恐怖呀！父亲。”

“我原本是个和尚，深信显密二教的教义，我是从卖油郎起家的。”

“这个我也知道。”

“我有三个妻子。第一任就别说了，第二任是美浓的守护职——土岐赖艺的妾三芳野，换言之，我是与主君的妾私通。”

浓姬一听，立刻正襟危坐。她明白，当父亲说出这种话时，是父亲最严肃的时候。

不论这件事多么残酷，不论他人是否能够接受这种残酷的事实，他毫不讳言地说出真相，这即是她父亲严厉的处身哲学。

各务野也吓了一跳，屏息地听着。

“让你们知道也无妨，当时，三芳野的肚子里已有土岐的骨肉，而我是在知道此事的情况下和她私通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取得美浓的最好的方法，并且把生下来的长男视为自己亲骨肉来养育，他就是你在鹭山城的哥哥义龙。然而，不知听谁说的，最近他知道了我不是他的生父，因此，他有可能为了土岐家而与我为敌。”

“呀？有这种事吗？”

“是的，就是因为有这种可能，所以我才把事情说给你听。三芳野死后，第三任妻子，亦即是你的母亲，是从明智家娶过门的。然而，这并不是爱情的姻缘，只是为了治理美浓一国所采取的必要策略罢了……现在问题回到你的身上。我想把你嫁给尾张的织田吉法师，就算你有异议，我也要强迫你答应这件婚事，听好！如果和织田家联姻，可以压制鹭山城的义龙，要不然，我的老命也难保，你明白吗？”

浓姬一时无言以对。

将他视为亲生骨肉——父亲道三养育义龙。现在父亲的内心有说不出的痛苦，为了压抑义龙的谋叛，父亲要我嫁给织田吉法师。

“浓姬，我会让各务野带几名老侍女陪你一同到织田家，但你要记得经常和我联络。”

“是的，是的。”各务野毫不犹豫地回答。

与其说是老侍女，还不如说她们是被派往那古野城的间谍。

“父亲大人——”浓姬顿了片刻，扬起美丽的眉头说：“父亲，你还没有告诉我实情。”

“哈哈……怎么说？”

“父亲，你想拿我去换尾张一国对不对？”

这时，道三的眼光突然泛起一阵凄凉。

“哈哈！不愧是我得意的女儿。只有你才明白这一点。”

“是的，十分明白。”

“如何明白的？”

“我问过村松与左卫门，他说尾张的年轻公子，是个没有头脑的人。”

道三听了，笑了几声。

“父亲，你明知道他是个不用大脑的人，却还要女儿嫁给他，我仿佛看到父亲眼角中的泪水……”

“好了！”被女儿一语道破心事之后，道三摇了摇头说：“尽管他是个大呆子，你也要嫁给他，明白吗？我不许你有任何的意见。尾张对我而言，是个障碍，如果能掌握尾张，我便可以少了一个障碍，你知道了吧！”

说着说着，道三突然站了起来，拿来一把短刀。

“我把这个给你！听我的指示，用这个刺死吉法师。”

公主的眼睛为之一亮。当她拿起这把短刀时，却忍不住笑了。

“父亲！”

“什么事？”

“我不一定会利用这把短刀来刺死吉法师，阿浓是个不知道男人的处女身，也许这个大傻瓜会是我的好丈夫，如果我也深爱着他，那么我就不会刺杀他了。”

“嗯！到时候一切都随便你了。”

“还有……”公主很快地侧过脸，笑着说：“如果吉法师与我两人十分恩爱，而父亲这边又有差错，那么或许我会反劝吉法师来夺取美浓。到时候，也许父亲会死在这把短刀上，假如父亲能够答应这一点，我就答应嫁给他。”

“好了！”道三愉快地回答：“强者即是胜利者，自己疏忽即可能导致失败，这是乱世中不变的铁则，你真是我的好孩子，我同意你的话。我想以你去换尾张一国，而你却想趁着我不备来刺杀我，如此一来，我便觉得你并非很可怜的被嫁出去，腹的孩子，真有你的。”

父亲看来有几分兴奋，公主也恢复撒娇的模样。

“到底吉法师公子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各务野的内心充满好奇，视线也转向了这对父女。

(这位父亲可说是个无赖，而这位才女将来又会变得如何呢？……)各务野叹了一口气，这对父女的谈话，使她愕然良久。

07.新郎新娘

这樁婚事迅速地进行。

处处可以看见道三的处事态度。

“没有比婚礼更麻烦的事了，要把女儿送到尾张，还要等到他们行过婚礼，我实在没有这个耐性，我想，信秀城主也和我一样，我看就这么办吧！在鹭山城的长男义龙也二十二岁了，如今尚未娶妻，干脆让信秀城主也将他的女儿嫁过来，将双方女儿送到对方手中，就这样结束婚礼吧！”

道三叫平手政秀到稻叶山城的千叠台来，想这样解决这段姻缘。

政秀也因对方答应得太快而感到惊愕，他内心颇为困惑。

突然提出要织田家的女儿嫁给义龙……但是织田家的女儿中却没有一个年纪适合当新娘的人选。

与信长同父异母的哥哥信广有三个妹妹，大的嫁给神保安艺守，第二个嫁给犬山城的信清，这些都是政治性婚姻，小公主今年才十二岁。

鹭山城的斋藤义龙，大街小巷的人到传说他是土岐的后代，身高六尺五寸，是力敌十人的勇者，同时也是二十二岁的年轻大将。

政秀唯唯诺诺地说：“真是抱歉，要嫁给义龙公子的那位新娘……”

道三及时打岔：“难道信秀城主没有女儿吗？”

“不是的，上面的两位公主都已嫁人了，而剩下的小公主年纪尚小。”

“几岁了？”

“才十二岁。”

“喔，够了！”

“但她是小妾所生。”

“哈哈！”

道三突然大笑。

“平手公，想不到你如此守旧，小妾生的孩子又不是三只手或独眼的怪胎。为了对我们的家人有所保障，我们将公主嫁到尾张。我很担心浓姬嫁出去后，彼此父女见不到面，如果双方有所往来，那我就放心了。”

这是道三的深虑，但是政秀却没有察觉到。

于是双方的公主，如同交换物品一般，在当年的十一月初，分别嫁到美浓与尾张。

浓姬在女侍各务野的陪伴下到达那古野城，这一天万里晴空。

信秀夫妇郑重地从古渡城前来迎接浓姬公主，平手政秀也到稻叶山城来迎接新娘。

然而，新郎吉法师信长，却未出现在大厅做正式的会面。

与家族见面之后，公主即被带入房间。

在这座新的建筑物里，到处飘着木香，庭院里黄白色的菊花绽开，走廊上悬挂着簇新兰灯。

“你还满意吗？这是匆促兴建的。”政秀想讨好她。

公主笑着回答说：“你客气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这座城里的好妻子。”

“好，好！想必旅途上也累了，我们夫妇就此告辞。”

政秀为公主选择了三位侍女，介绍后即退下，加上各务野，浓姬公主共有四个侍女。

尽管各务野一再追问信长公子何时会到公主房间，什么时候要完成婚礼的仪式，却仍无人知晓。

“我在此暂歇一会，各务野，你们都退下，看看厨房是不是需要你们帮忙。”

新房子有五，六个房间，而公主的房间有十二张榻榻米(当时的榻榻米尚属贵重物品)，显得十分宽敞，可以伸展到庭院。

对于这座建筑物，公主极为满意，可以感觉到那是精心设计的。然而，作为新郎的吉法师，却为何一直不见人影呢？

究竟是为什么呢？听说他异于常人，是否他不喜欢我呢？

她望了房间一眼，坐了下来。心想：不久之前，双方还在作战，而今，她居然来到敌人的城里，独坐于此，内心感到难以言喻的寂寞。

即使是乌鸦的叫声，对她也象是一种威胁。

她想：现在大概两点吧。

从今天开始，她将要步上新的生涯。她往庭院一隅望去，突然叫了一声。

因为在菊花园那个方向，出现一位异样的少年，他大步朝自己走过来。

少年头发朝上束，他的刀捆绑着红白色网线。身穿短袖衣服，半截袖子仿佛被剪掉似的，腰间有火石袋，青竹水筒，和不知什么东西三，四包捆在一起，前后左右地围在他的腰间。他的额头出现豆大的汗珠，脸部似乎沾满了泥巴，裤管更是卷在膝盖上。

当他步步接近时，公主不禁睁大了眼睛，手摸着怀中的剑。

“喂！你会剑术吗？”

“你……你是谁？到底是什么人？”

少年不回答，径自来到她的房间，然后将他的刀掏出抛在一边，就躺了下来。

“好累！我爬了小松山的升龙松，大概有四十尺高吧！”

浓姬双眼圆睁地望着他。

(他……就是信长吧！)

“我在松树顶端袭击老鹰，我的眼珠子险些就被它挖走了，因为它正在筑窝呢！”

“你到底是谁呀？”

“喂！你是不是稻叶山来的新娘呢？”

“我问你到底是谁？”

信长坐起上半身，双手在身体上拍了一拍。

“在下是这座城的城主，织田三郎信长！”

公主站着望望刚刚才留下的泥巴脚印。

“我听说你是美浓的才女，但看你连自己的丈夫是谁都不知道，还说你是才女，我实在有点怀疑。”

“……”

“如何？我便是信长，信长便是我。”

“我是阿浓。”公主坐了下来。

“哦，来吧！帮我换衣服吧！我满身大汗，而且鹰粪及松皮都跑到我的背后，真是痒极了，快帮我擦背。”说完，他突然望内侧走去，瞬间便脱下衣服。

他每天都如此活动筋骨，所以显得特别结实。光着上身的他出现在公主面前，使她感到手足无措。

“快呀！快点擦！”

“好！好！”

这时候的公主，已经恢复了理智，心想：人们称他是阿呆，我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是在试探我。

了解到这一点后，她想：我绝对不输给他。

她用干布擦他的背。

十八岁的公主，第一次看到男人赤裸着上半身，她有些头晕目眩。

(我绝对不能输给他！)

然而，她仍露出困扰的眼神。

“后面好了，现在来帮我擦前面！”信长突然转向浓姬。

“啊！”浓姬在这瞬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哈哈……”

信长大笑，笑声在天井依稀可闻。

“令尊认为我信长是个傻瓜，却还要把你嫁给我，哈哈……”由于笑声过猛，使得各务野等侍女吓了一跳，纷纷前来察看。

各务野他们看到公主在赤裸着上身的公子面前，只好在入口处止步。

“你们要做什么？”信长严厉地斥责道：“把我的衣服拿来吧！”

“是！是！”

其中一位侍女过去即了解信长奇怪的行径，所以立刻把信长要换的衣物拿了过来。

浓姬接过手替信长穿上。然而，她却不明白自己为何要替他穿上。

穿好后，信长面向浓姬，掐着她丰腴的脸颊说：“好女人，你的器量不错。”

“呀……”

“哈哈！我说你器量好，干嘛脸红呢？阿浓！接下来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作战，看谁先倒，要一直战，直到有一方先倒为止，哈哈！”

他的笑声猛烈，右手指突然挖着鼻孔，左手抓起一把刀，旋风般地离去。

是的，简直就象一阵风。

有才女之称的浓姬，实在猜不透信长内心的想法。她象失了魂的忘了坐下身子，仍以跪姿望着人影消失的方向。

08. 继位之争

初冬，寒风凛凛。

织田信秀听着工匠用手锤敲打铁钉的声音，然后，他朝声音的方向望去。

今年，他四十一岁，明年四十二岁，是逢厄年，年内必须请末森城的和尚来念经解厄。

他强壮的体格与炯炯有神的眼睛，完全遗传给信长。

坐在信秀的后面的，是信长的弟弟——勘十郎信行，以及新选出来的家老柴田权六，佐久间右卫门信盛两人。

“权六，看来今年你们的房子便可以完成了。”

“是的，我也希望这样，所以经常催促工匠们加快速度。”权六回答。

柴田权六今年才二十岁，如此年轻即当上家老，可以想见他是如何地受到重用。不过从外表看来，他象是个三十岁的人。

“这样一来，我便可以放心地回到古渡本城去迎接新年了。那古野城方面有信长；末森城这方面有信行，而三河的安祥城也有信广坐镇。”

“其实……”比权六年长九岁的佐久间右卫门，看了看信秀的脸色，然后说：“殿下还有许多孩子呢！”

“右卫门，你爱说笑了。”

“这座城是否还有需要注意之处？”

信秀并未作答。

“你们还是催促这件工程早日完成。信行，我有话要对你说，跟我来吧！”

说着，信秀把勘十郎信行的二位家老留在那里，径自朝城内爱妾岩室夫人的房间走去。

“右卫门，你说还有很多孩子的事情，这玩笑开得不小。”信秀带着勘十郎信行走远之后，权六忍不住笑了起来：“十二个公子，十三个千金，合计二十五个孩子，而且其中一个才生下不久。其实殿下也用不着难堪，哈哈！……”

“权六，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殿下的身体日益衰弱？”

“是吗？或许因为明年是厄年吧！而且他现在对十六岁的小妾岩室夫人宠爱有加。”

“这不是在开玩笑，主公绝不能发生意外。”

“右卫门，对于家督这件事情……”

“那古野的吉法师娶了稻叶山的新娘，这一家族及百姓们都不喜欢他；而信广公子又是小妾所生，当然家族也不赞成由他来继承父位，然而勘十郎又不愿意与兄长吉法师相争，他毫无继承的意愿。”

右卫门紧皱着眉头，坐在旁边的木材堆上。

柴田权六大笑几声之后，也坐了下来，四处观望了一下，说道：“右卫门，应该没有人窃听我们的谈话吧？”

“你有什么秘密？”

“老实说，勘十郎有意继承家督的职位。”

“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他泄露给你的吗？”

权六点了点头，然后在环顾四周，确定没有人窃听。

“起初他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勘十郎与那个大傻瓜有天壤之别，无论行为或思想，的确不相同，勘十郎天生是要当织田家的首领的。”

“请你解释清楚，当时勘十郎是怎么说的？”

“如果美浓之蝮考虑向尾张扩展领土，我们也需要有因应的措施。右卫门，你想想看，蝮把最疼爱的公主嫁给那个大傻瓜，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当然是想籍此机会，让我们疏于防备，这么一来，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尾张了。只可惜他的阴谋却被勘十郎公子识破。”

“嗯！”右卫门将手置于胸前。

大家都知道这个末森城是属于勘十郎所有，而信长要继承家督，必然会遭到家中一族的反对，但是信秀对此却是只字不提。

十六岁的岩室夫人，为信秀生下第二十五个孩子，名叫又十郎。

信秀看着这个孩子。

他似乎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之事。近三十年来，他出入沙场，历经八十余次战役。拥有爱妾十三人，孩子二十五个。自己何时会死，难以预料，在这个时代，也没有人愿意去想这个问题。

但是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观望，希望能早日废除继承人吉法师信长。只是这必须要组成一支巩固的反信长派，而柴田权六便是此派的先锋；同时，佐久间右卫门也有支持这一派的倾向。

“勘十郎公子的事是真的吗？权六，你有十分的把握吗？”

“确实如此。”

“可是这件事却还不到公开的时候，假如现在公开，则美浓的道三会认为这件事不利于他的女婿，会以此为籍口向我们挑战。目前，既然已经明白勘十郎的心情，我们也可以以勘十郎家老的身份来和主公商量。如此也可确知主公心中的想法。”

这时，从工地的一角，突然传来工人们喧闹的声音。

09. 疾风公子

这个城的本城已经完成，规模宏伟。

现在这个工地继续建筑第二，第三个城堡，如此可以使城池的领域更为广阔。这段期间，家老与家臣们的房舍，也全都设在工地内。

这是一椿庞大的工程，门前堆置材料的地方，有二百七，八十个人，他们陆续地搬运这些材料。

由于刚才那一阵骚动声不同于往常，使得权六和右卫门对望了一眼。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两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就在两人行动之前，一匹快马疾风般地驱向而来，停在他们的面前。

此人正是他们刚刚谈论的信长。

信长一如往常，骑着那匹快马，迅速地飞过人群。

“权六！”

“是！”

“父亲在哪里？”

“呀！岂可如此……您是尾张一国的太守，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呀！”

“我问父王在哪里，你只要回答我的话就是了，懂吗？”

这时的权六傻楞楞地呆在那里，不知如何以对。

今天的信长不知又怎么了，暂且不说他由空中飞奔而来的事，看他穿一件大红色外套，与弟弟勘十郎信行进见父亲前先整理衣冠的行为迥然不同。信长今天仍然在腰间系着大小袋子，其间几乎可以看见肚脐。

“公子，主公在大城堡内。吉法师公子，您有什么事吗？您怎么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外套呢？”

“什么？”信长仰脸睨视他们两人：“浓姬说这个与我很相配。”

“哦！来自美浓的夫人这样说吗？”

“难道你们觉得不合适吗？父亲是否在岩室的房间里？”

“不知他到岩室夫人那里有何事？”

“中午就和女人纠缠，他说有事要我来，想不到我快马加鞭赶来，他却又与女人在一起。算了！我也很忙，我要走了！告诉他说我来过了。”

“啊！吉法师公子，主公找您不是有事吗？”

刚才主公也向勘十郎表示有话要说，主公怎么可能同时叫两人来听话呢？难道是有关继承家督的问题……

权六想着，等他抬头时，一不见了信长的踪影。

这时，又传来工人们大声尖叫的声音，想必又是为了闪避那匹快马所发出的惊呼。

“如何？右卫门，你瞧瞧织田一族长子的行为。”

“嗯！但话又说回来，那位浓姬公主也未免太恶作剧了吧？堂堂一个那古野城的城主，她岂可让他随便穿着大红色的外衣往外跑呢？”

“有何不可？公子自己喜欢戴红帽，根本无视于他人的取笑。”

“由此可见他们夫妻之间有问题。通常，只要是正常的女子，一旦结婚，不可能发生这种恶作剧的行为。”

“随他去吧！反正他不再是小孩子了。只要勘十郎能控制大局就好。相信清洲的彦五郎与犬山城的信清都会支持勘十郎。”

说着说着，权六喜滋滋地笑了几声。他面带笑容地走向本城。

